

# 新華春夢記目次

## 第六卷

- ▲第五十一回 設仙棚大捐保皇費 談吉兆密結尊王團
- ▲第五十二回 斷頭臺皇帝逢厄運 枉死城小民遇災星
- ▲第五十三回 東粵波翻狼奔兔突 北燕雲黯虎嘯龍吟
- ▲第五十四回 袁大少假充琉璃球 李六更大唱蓮花落
- ▲第五十五回 瑾太妃寒宮傷往事 慶親王病榻慘遺言
- ▲第五十六回 逼皇宮哭死陸潤庠 獻朝服笑煞袁世凱
- ▲第五十七回 撞木鐘參政敲竹槓 打飯碗代表弔夜壺
- ▲第五十八回 參政邀功推尊萬歲 夫人啣氣胡鬧一場
- ▲第五十九回 豐澤園君臣造民意 湘綺樓主僕談愛情

▲第六十回

陳仲恂初遭當頭棒

李克端旁敲順邊鑼

# 新華春夢記

淮南張海瀝批

北楊塵因著

長沙張冥飛評

## 第五十一回 設仙棚大捐保皇費 談吉兆又結尊王團

其中別有天機那能給你知呢

常面罵人  
肥頭大耳  
梁可以  
做皇帝如

話說雷葆福見了他皇嫂蔡氏皇兄雷葆祥一言不發口噉噉的學狗叫把雷葆祥夫婦叫得大吃一驚轉看雷葆福全身披掛紅一條綠一條好像泥塑的菩薩模樣被許多大漢擁出來不知他們要的是什麼把戲反嚇得夫婦二人倒退了幾步這時張六已知他倆都是鄉下人沒曾見過市面便把他兄弟做了皇帝諸位都封了王爺的話兒細述一遍嚇得他夫婦倒抽了兩口冷氣各自心裏暗忖道天爺爺天爺爺這真是十里無真信了咱們聽說他被幾個強盜騙着做强盜頭兒誰知他在這裏做皇帝皇帝就是這個樣兒麼怨不得從小有老年人誇他說他肥頭大耳朵有福氣咧於是兩人的鑿台早被那皇帝二字蒙住不由得兩顆腦袋瓜兒低垂下來恨不得匍匐丹墀

泥塑木雕  
之偶像應  
常知是皇  
帝之前身

此之謂民  
之父母  
的是確論  
如此就有  
做皇帝的  
資格

高呼萬歲。可見世界上無論什麼名公鉅卿。販夫走卒。只要沾染榮華的味兒。他那腦壳子裏。就因而雲來霧去了。又過兩日。雷葆福帶領皇兄皇嫂文武羣僚。遷都於萬年縣。小黃山佔了山頭。又結交童老五柴金標兩個大盜。張旗樹幟。儼然是一隅之霸。不到五日。遐邇咸知。可憐將樂平餘江萬年一帶小百姓。擄得血枯皮爛。訟訴無門。再說當地的官吏。常天只顧着科征科稅。那得閑暇管理這些小事兒。所以暴民猖獗。一半是失業的流氓。所結合一半也是地方官吏所養成的。日復一日。誰知這皇帝妖風飛渡南海。遠播到出新聖人之鄉。接敘廣東香山縣。素來三合會的勢力最厚。且廣的明聚明散。官府都不敢干涉他。一日那三合會裏弟兄夥子們。也推出一個羽士名兒。叫做李半仙。居然高搭仙棚。扯起三面紅白黃縹緲的神旗。旗面上用五彩絨斜繡了七星。李半仙邀集三二十個會友。大吹大擂。好像做水陸道場一般。鬧得天昏地黯。由此李半仙每到三更時分。就披髮仗劍。步攝罡斗。只聽他那嘴裏哆囉哆囉的念咒語。後來他見神見鬼的說道。上天垂象。不久就有真命天子出現。可巧北京袁世凱以及六君子十三太保。與那許多打邊鍾鼓的小妖。正在耀武揚威。發皇帝神經病。江西邱

如此妖言  
只說小百  
姓愚民小

想快燒一  
把冷灶火

真會打算

智者千慮  
必有一失

大約是張  
大帥康聖  
人之流

若是而言  
則六君子

十三太保

之流只能  
稱亂黨不

配稱皇帝

做此等文  
章自然須  
用畫符的  
毛錐子

寶龍獨立稱王雷葆福專權稱帝一時報紙上說得五光十色那般鄉下愚民小百姓聽說各方這樣熱鬧就分外相信李半仙是一個活神仙於是紛紛奔走李半仙壇下求財求子的絡繹不絕更有一般趨膻逐臭之徒心想他既能豫測天機將來必定位列公侯之上咱們何不乘這鯉未化龍之際燒他一把冷灶未嘗不是一個進身之階打定主意大衆便聯羣結隊的紛紛擁到李半仙壇下也有入會願充會友的也有入門願做弟子的不多幾日居然聚了有三千餘人李半仙他雖是個鼓吹帝制的羽士却還有些復辟的興味凡要與他往來的必定先蓄了頭髮結一條小小辮兒當時就有人問他的用意李半仙正色說道這是先朝特典若不蓄留這一條小辮兒怎配稱爲皇帝派喇大衆聽他說得有理誰敢不遵於是長纒短纒爭着都蓄了一根豬尾巴李半仙見入黨的同志日漸雄厚心想這三合會的名兒到底有些江湖派不如簡節了當學南海的康聖人就改叫做保皇會三字還大方些想到這裏忽然拍案大喜道這裏面却又可以得一筆財氣了接着拈起那畫天師符的毛錐子信手揮了一張通告其文云

中華民國保皇會首領李半仙通告五大部洲八荒四極東西洋二十三行省四萬萬同胞等山人埋名隱姓不聞問時事久矣嗚呼天下事不可爲有年矣昊天不弔海外來一羣洋黨搗亂中華鬧得九流三教不安五行八卦失序鬼神夜哭鷄犬日號嗟我四萬萬同胞誰非皇帝之赤子誰無忠君愛國之熱心天不可無日人不可無君吾朝自洋黨革命以來已成無君無主之國吾民不幸而生在無君無主之國家猶如失乳之雛哀哀無告者豈不大痛矣哉山人每觀天象時見紅日當頭知不久有真龍天子出世三年之內千日之中必可復見堯天而舜日也但新天子降世不生於北燕卽生於東粵抓犁覓棗刻已呱呱在抱山人因天機不可洩漏故暫隱他的真姓名也無如山人秉性忠直舉天下大事事無不知知無不告山人也是國民一份子焉能坐視同胞失恃於君主之下而不拯哉因此出山問世再蹈紅塵拚着自己一半成仙拯救同胞全體多福此保皇會之所以成立也何謂保皇蓋援擲前輩長素先生之黨綱永年永世而保皇也本會不嚴定人格凡贊成君主大皇帝者皆得入會惟初入會時須先繳保皇費銀五兩

可與邱實  
龍之聖諭  
並傳

誰教你隨  
着別人假  
熱心

又是些做  
皇帝買賣  
的大客人

要知他殺  
的不是人  
不是殺鬼  
龍王爺想

此款非山人私得。蓋準備將來皇室之經費也。特此通告。煩世界上熱心君子。快前來。可以大富貴而亦壽考也。此佈。

當即派他的徒子徒孫四方分散。那各方會友。接了這張通告。互相私議。怎麼咱們跟在別人背後去尋找新皇帝。還要自己掏腰包。捐五兩銀子的保皇費呢。就有那熱心的會友說道。如今的年頭。辦事要想將來得些兒好處。總得先花本錢。這五兩錢子。并不多。倘若一帆風順。日後直上青雲。還怕不獲千倍萬倍的利息嗎。大眾又算了一算。回頭賬。果然不差。譬如前清捐個監生。花去紋銀八兩。只換得一個銅頂兒。如今捐五兩紋銀。買一個銅牌子。掛在身上。比較起來。雖然同是一般滋味。若論前程。這保皇會就未可限量了。因而那張通告發出不多時。保皇費就源源的捐納。一時風雨滿城。莫不說李半仙已得了菩薩指導。籌備什麼皇帝會了。閱者或道。這又是做書人平地造謠言。偌大一個廣東省。又有殺人不展眼的龍濟光。坐在將軍椅子上。好似老虎一般。難道閉着眼睛。珠兒就任他們胡鬧嗎。記者何人。那敢平白與波。唐突皇帝。要曉得。江面無風不起浪。若說龍濟光不干涉他。其中確有原故。就是那李半仙竟敢斗膽結黨開

必也表同  
情來路真不  
小

誠哉龍王  
壻之所謂  
正當  
主意打得  
不錯橫豎  
虧自己不吃

足下若是  
革命包管  
他就要放  
下臉來

會亦是有所恃而不恐。且聽記者慢慢的說來。那廣東將軍龍濟光當時他纔出茅廬。時節也曾浪走江湖。結交得幾個撲燈花。收露水的朋友。所以對着李半仙這般的黨。會就有三分不能干涉的原因。況且李半仙是鼓吹帝制。又與龍濟光的宗旨相同。分外不情願干涉了。心想他們平時雖然是胡作非爲。但是這個保皇會却還辦得正當。倘若他們果能成事。我也好做個從旁收利的漁翁。若其不成。我再乘虛征剿。還怕他不是釜底游魂麼。因此他粧聾。粧瞎。好像未曾聞見的樣子。再說一般做小百姓的大。都將地方官吏看得比那水牯牛還大。從來不明白自己所居的地位。一見大將軍尙。且不加干涉。必定他們的魔力不小。由是混進保皇會的。傻漢子愈多。李半仙所以敢。掛皇帝招牌。混錢使的原因也。因着龍濟光本來是他們同志。不能破臉來殺自己的。人。結會保皇。又是投他的所好。他縱不與我錦上添花。豈能對我施那風捲殘葉的手。段。懷此兩種心理。方敢張旗樹纛。若是民黨去組織機關。包管龍濟光他就雷厲風行。的窮搜惡捕了。此非記者言之太過。要曉得這鑿柄不相入。冰炭不相容。原是天理使。然李半仙自從組織那個保皇會。逐日無事。忙真鬧得刻無宵晷。就有那性急的會友。

紙老虎還未糊好呢

這句話說得我很相信

又出了一個未元章大約李半仙乃是劉伯溫變的又出來一個皇帝

將軍從天外飛來必定又有些把戲又說鬼話了這立老大的皮好大的

以度其一朱字

日久不見有皇帝影兒便詢問李半仙道怎麼新皇帝還沒出世呀也有問他可是北京大總統也有問他可是江西邱寶龍也有問他可是雷葆福鬧個不休李半仙道你們莫要性急北京江西所出的皇帝那都是些草頭王不能成正果的眞命天子如今尙在花縣牧牛呢大衆聽說敢忙問他的姓名李半仙道這是天機那能夠隨意洩漏大衆聽他說得這般慎重也都不敢再問下去內有一兩個快嘴利舌尋常好擺酸架子的會友接着問道照師傅這等說來想必朱元章又出世了李半仙聽說便把法眼慢慢的睜開向那說話的人瞧了兩眼低聲小氣的說道提起來洪武皇帝他的後裔已有人在四川峩帽山恢復舊業了當時座旁有一人隨聲問道王虎林那個小子他也能幹得出大事嗎李半仙登時不悅半晌狠狠望了那人一眼道你們盡是些肉眼那看得出貴人的相來我今不怕洩滿天機老實對你們說了罷當那王貴人出世的時節他的母親夜夢一個長顯擲嘴的天官被許多天兵天將擺開全副鑾駕擁入懷中夢醒之後就產出貴人最怪是貴人出胎的時候那房中香雲繚繞許久不散貴人出世並不會哭只曉得嗚呀嗚呀的說一個朱字閃動四方鄰人都說他是一個怪物

元章之後  
裔獨不思  
其亦可爲  
豬八戒之  
後身耶

趕快趁早  
樂親還則  
惟恐這樣  
小命兒送  
不掉

如此着想  
實在高明

肉麻

此所謂皇  
帝之行為

若不開那

後來我算了一算他的八字確實有九五之尊日移與創帝業恐怕比那花縣牧牛的小童子還要利害些袁世凱邱寶龍雷葆福那幾個渾蛋小子那有他的來歷大咧大衆聽了這番話一個個都樂得眉開眼笑有的說叙起來我還與他的表舅舅沾些兒親呢有的說若論起鄉黨的情誼我家只離他府上二十四五里路有的說四五年前我在街上碰見過他一面看他眉眼鼻口都沒有長錯地方眼珠兒漆黑牙齒雪白就曉得他是異人之相了我還記得那年咱倆在大街上碰着他還與我點了一個頭呢衆口紛紛胡亂說了許久李半仙座旁一人又說道怪不得他改名叫做朱復明大約就想要恢復明朝的意思喲李半仙忙攔阻道你真豈有此理聖諱那能由你胡亂叫的你真不怕雷打嚇得那人再也不敢作聲大衆又岔了許多閑話方散原來王虎林也是一個三合會的會友本籍乃廣東香山縣人氏從小就愛爬牆攢穴後來鬧出一件殺人的案子一口氣就跑到四川地方官吏看小百姓的人命案子本來不算得什麼稀奇萬里迢迢誰肯專差緝捕由此把個兇惡不赦的死囚轉瞬就逍遙自在了俗語說得好江山易改性格難移王虎林耐着性兒纔吃了四五月的安逸飯心裏又想

能算得是  
貴人  
倘若王虎  
林皇帝做  
成若輩可  
以稱政黨  
了

做強盜也  
要走運可  
見無事不  
難  
偏偏有這  
許多妖怪  
大可作一  
段西遊記  
讀也  
好大的志  
氣恐怕只  
能學一個  
王道士的  
權兒  
畢竟是大  
腦袋的勢

還他的自由無奈孤掌難鳴心裏總有些兒胆怯可巧四川走江湖吃野食的漢子狠多若論他們的黨派足有十多名目勢力最厚要算得元幫王虎林打聽明白就投身入了元幫從此胞哥胞弟的彼此鬧得十分親密也算是王虎林的鴻運將通自入幫後未滿兩月連接就綁了三個猪仔川匪搶劫先紳富家之主人者成其孤子令富家出買往贖曰猪仔背了四個娘舅其與與猪仔相似只送了一次大禮送大禮者乃納禮仔或買來贖其家無人往贖則將就綁者分罰八塊送自送至其家卒獲其金而後已被虛者因憐而其夥中亦不自為幸事也所獲的償金到也豐富那夥中同胞的兄弟川匪凡入元幫者漸漸的另眼看待他時常誇獎他是同胞中的英雄豪傑惟時幫裏有一個大好老名叫小諸葛陸瑞廷論他的勢力真與葉青山相似左右有八大金剛皆是降龍伏虎的勇將陸瑞廷乃是四川印縣的人氏他也曾讀過兩年詩云子曰一心想做現在的諸葛亮終日穿着八卦袍兒拿着鷄毛扇兒嘴裏喃喃念着前後出師表無奈同胞兄弟夥子中有一個相貌齊整的心裏老大不願意後來看見王虎林肚大腰圓身幹比別人高些臉蛋比別人白些心裏時常的私念道將來能共天下事者必此子也王虎林本來是個眼扎眉毛動的好老自入了元幫乃是希圖元幫勢力供自己揮霍的一見陸瑞廷是幫裏一個大腦袋越發的巴結利害加着王虎

力大

好威式的  
世家

總算混得  
乾淨

皇帝未出  
戲台太子  
早該草為  
寇了

這等本錢  
乃是胎裏  
帶來的

林。做。了。幾。次。案。子。又。肯。拚。命。搶。劫。劫。來。的。財。寶。又。富。豐。陸。瑞。廷。早。就。將。他。看。在。八。大。金。剛。之。上。了。未。及。一。載。王。虎。林。又。娶。了。一。個。虔。婆。這。虔。婆。年。紀。業。已。三。十。七。歲。本。籍。江。蘇。揚。州。府。母。家。姓。楊。世。代。都。是。吃。算。命。打。卦。挑。牙。蟲。的。飯。十。六。歲。就。嫁。了。一。個。剃。頭。匠。名。兒。叫。做。吳。大。福。不。滿。兩。年。吳。大。福。得。了。一。個。爛。喉。症。一。命。嗚。呼。長。眠。去。了。那。楊。氏。四。無。人。靠。拖。着。一。個。未。滿。週。歲。的。兒。子。叫。做。吳。青。雲。襍。糲。糊。糊。跟。着。他。的。表。弟。胡。四。猴。子。鬼。混。那。胡。四。猴。子。也。是。一。個。吃。江。湖。飯。的。帶。着。楊。氏。母。子。二。人。朝。南。暮。北。混。了。五。年。也。就。把。一。條。性。命。白。白。送。掉。了。幸。而。楊。氏。尚。有。些。兒。家。傳。的。秘。法。靠。着。一。張。嘴。巴。給。人。降。妖。伏。怪。胡。亂。混。飽。了。肚。皮。鞭。轡。的。光。陰。不。覺。就。混。過。蜀。道。吳。青。雲。長。到。一。十。七。歲。就。入。了。元。幫。年。紀。雖。輕。搶。劫。手。段。確。狠。利。害。夥。中。送。他。一。個。綽。號。叫。做。抓。拿。太。子。楊。氏。浪。走。江。湖。起。居。行。動。是。自。由。慣。的。向。來。不。曉。得。什。麼。瓜。李。之。嫌。男。女。之。別。自。他。的。兒。子。入。了。元。幫。他。也。就。在。幫。裏。申。進。申。出。有。時。還。幫。助。同。袍。弟。兄。們。祈。神。禱。佛。好。像。是。一。個。女。軍。師。大。凡。妖。婦。所。以。易。於。陷。害。人。者。多。半。仗。三。分。姿。色。做。本。錢。楊。氏。雖。然。年。近。徐。娘。而。曼。睇。欲。波。修。眉。橫。黛。仍。不。遜。於。海。棠。春。睡。之。時。當。時。那。夥。中。同。袍。弟。兄。也。就。借。用。他。這。一。塊。

這也是前世的冤債今生的孽債

何必說理

何不自由  
結婚較爲  
便當

多年父子  
稱老表此  
正是反比  
例也

恐怕不假  
果然出來  
了

偏有這一  
套鬼話想

脂粉招牌爲下弭引魚之計楊氏也落得高坐堂皇飽饋私慾自見了王虎林之後好  
像三魂七魄都被他勾攝去了一心一念的要想下嫁若論王虎林的相貌不過在強  
盜夥裏略清秀些然在楊氏眼中看來簡直是宋玉潘安世無倫比一飲一酌只要有  
王虎林站在左右他就分外的高興這也是石上三生好緣夙定王虎林却也狠愛楊  
氏只因與抓拿太子都是袍兄袍弟稱呼却又不敢動這個妄念日久還是楊氏暗地  
托陸瑞廷做媒方把這一條紅絲牽撮新婚宴爾彼此都十分得意只是王虎林纔二  
十六歲算來僅大吳青雲九齡忽地改口稱父子彼此都有些難以爲情一日王虎林  
楊氏吳青雲三人與陸瑞廷八大金剛都聚在一處閒磕牙降龍金剛鄭行戶笑道王  
哥子的福氣真不淺進門還沒到十年就修了一個天仙般壓寨夫人說着便看了吳  
青雲兩眼道又得了一個太子大少爺我看你再過兩年還要做皇帝咧說得大衆笑  
了一陣誰知道這番話觸動了陸瑞廷的心機忙搶說道鄭大弟你却莫要閒扯我看王  
哥子的相貌實在是個九五之尊前幾年夜裏我步罡攝斗的時節就看見紫微星光  
芒四射測莫度數正照在咱們四川地面想是應在王哥子身上也未可知伏虎金剛

與李半仙  
葉青山等  
乃是一個  
師傅傳授

這一頑却  
才出貴人  
才了

妙文是一個

妙解

妙解

陸瑞廷非  
但精於拆  
字且可以

吳尊先說道：楊氏嫂嫂也是知天文、明地理的人，怪不得他一眼就看上了王哥子呢。楊氏笑道：你們到今天纔曉得他是貴人麼？大衆聽說都望着楊氏聽他說這個所以。楊氏笑道：你們看他左臂上還有主下土十四個紅字，這不是貴人之相嗎？大衆便爭先來看王虎林的左臂，果然有四個硃砂紅字，原來江湖上的人多半都在臂膀上戳一兩個花樣，但是戳花的很多，戳字的很少，染綠色的很多，染紅色的很少。王虎林戳這四字的時節，乃是 he 初學認人名字的時節，隨意揀了幾個筆畫少的戳了。頑耍順手染了一個硃砂色，並不曉得什麼文意，通不通今聽楊氏嘴裏這番說，簡直是一個天仙化人，大衆都看得目瞪口呆，張在座只有玉面金剛會明欽與陸瑞廷二人認識幾個字，明欽一眼瞥見這四個字，便自言自語道：這四字怎麼解說？咧，鐵頭金剛石鑫如忙說道：這是天文，你那裏懂得？咧，陸瑞廷笑道：我對你們說罷，這主字是一朝人，王地主也這下土兩字是上天指着下界而言，神拳金剛趙松軒道：這一橫一直的十字，又怎麼解？咧，陸瑞廷笑道：你真是一個粗人尋常人，寫個借條收據，不是要畫一個十字麼？難道玉皇大帝命咱們王哥子下界做一朝人，王地主就不畫個十字嗎？大衆這纔

充當田牙子也

不見得受活罪恐怕要受死罪

簡直裏的戲法

言外有意頗耐人思太子也要說兩句

原來改嫁乃是想做皇娘

明白笑臉金剛尹洪順道。咱們何妨就請王哥子試一試呢。王虎林忙搖手道。這個事兒頑不得的。若做强盜我雖不是一個老手。却也不是外行。你若叫我做皇帝。我也不曉得怎麼做法。這不是叫我活受罪麼。飛腿金剛張金道。王哥子。你就莫要客氣罷。我的臂膀上若是生了這四個硃砂字。早已就稱起萬歲爺來。怕不開得天翻地覆麼。我常聽見人說。福至心靈。你只要坐上金鑾殿。包管就會唱有孤家坐江山。風調雨順了。這也不是做新嫁娘。還怕什麼醜咧。霹靂金剛趙老么道。王大哥。咱趙老么乃是一個粗漢子。只知道直來直往。就不曉得什麼上天下地。王大哥。你若肯做趙匡胤。俺趙老么就情願做那鄭子明。曾明欽。道你莫要胡說。陳橋兵變。雖然是大家的威風。若是接演斬黃袍。你趙老么就有些不上算了。趙老么道。就宰了俺。又算得什麼。這時吳青雲從旁邊笑嘻嘻的說道。你們莫要鬧什麼斬黃袍。斬白袍罷。我常聽着王爺對我媽閑談。說他老人家投胎的事兒。還更外有趣呢。楊氏莫等得衆人詰問。慌忙笑道。該死。我確把這樁怪事忘懷了。接着就把王虎林出世的事細述了一遍。又道。我聽着有這段奇聞。暗地就早已勸他打主意了。他總是對着我搖腦袋。慢說我還懂得些兒陰陽算理。

易說得真容

說得不錯

真說得肉麻

說得見神見鬼

大可以演一齣取成都

就請衆位弟兄們評一評這還不是一個佳兆麼大衆聽了沒有不拍手贊揚道這真是神仙下凡咱們沒有二話說就一心請王大哥登基罷陸瑞廷道你們莫要忙亂想咱們四川將軍陳宦他乃是個四方亂滾的琉璃蛋最會打順風篷的如今北京袁大總統聽說也在那裏想做皇帝若論眼前的勢力袁大總統自然比咱們強得多了咱們若要起事陳將軍他自然派兵來打好向袁大總統面前邀功想這小小印縣四方沒有退步那夠他架起來大砲轟咧咱們就打死了還不要緊倘若把王大哥傷了一根寒毛豈不是誤了國家大事麼你們可曉得王大哥他是什麼人轉世呀大衆被他這一問那裏回答出來陸瑞廷笑道如今聽着楊嫂嫂說了這段原因我心裏方明白他乃是大明皇帝朱洪武投生的你們莫聽說他老太太夢見一個長腮撇嘴的天官纔生了他的麼你們莫聽說他墮地之後並不會哭只曉得咕呀咕呀的叫朱字這就是朱太祖投生的鐵證況且出世之後香烟滿室若不是紫微星下凡那裏有這樣的奇事我看做大事不急在一時咱們須得商議妥當豫先擇定帝都然後再立國號鑄玉璽招兵買馬大興王師怕中國的第一把椅子不是咱們王大哥坐麼大衆聽了都

覺得說的狠有理。只是做大事不急在一時的話。大眾不甚贊同。都好。像有些等待不及的。樣兒。再如楊氏與吳青雲二人。這時心理搖搖的。急想做娘娘太子。就是王虎林。被他們東一句西一句說得。天花亂墜。心裏彷彿也有些兒怦怦欲動了。正是。

蓮舌皇娘妖氣重。草頭天子亂時多。

評

雷葆祥夫婦二人尋常未聞其探望小弟。弟迨雷葆福一旦稱王。彼夫婦則不畏風露之苦。突然而來。來而即長驅而進。不加纖毫疑難。可見其平日早知乃弟爲匪矣。知其乃弟爲匪而不顧及彼夫婦之存心。亦可見矣。忽然於雷葆福稱王未久。即來其來意。又可想見。作者寫其若痴若儂之態。蓋筆底少留忠厚之意。實在此等狗男女之心。肝洵狗彘之不食也。

天下事無往而不可以獲利。惟求其愈怪愈妙。如李半仙大設仙棚。廣開保皇會。見神見鬼。掛着一塊皇帝招牌。四方捐納保皇費。可謂妙想天開。若非假皇帝之名。必不能廣招來者之踴躍。可見皇帝兩個字。仍可以賣錢。然而祇可爲一般妖

道士混錢使也。

或曰李半仙胆大妄爲，竟敢藉皇帝招牌混錢用。要知皇帝既能賣地土，小百姓又何嘗不能賣皇帝哉。

龍濟光若癡若聾，不干李半仙之保。皇會豈龍濟光果癡耶抑龍王之勢力不敵李半仙耶。皆否。蓋龍濟光所以粧聾者，欲想獲漁翁之利耳。且宗旨相同，舉動相等，既可便利彼之行爲，又不侵犯彼之權勢，當然可以使其不爲難。脫革命黨若是舉動彼早架大砲於觀音山，打得冰消瓦解矣。可見凡事之所以爲社會害者，卽是一點私心之爲害也。

### 第五十二回 斷頭臺皇帝遭厄運 枉死城小民遇災星

話說王虎林自懂得人事之後，就聽他母親說他出世的奇怪。後來李半仙給他算了一個命，誇他將來是要大富大貴的。他那一種野心，就因而放大。但是皇帝兩個字，他腦袋瓜裏尙沒有想着。今被大衆你一言我一語，說得他心花漸開，也就有些發癢。再

此等動進  
爲世祖  
所未有也

此乃是皇  
帝應盡的  
職務

王虎林尚  
記聖老娘  
比較邱寶  
龍少異

若不親密  
還騙得不  
相信呢

真不要臉

加着他的老婆玉觀音楊氏坐在身傍擠眉吊眼的上勸進表他更外骨頭節兒發酥便向大眾說道你們若推我做皇帝却也可以但是不能再教我姓王吳亭先問道這又是什麼原故呢王虎林道我這王虎林三個字犯了足有十來個人命案子倘若張揚出去別人罵我是殺人放火的強盜我還沒有地方去躲避咧還有一件我家裏尚有一個老娘做皇帝的事兒我常聽着人說得了天下就好似升上九天偷做不成還要誅滅九族衆位弟兄夥子既這般苦口勸我我若不幹未免孤負衆位的苦心若教我拚着自己一條小命相與朋友我是情願的若叫我扯累家族死得一團糟我是不幹的陸瑞廷笑道王大哥你莫要多心這是上天垂象教你爲王那能夠不遂私願呢我就算是賣嘴的郎中沒有好藥楊氏嫂嫂乃是與你滾被窩的人他豈能見神見鬼的來騙你你要想改名換姓這事我却狠以爲然若論你脫胎的情形本來不是姓王乃是姓朱我今斗膽給你想兩個字的御名何妨就叫做朱復明將來國號還是稱大明你若改作這個名兒就是給祖宗恢復舊業的意思也算得名正言順大眾聽了也不知懂與不懂都順着嘴巴說道好的……好的……王大哥果然登了龍位那金

內閣也算  
是組織定

他又擺起  
臭架子來  
真把臥龍  
先生罵煞

誰說不是  
戲

孫怕這個  
孟獲用不  
着七擒

巧得很與  
衰世凱不  
約而同

比較道士  
冠好看些  
這倆樣兒  
真好看

變殿上一把太師椅是要請區大哥坐的。王虎林笑道：不請他，我那能掌那太平天下。咧陸瑞廷聽大衆這般恭維，正中了他的心竅，心裏樂得比吃人參，莫還快活些。不覺犯了舊毛病，搖頭擺腦，念出師表道：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扯開懶蝦蟆腔兒，哼得大衆扎眼。只有曾明欽從旁笑道：陸大哥，你莫要酸了。罷王大哥若恢復帝業之後，自然要三顧茅廬的。趙老么笑道：你們文了半天，原來都是說戲。啊，我看三顧茅廬那裏有七擒孟獲熱鬧呢。說得大衆胡亂笑了一陣，纔各自散去。從此大衆就丟了鷄偷狗竊的事業，一心准備去治國安邦。不多幾日，就套了邱寶龍、雷葆福的老樣兒，遷都在峩嵒山下萬年寺裏，鑄了兩個御璽。一回一方都是鑄普賢兩個字，國號仍用大明年號。議定洪憲兩個字，乃是取承接明朝朱洪武的意思。高懸着杏黃大方旗，兩面一面上寫替天行道，一面上寫盡忠保國。陸瑞廷選定一個黃道吉日，扯了三尺黃綢的頭巾，給王虎林披着。大衆連推帶擁，把王虎林推到大殿中央。那佛龕上坐着，便倒身下拜。高呼萬歲。行那朝賀加冕的大禮。王虎林這時兩手捉定兩顆普賢御璽，手忙脚亂，也不知道怎樣纔好。大禮行畢，王虎林便大施封授。首

燭羊頭關  
內侯如此  
方可以妖  
買人心

富貴不歸  
故鄉如衣  
繡夜行此  
西楚霸王  
之語也

幸苦得很

若不如是  
怎能現得  
出原形  
這纔是有

先就封了玉觀音楊氏爲正宮娘娘接封抓拿太子吳青雲爲大明太子封小諸葛陸  
瑞廷爲定國王兼護國太師之職最後又封了八大金剛的王位其餘那些袍兄袍弟  
大半都賞了將軍的虛銜分散到各方去招兵買馬這時王虎林忽地想起了李半仙  
暗自忖道李半仙他的能耐我看不在陸瑞廷之下他在廣東却也狠有些勢力我何  
不將他聯絡過來就命他在廣東給我設一個籌款招賢的機關就是功成願滿之後  
我也總算在故鄉做過一番事業了想定就轉向陸瑞廷商量看官試想這時王虎林  
說話簡直是玉律金科誰敢道一個不字於是王虎林就封了李半仙爲南海王復又  
加了一道聖諭命他在廣東廣西一帶總理招賢籌款的事務這兩道聖諭飛去李半  
仙接着大喜便努力發了一陣妖風方搭那個仙棚廢寢忘食步罡攝斗組合保皇會  
籌備保皇費那裏有什麼牧牛放馬小皇帝皆是從這條路上而來可見強盜搶劫人  
的錢財引誘人的弟子并不用刀砍槍擡使蠻力的這且不提再說陸瑞廷爲人非  
但想學政治漩渦裏的諸葛亮並且還愛採陰補陽說什麼煉丹運氣無奈他身列太  
師地位又不好平白做去後來還是借着王虎林的龍威用那網猪仔的政策網五百

這明君

登一朝一夕之故耶

當然是涇渭不分

可見勢力兩個字是最攏得住人的

童男童女年紀都在十三四歲左右說供御前的侍者實在就是他獨自受用可憐害得這五百家爲父母叔伯的早哭得死去活來這五百個童男童女被他糟蹋漸漸也就血枯神喪了因王虎林的淫威比較邱寶龍雷葆福分外雄大那遠近的居民無論男女老少只要提起這皇帝兩個字莫不含着一包眼淚低聲小氣的說道現在做大皇帝的那裏是求天下太平簡直是拿小百姓開心抽筋刮皮尙不足還要吸人的骨髓好像是一個老狐精若這樣的皇帝再出幾個恐怕咱們這些小百姓還要被他吃完了咧這時江西的邱寶龍雷葆福四川王虎林廣東李半仙聲勢鬧得日漸廣大局外人看着都有些兒皇帝架子再說那北京國民大會業已成立袁世凱想做皇帝的熱度也是一天高似一天若從這幾方面行政上比較都是鬧得一團糟大有角立爭雄之勢但是袁世凱所佔的地面比他們廣些袁世凱所有的權力比他們大些由是江西將軍李純四川將軍陳宦爲這兩種原因不得就順着風頭還是偏向北京皇帝他倆得了邱寶龍雷葆福王虎林等結黨稱王的消息趕忙電奏袁世凱記者於前書中曾略表過今不贅言接說楊度梁士詒顧鰲等在總統府裏開罷了御前大會每

如此恭維  
直視袁氏  
與雷邱王  
等輩相等  
不啻自供

說來說去  
還是爲此

果然成功  
十年不華  
恐怕中到  
帝國將迫  
躍於波蘭  
印度之後

人派了兩個親信人分道去密探。直待密探回報。袁世凱急得把那威廉鬍子直搗半响。纔歎了一口氣兒。說道：偏生想做這金龍椅子的人。就有這許多梁士詒從旁奏道：「楚漢爭戰。卒是沛公定鼎咸陽。張耳陳餘小醜跳梁而已。君上何必爲這細事煩惱？」袁世凱點了一點頭道：「這話却也不錯。但是我並非胆怯。想癸丑之際。李烈鈞雄據潯陽。江黃克強威鎮石頭城。四面楚歌。都是乘民命北伐。那時我並不懼怕。如今我還懼怕這些小強盜麼？不過這皇帝風萬不可使他們胡亂播發的。倘若人人都要做皇帝。我又何必冒天下大不韙來做這個罪魁？」顧鰲道：「這是聖心過慮。創天下大業如陞下之神武。事事以兵力治之。彼區區宵小。怕不望風而倒麼？」楊度接說道：「巨六這話說得極是。拿破侖以凶爭惡。門縱橫普魯士血戰數十年。足稱世界第一大豪傑。德意志以兵力雄視五洲。雖然他們國民英睿。若非凱撒的神武居其上。那能有這般出奇如今威廉第二的神威。又直超拿破侖之上了。若我主這樣的勵精圖治十年。而後中華帝國怕不直駕德意志之上。我主神武怕不直駕威廉第二之上麼？」臣愚以爲中國的國民沒得一個有愛國的思想。除却身受帝恩。曾經爲仕爲官的。或者有一二分良心。

此所以拾  
着袁世凱  
做獨夫

還是梁大  
財神利害

此小巫也  
見大巫也  
五百名童  
男女如何  
下臺  
不知袁世  
凱可猛省  
否

其他元庶誰不是個禍國之蠱。陛下若創大業，非大開殺戒不可。處陛下今日的地位，欲愛國，就不可愛民。若要愛民，必不能夠愛國。陛下何不乘此機會，大興王師，殺他一個洪水橫流，包管垂手而得太平。天下梁士詒道：這真是治安之策。陛下以為邱寶龍等開草頭皇帝之源，從看這事，乃是陛下治國的好機會。待陛下平亂之後，正好表示天下恢復帝制，非陛下本心，乃是人民搗亂不得已而逼成的。那時外交自然就好辦了。袁世凱聽罷，忽地把御案一拍道：對了，就是這樣的辦說着，便命梁士詒起三個電諭的稿兒，分電廣東、江西、四川三省。李純、陳宦接了這個電諭，即日就派兵包勦中國的軍隊，雖不敢去打外國人，但是自家打自家，人還能擺兩套空架子。如王虎林、邱寶龍、雷葆福等所招的好漢，應手的兵器，盡是些長鋏扁擔、小攢子，那裏是他們的對手。一聲霹靂，大半是兔走鳥飛，未曾對壘三天，那些攀龍附鳳的御林軍，都就風流雲散了。可歎那些披紅掛綠的大豪傑，都鬧得利鏃穿骨，驚沙撲面。唐白易居有句云：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記者抄來咏王虎林輩失敗之後的窠巢，真可使千古帝王睹之下淚。雖然若輩皆是蠢蠢草寇，原因披着一領袞龍袍，好大張旗鼓的搶

警鐘警  
鐸爲惡  
者視之應  
當儆悔

應當如此  
這纔是天  
網恢恢

却那裏有這高尙的思想。要知人類之定評，不是據貴賤分判的，是從清濁上分判的。即使三代以下，堯舜禹湯文武若擢衆人之利私己一人，又何異於爲盜爲竊？所以王虎林輩既已稱孤道寡，又何必不看他們是一代帝王，咧得失感慨人恆有之。若輩既敗於袁世凱，都尉親降將軍，覆沒凡尋常環侍左右者，什麼軍師什麼大將什麼生同衣死同穴的弟兄夥子，不是骨暴沙礫血濺草茵，就是披一領緒衣，腳鐐手械，囚在一個鐵籠裏，面閉着眼珠兒，待死回望自己的宮闈，一轉眼，蔓草荒煙盡是，秋風殘照的景況，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身臨其境者，就是那無知無識的鳥獸，也有些淒淒泣泣，加着那些攀龍附鳳，尋常同生共死的弟兄夥子，除那死的囚的逃跑的不說，還有許多附強凌弱，見那風頭來得不對，早已跳到敵人營裏，專壞自家事的人，分外身受苦痛。太甲曰：自作孽，不可活。記者以爲這般不安正業之徒，多死一個，社會上多安謐一分，無奈死若輩者，亦與若輩相等，埒而無辜之小百姓，受其波及，橫遭殘虐，殊太可憐。記者又不得不動好生之念，發這一篇臭議論也。這都是些閒文，暫且擱置不表。接說四川皇帝王虎林被擒之後，前扶後擁，把他囚到成都府，陳宦親自審訊了一

比較登大  
實的滋味  
何如

可見平常  
公案之下  
冤鬼太多

橫豎小百  
姓遭殃

番誰知王虎林乃是一條熬刑好漢子。皮鞭火練。神仙瓮。滋味遍嘗。敲打得死去活來。到底沒吐出半字的實供。這時陳宦反有些兒爲難。便向他的參謀官卡寶仁商量道。若是尋常的囚犯。就是不問口供。糊裏糊塗把他正法也可以了。案的只是這個皇帝。要犯若不審出幾句實供。宣佈一面安慰民心。還是小事。又怎好向中央政府去邀功。咧卞寶仁笑道。將軍何必躊躇。這樁事兒。很容易辦的那僞皇娘楊氏。與那僞太師陸瑞廷。他倆不是投降到咱們營裏充當過眼線麼。將軍何妨密派一個副官。拿些甜言甜語去哄騙他倆。使他倆當堂做一個證人。咱們只要把王虎林的口供騙到手裏。再加上幾句利害話。一面呈報罪狀。一面將他們同時處決。若嫌被捕的犯者不多。臨時捉幾個小百姓來。墊一墊空子。也是很容易的。陳宦一聽大喜。當時就派他的副官何維壽與楊氏陸瑞廷二人暗地去做鬼。要知楊氏與陸瑞廷二人所以投降陳宦。懷自己大事的原因。正是因爲王虎林勢力太孤。心想跳一步好在將軍面前邀功求賞。如今見何維壽是奉將軍大命來勸他。并許他結案之後還要保舉他倆的前程。這正醫着他倆的心頭病。那肯不依。百從咧。次日陳宦又傳齊了護衛。用軍事裁判。就在自

誰說要緊  
不過送命  
而已

不知是求  
榮還是送  
死

開口便利  
害

何不將正  
皇宮娘也  
說出來呢  
這纔是好  
妻子好朋  
友

已辦公廳上。設了公案。不多時。將王虎林提到。陳宦便改了一副笑臉。兒問道。朱復明。你好好的說了罷。現在做皇帝。本不是什麼要緊的事。你從實招了。我總可以成全的。王虎林笑道。好漢子。一人做事一人當。我本來是一個做買賣的小商人。從來不曉得天多高地多厚。你叫我說些什麼。陳宦笑道。沒有證人。想你也是決不肯實供的。說着。卽命侍從。提楊氏。陸瑞廷。這時楊氏。陸瑞廷二人。早已伺候在廳外。聽了一聲傳字。連忙就扭上廳來。楊氏便抿着嘴巴。笑嘻嘻向王虎林道。哎呀。我的人。你可把奴家害苦了。如今到這個地方。你再不說出真話。難道還要連累我。跟你受罪麼。如今乃是生死利害的關頭。奴家却也顧不得了。接着就說王虎林如何的做强盜。如何的做皇帝。如何的霸佔良家的童男童女。原原本本說得一個字不遺。陸瑞廷從旁幫着連連點頭。袋說道。不錯……是的……小人與楊氏可憐。都是被他連累的。陳宦笑向王虎林道。朱復明。你的老婆朋友都這般說。難道還冤枉嗎。王虎林跪在公案之下。一見楊氏。陸瑞廷二人。笑嘻嘻的走來。就明白這事兒不妙了。復又聽着楊氏與陸瑞廷二人。你說我答。跪在迎面。叙他的履歷。一句一句。好像兩把剛刀。直戳在他的心眼上。說不出來。

還是王媽  
媽照應吳  
大郎從死  
裏照應去

恐怕又是  
做夢

若不精巧  
怎能自命  
爲小諸葛  
將中國一  
般大偵探  
罵苦了

那。般。酸。痛。味。兒。半。晌。纔。說。道。好。……好。……總。算。得。你。是。愛。惜。丈。夫。的。看。起。來。咱。們。做。了。一。場。夫。妻。原。來。是。做。了。一。場。對。頭。喲。楊。氏。登。時。把。臉。色。沉。着。道。現。在。你。莫。要。夫。呀。妻。呀。信。嘴。亂。說。常。言。說。得。好。不。是。冤。家。不。聚。頭。如。今。我。與。你。已。是。冤。家。對。頭。了。你。莫。要。生。氣。一。半。天。你。做。了。斷。頭。鬼。奴。家。蒙。陳。將。軍。的。恩。典。賞。給。一。個。官。兒。做。太。太。車。裏。來。轎。裏。去。那。時。你。死。了。還。氣。一。個。飽。咧。王。虎。林。氣。得。簡。直。說。不。出。話。來。又。久。轉。向。陸。瑞。廷。道。他。乃。是。個。逢。人。配。的。狗。婆。子。你。也。跟。着。他。學。不。顧。同。生。共。死。朋。友。之。義。嗎。想。我。原。是。一。個。異。鄉。人。投。奔。你。們。也。是。因。爲。餓。得。凍。得。難。受。不。過。想。跟。着。打。伙。度。一。條。活。命。而。已。關。着。大。門。起。國。號。也。是。你。倆。說。什。麼。上。天。垂。象。說。什。麼。我。是。朱。洪。武。投。胎。我。本。姓。王。你。倆。偏。要。叫。我。姓。朱。如。今。事。敗。你。反。踢。我。一。腳。想。去。升。官。發。財。陸。大。哥。你。的。陰。陽。八。卦。未。免。算。得。太。精。巧。了。陸。瑞。庭。笑。道。誰。與。你。是。稱。兄。稱。弟。咱。們。好。好。的。賣。買。被。你。這。短。命。皇。帝。鬧。得。一。團。糟。到。頭。來。還。怪。我。害。了。你。我。就。是。叫。你。做。皇。帝。誰。叫。你。做。這。受。罪。皇。帝。咧。你。說。我。不。顧。朋。友。現。在。兒。子。賣。老。子。小。弟。賣。老。兄。多。得。很。這。算。什。麼。稀。奇。要。曉。得。你。做。劉。備。請。我。來。做。諸。葛。亮。還。可。以。混。混。如。今。你。做。梁。山。泊。上。的。宋。江。難。道。還。拖。着。我。做。吳。用。麼。

說的都是  
本心話

傷心之言

丘八太爺  
的底是害  
人的東西

實對你說罷。如今這年頭，交朋友甚麼事兒，都能丟了。不願這升官發財的好機會，也能丟了。不願嗎？對不住。從今以後，你是你，我是我。陳宦便沉下臉色道：「閑話少說。朱復明，你還有辨的麼？」王虎林道：「老婆朋友都來與我作對，我還有什麼辨白呢？」接着就畫了一個口供。陳宦道：「你那黨羽，還有些什麼人，快快給我供出來。」王虎林聽着，暗忖道：「我所以受苦忍痛打死不抬的，無非是愛惜朋友。如今的楊氏、陸瑞廷這兩個狗男女，忍心害我，我何不多害幾個好人陪一陪呢？」於是順嘴將村鄰的小百姓，凡知道姓名的，和盤托出，都將他們送進了枉死城。陳宦當時就密電嘉定、義帽等處駐紮的軍隊，就近搜捕可憐那兩處的小百姓。正因皇帝捉去了大家相慶吃太平酒的時候，又被這羣如狼似虎的丘八太爺橫衝直撞，搜得他們鷄犬不甯，簡直又遭了一場搶劫。倘若有些款待不周，或是言語怠慢，就加上他皇帝嫌疑四個字，便捉將官裏去。哀哀小民，妻離子散，鬼哭神號，一時也記述不盡。再說陳宦直待各方把些小百姓押來重刑之下，何求不得？於是過了三日，就宣佈死刑。那抓拿太子吳青雲與鄭行戶吳亭先、趙老么、三賊都在戰場上打死了，還有曾明、欽石、鑫如、二賊漏網所捕得帶傷的趙

怎麼楊氏  
不去做太  
太陸瑞廷  
不去做老  
爺也逼了

所以做官  
的人最不  
怕罵也

惟其做皇  
帝也娘娘  
也太太也  
纔可以送  
小百姓入  
枉死城不  
誰救你不

松軒盧洪順張全三人與五個無名小卒二十七個無辜拖累的小百姓加上王虎林楊氏陸瑞廷共計三十八人一同押赴市曹結果性命當時只聽楊氏與陸瑞廷破口大罵道我把你這個尖頭滑腦的瘟官什麼大將軍還不是與咱們一樣袁皇帝他也有王虎林這一天勸你騙咱們送咱們的命總有一天別人也來騙你送你命的時候咱們賣朋友不過是想求些兒虛榮誰知被你這個瘟官騙去升官發財呀好小子咱們到閻羅殿上再算賬罷陳宦這時聽得清清白白只把兩隻耳朵閉着暗自笑道傻東西你們要湊合我我還同你們客氣嗎任你們罵得天翻地覆我的功業已足了若照你等這般罵再罵我千回百次纔是我的喜事呢王虎林聽着楊氏陸瑞廷二人大罵便冷冷的笑道自己想求升官發財乾罵別人做什麼這纔是天網恢恢現現報我勸你倆不必空發些肝火罷還是跟着老子到陰間去做娘娘做大師好些話剛說完一旁那些無辜小百姓哭哭啼啼的罵道你們做皇帝做娘娘做太師何必連累咱們小百姓無辜的送命呢你們擺威的時節就硬敲詐搶劫咱們的金錢你們失了勢還要連累咱們的性命咱們苦百姓什麼事兒對不住你們這些狗皇帝你們做了

皇帝又有什麼好處給咱們小百姓呀說着大號大哭起來呼冤的呼冤的叫屈的叫屈開得天地爲愁鬼神下淚鎗聲響處這三十八個囚徒都翻着白眼向九幽十八獄去了正是

轉眼榮華如幻影 傷心元庶結冤魂

評

楊氏之愛王虎林初愛其小白臉也並非愛其舉動之異於常人其所以信口開河見神見鬼贊王虎林之異像以及異兆等語蓋因其一時高興自己想嘗試正宮娘娘滋味耳何嘗關心於王虎林一生之事業所以事敗而後反啄嗜之或謂楊氏特寡情吾謂此正是楊氏之本性不然何一棄吳大福再棄胡四猴子甘心賣一副面孔爲盜賊做軟招牌彼王虎林被其所陷直王虎林之自陷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誠至言也

楊氏以算命打卦挑牙蟲爲家傳之衣鉢早已表其不是一個好東西而王虎林飲彼一瓊熱米湯深陷於彼之迷魂陣視爲牀第間之豔友宮殿裏之良師安得

不將一條小命送掉三姑六婆誡哉其爲社會之禍水

陸瑞廷在憊憊王虎林稱帝之際儼然以佐治大丞相自居迨聞王虎林欽賜他做御前之大相國彼反高抬其臭架子朗誦不求聞達之出師表可見身爲相國應當要欲出不出三請而後登臺也脫吾爲王虎林聞其不求聞達一言就不請教於彼另選賢能吾決其不待陳二庵征勸渠必高樹革命之纛矣無怪近世之當道者八方說空話八方打空拳八方去爭榮獲利八方面擺其老牌子一肚皮腌臢滿嘴巴清白想都是陸瑞廷之流

第五十三回 東粵波翻狼奔兔突 北燕霧障虎嘯龍吟

話說廣東香山縣李半仙自奉了王虎林的聖諭忙着高搭仙棚結合一個保皇會正在興高采烈掛起二塊皇帝招牌八方去騙人捐納保皇費忽聽四川將軍陳宦已派兵征勸王虎林不覺打了一個寒噤暗自忖道不妙就怕這塊招牌掛不長了未久又得着王虎林被擒的消息嚇得臉如土色兩眼望着青天連聲長歎道天喪予天喪予

只好如此  
收場

恐怕你不  
是財神爺

倒很有做  
官的才調

橫豎拿着  
百姓送財

今而後天下事不可爲矣。急忙約聚他素來親信的會友。開了一個秘密會議。大衆議決天子被囚。大勢已失。咱們何必再熱心向死路上去呢。三十六着。只有下那走字第一着。了若怕衣食缺乏。咱們就將這保皇費。席捲而去。大伙兒分攤分派。就跑到外國也。夠吃着一輩子的。這番話。忽把李半仙提醒。拍案大喜道。這真是一條妙策。咱們一定是這樣辦罷。只要咱們不死。否極泰來的時節。未必不出幾條蠻漢子。挾住中央政。府赦免咱們的。說到這裏。忽又把眉頭皺了兩皺。道。那些納捐的同志。太多。這樁事兒。怎好普救咧。大衆笑道。李大哥。你也太慈悲了。咱們當時納他們的捐。就是准備送他們命的。咱們再抱那普救主義。咱們將來還吃些什麼。喝些什麼呢。李半仙聽了。便說道。你雖然說得不錯。只怕後來辦事有些兒爲難了。比時又有一會友說道。火燒眉毛且顧眼前。後來的日子。誰能顧得及咧。再說這般花錢送命的熱心朋友。多得狠。中國這大的地面。要尋多少沒有啊。又一人道。這句話說得我真不相信。中國人花錢買官做的。却是不少。你若叫他花錢去愛國。他就要皺着眉頭。二十四個不高興。若說花錢送命。那裏有這般蠢漢子呢。那人笑道。你真是個蠢漢子。他既愛花錢買官做。咱們就

說得有理

如何不表  
同情大約又要  
步履顛斗  
原來如此自己的地  
位要緊  
所辦花錢  
買死也這就是大  
將軍對待  
小百姓也

用做官的法兒去騙他。他因為想做官送了命。還不等於花錢來送命嗎？李半仙忙道：這是甚麼時候。咱們莫要在這裏駁字眼兒罷。倘要鬧得花錢的沒送命。咱們賺錢的。反把命送了。那纔不值當咧。恰好一會友慌慌張張跑進會所報。道大事不好了。龍濟光他也要派兵來搜捕會友。咱們須得避一避風頭。要緊。李半仙聽說。佯把臉色鎮住。向那報告的會友道：小人早已算就你們莫要驚慌。我自有準備的。待那報告的會友去後。李半仙便率領他那親信的會友。改粧番扮。實行那三十六着第一着的大政策。鴻飛冥冥。再說廣東將軍龍濟光。所以粧聾作啞。一任李半仙胡爲的原因。前書也曾敘過。自奉了袁世凱密諭之後。又見四川江西的皇帝迭次被擒。心想這樁事兒。恐怕講不過交情了。當即派了兩營圍着仙棚一搜。誰知李半仙帶領幾個大腦袋。早已高飛遠走。所被捕的盡是些花了五兩紋銀保皇費。希望將來封官受祿的。渾小子們。一旦被龍濟光捉住了。真好似釜底遊魚。那有活命。龍濟光却也痛快逮捕了一百二十三個渾小子。一心記着報功也。願不得審訊口供。便發出一支令箭。命押到市曹。斫了可憐那些渾小子。還只望到公堂上辨冤。那曉得審判官的臉子也沒曾打個照面。就

可惜明白  
運了  
笑罵由你  
笑罵好官  
我自爲之  
何必向看  
他說些空  
頭話

例妙一個照

就怕的是  
革命黨

繩索綁起來了。那由得他們說冤道屈呢。這時那些渾小子也都明白。走上了盡頭路。只得閉着眼睛。珠兒痛罵皇帝。咱們不是花了錢來買死麼。皇帝是個什麼東西。呀。簡直是送人性命的劊子手。到今天我纔曉得升官發財的心思。是起不得的。原來也是一道催命符。喲。說着就有那眼尖的一眼瞥見龍濟光。雄糾糾坐在上面。便向着大罵道。小龍羔子。你莫要狐假虎威。攔你娘的臭架子。早晚大總統若做了皇帝。你還不是同咱們一樣麼。你言我語。大衆直罵到目瞪腿伸。纔住聲。龍濟光見此案了結。接續就電奏進京。照例加了許多兇爭惡鬥的字樣。叙得五花八門。字字好像都是從他自己身上落筆的。袁世凱疊連接了四川將軍陳宦。廣東將軍龍濟光。兩封報捷的電奏。龍心大喜。當即召集梁士詒。楊度。顧鱉。袁乃寬。楊士琦。周自齊。阮忠樞。孫毓筠。張鎮芳。夏壽田。十人。便把川粵兩省平亂的事。略說了幾句。大衆也就照例慶賀一番。袁世凱接着又說道。江西邱寶龍。雷葆福。二寇。聽說李純已派兵征勦。怎麼還不見報捷。咧。難道也有革命黨幫助他們嗎。夏壽田忙奏道。陛下可不必過慮。革命黨決不肯幫助他們做皇帝的。梁士詒道。這却說不定。一個人的宗旨。本可跟着時勢變動的。古人說。識時。

是要你明  
白的

不知罵誰

大可以開  
店月雜貨

務者爲俊傑。難道那些革命黨裏的小孩子沒有一個人想做識時務的俊傑麼？這時梁士詒嘴巴裏說着兩隻似蜜蜂的眼睛釘了孫毓筠兩下。這時孫毓筠心裏却也明白。不由得臉兒一紅。心坎裏好像刀攔似的說不出那種又疼又酸的滋味兒。楊度業已看破了孫毓筠的心病。忙翻弄蓮花妙舌出發一支救兵。向袁世凱奏道：「各省的國民代表皆已到齊。陛下可密命立法院催他們早些選舉。是要緊那些短命皇帝瞎胡鬧。是不足怕的。袁世凱聽着連連點了幾點頭。轉問袁乃寬道：「提起了這一樁事兒。你須將那三四等的嘉禾章五六等的白鶴章多備些兒。袁乃寬忙回奏道：「現存的還有兩萬多個。大約可以敷衍。袁世凱點了一點腦袋。也不言語了。顧鰲道：「大典籌備處已成立了。怎麼陛下的服制還莫曾提議咧？」阮忠樞忙說道：「你莫性急。站在路旁說太平話罷。這樁事兒虧得是桂莘。若不是他任誰也辦不了。沒說別的就是審定那些新朝瑞典什麼禮制什麼儀型似乎都要貫徹古今。搜括中外的禮儀彙集成一本新典法。真比孔子刪詩書定禮樂的手續費事得多呢。慢說正文就是那些什麼附帶條件。舊的新的將他結合成文也就狠不容易了。況且這一領滾龍袍錦綉的文彩。須要合

所以皇帝  
也。不容易做

大約是綠  
兒一件綠袍

楊老五舉  
竟較阮老  
五聰明些

原來如此

天。地。之。德。日。月。之。明。山。川。鳥。獸。之。靈。氣。然。後。還。要。審。五。行。合。五。色。什。麼。天。干。地。支。四。時。八。節。什。麼。龍。翔。鳳。翥。什。麼。霞。蔚。雲。蒸。都。要。配。合。得。當。方。能。織。造。怎。能。隨。隨。便。便。就。辦。的。袁。世。凱。點。着。腦。袋。笑。道。巨。六。看。得。固。然。很。容。易。你。說。得。也。未。免。太。難。了。我。的。心。裏。早。有。定。見。人。都。說。我。五。形。短。小。是。土。德。之。象。土。屬。黃。色。應。當。織。製。黃。袞。但。我。以。爲。不。然。這。番。事。業。實。在。與。歷。代。帝。王。創。造。不。同。我。也。不。情。願。鑽。別。人。的。舊。套。兒。楊。士。琦。忙。搶。着。奏。道。聖。天。子。百。靈。所。伏。畢。竟。理。想。是。高。出。常。人。臣。亦。以。爲。一。朝。的。服。制。本。可。不。必。沿。襲。古。人。黃。帝。以。上。伏。羲。神。農。時。代。編。葉。爲。裳。若。在。那。個。時。代。看。起。來。未。嘗。不。是。錦。色。爛。斑。再。如。黃。帝。時。代。始。創。衣。裳。那。些。尺。寸。顏。色。又。何。嘗。不。是。從。他。個。人。理。想。製。造。出。來。的。咧。陛。下。德。化。九。州。光。被。四。表。正。好。在。這。冠。冕。上。推。陳。出。新。爲。本。朝。開。展。一。番。新。氣。象。倒。也。是。陛。下。的。神。功。袁。世。凱。笑。道。我。正。是。想。從。新。式。上。研。究。研。究。周。自。齊。奏。道。英。皇。德。皇。的。御。服。都。很。壯。觀。的。袁。世。凱。連。連。把。腦。袋。擺。着。道。好。端。端。一。個。人。何。必。去。學。那。鬼。頭。鬼。腦。的。打。扮。我。固。然。不。愛。那。舊。式。的。寬。袍。大。擺。却。也。不。愛。新。式。的。短。衣。窄。袖。說。時。便。向。自。己。身。上。望。了。兩。眼。道。沒。看。我。這。個。樣。兒。好。像。耍。猴。戲。似。的。我。不。過。借。此。翻。個。新。花。樣。真。到。大。局。

這真是古今未有之創格。原來說幾句。

隨嘴的腔兒念得真好聽。

定後誰來粧扮這個樣兒。我想將來的皇冕可以仍用平天冠。就是祭天戴的那種樣式。不必加旒。免得拖在眼前。腦後都不爽快。那件袍兒我想用對襟圓領大擺窄袖的樣式。色用赤緞。繡金龍比較黃。袞不更外起。俏麼。張鎮芳夏壽田同聲奏道。這是聖鑒明哲。以火德主政。比較以土德主政。分外盛旺得多了。袁世凱笑道。我也正是這個意思。夏壽田又接着奏道。提醒了這樁事兒。確是天定的。想前數月各方獻瑞。凡有色象的吉兆多半都是屬紫屬紅。這就是天垂火象。陛下以火德主政。服制尙紅。這正是奉天承運。建千秋萬世之基。造百工兆民之福了。嘴巴裏說着。兩隻眼珠兒骨碌碌向着袁世凱直睨。恨不能倒身下拜。行一個三跪九叩首的朝賀大禮兒。再說袁世凱聽了這番歌頌。早將那貓頭鷹似的眼珠兒。睜成了兩條縫。接着說道。我已授意與桂莘了。還不知他辦成個什麼樣兒。袁乃寬忙奏道。臣已聞朱啓鈴說過。陛下服制待經該處臣等審定後。再恭奏聖鑒。還有那些宮裏所需的御用品。准備請示之後。卽飭綢商瑞蚨祥包辦了。這時楊度坐在案側。聽說瑞蚨祥包辦幾個字。不由得一怔。無奈當着袁世凱的面前。又不好直白私隱。袁世凱道。瑞蚨祥他包辦得起麼。袁乃寬奏道。瑞蚨祥

他果真熱心帶朝服我不敢相信

這是當面違諾言

恐怕是監督財政

大約是爲已而謀

又添設了一所飯碗機關

阮忠樞乃是百忙

乃是南北馳名第一家。織繡的手段實在可以雄誇海內。并且他們的素志也狠與臣等相同。如陛下所需的御用品。他們一定是加意織繡的。所以朱啓鈴纔委托他的全權。袁世凱笑道。他居然有這般熱心。袁乃寬還沒回奏。夏壽田忙搶奏道。這也是陛下聖德所化。足見民意攸歸。袁世凱笑嘻嘻的也不言語。又久纔說道。桂莘的事兒也太忙了。我想加派一兩人去幫助他。又怕他要多心。若是偏勞他一個人。我心却有些過不去。這樁事倒很難處。咧。梁士詒奏道。陛下既以仁德爲心。愛臣如子。就是加派一兩人到該處辦事。朱啓鈴也不敢抗命的。阮忠樞道。雖然不敢抗命。難保不心裏生疑。臣的意見。凡百事務。最沒有權利可爭的。只有筆墨上的事。陛下何不派一兩人帮他辦一辦筆墨論公事也。實在能替他分勞。在朱啓鈴非但不敢多心。還要感戴聖意。咧。袁世凱大悅道。這個法兒真不錯。轉臉向夏壽田道。我想國史館裏事務。狼清閒的。何妨就在館內附設一個典略處。專辦大典籌備處的文牘。咧。夏壽田奏道。聖心妙運。這是再好也沒有了。只是臣才魯鈍。恐難勝任。陛下還得遴選才員……袁世凱不待夏壽田說完。便笑着道。你莫要客氣。總纂一席。總得要你主持的。你若怕事務繁雜。再派一

一稿勸進  
文用了六  
十七個臣  
字自然善  
做文章

直貫下文

寫章太炎  
即是爲王  
湘綺作引  
子

這纔是書  
生本色

兩個與你合手的人幫着忙忙就是了。夏壽田見聖意這般寵心喜得再說不出推辭的話來。袁世凱又道：王式通我看他文章做得很好。顧鰲忙奏道：王式通他本是清代的翰林文學，不讓湘綺。楊度搶着道：說起來，臣也狠欽佩這人的。他尋常文章固好，而表章奏摺等文尤好。臣還記得他最初上的勸進表，通篇不到三百言，連稱了六十七個臣字，如這樣的筆力，真開亘古未有之妙。若委任他在國史館裏辦事，却是一箇左臂。袁世凱道：既然如此，一定委他幫午詒的忙。但是前天午詒所奏保的陳兆璇、丁奎聯，現時可在京麼？夏壽田奏道：正在京裏。袁世凱道：聽說他倆的才思都狠好，就派陳兆璇充國史館主事，丁奎聯在秘書廳行走罷。夏壽田忙起身道：這是陛下的洪恩，大衆見時已將晚，正要辭退。袁世凱又說道：險些我又將事兒忘壞了。章太炎那篇勸進文，怎麼到今天還不會見？楊度奏道：那是一個瘋子。陛下可不必又找他。臣等奉命之後，也曾將他的門門兒都踏斷了，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去騙他，他總是一個不開口。到後來被臣等逼得沒法，他說妻子也走了，女兒也死了，自己到待死之年，竟可斷了舌頭，拚了命，誓不肯在筆尖兒上留一個字兒的污點。話已說到絕處，臣等也不

冷笑得妙  
說得尤妙

就是這一個字  
個事不實他  
何章一不實他  
妙章一不實他

這乃是給  
人寫照

好再勸了。袁世凱聽說半响不作聲。張鎮芳從旁發怒道：「如他那般書獃子能有多大魔力會做幾句文章就擺起討人厭的臭架子。陛下何必理會他。派個人將他殺了。豈不結了麼？」袁世凱冷笑了兩聲道：「你何必這樣的着急。咧轉又歎了一口氣。自言自語道：『這也是我太將他看重了。我所以求他做幾句文章也不過因他是民黨之秀。向來持論大。公能壓倒新舊兩派。只要他有一個字的贊揚就抵得打革命黨十萬毛瑟。偏偏他不能遂我心願。提起來也實在惱人。願熬忙奏道：』若說曾經做過革命黨能幾句文章。的申叔與少侯又何嘗不可呢？」袁世凱擺着腦袋道：「處的地位有些兒不相宜。嗚張鎮芳道：『陛下若說調和新舊派。康有為文章道德却也很不壞的。袁世凱忙擺手道：』你怎麼提出我的對頭來了。康有為他雖是一個保皇黨。他并不願保我做皇帝。他乃是保溥儀那個小子做皇帝。他好做一個教皇的戊戌一役。他與我不共戴天之仇。你莫看他八方打電報反對帝制嗎。說來我也好笑。還有一般傻子認他是懺悔。前非那可就將他看錯了。夏壽田道：『陛下果要一篇大名士的文章。壯一壯門面去哄動國人。何不尋找王闓運。咧袁世凱忙道：』你快些莫要提他。這他老頭兒的滋味。我也嘗

大約是幽人第三

正可趁此去尋找他

這是最關心的事

夠了。前番托人請他，鼓吹他反，鬧起復辟來，幾乎鬧得我下不了台。如今去尋他，他再要鬧一個復辟，叫我向那裏站？咧楊度道：「此事陛下不必多心。昨天他的門人陳統華進京，尚說他心裏狠反悔，并且叙到前番的事兒，實在是誤會。王闓運他雖以湘軍志，獲得些須文名，而奔走一生，只落得清風兩袖。如今躲在鄉里，中時常抱不才明主，多病故人疎之感，想他去做湘軍志的才，調做一篇勸進表，必定是富麗堂皇。陛下若派人去尋他，他那敢再抗聖命？咧袁世凱想了半晌，說道：「這事你可保得穩麼？」楊度夏壽田二人同聲應道：「臣等保得定的。」袁世凱又道：「陳統華是個什麼人？」咧楊度回奏道：「就是清代浙江巡撫陳士杰的嫡孫。文章也做得極好。」袁世凱點了兩點頭，袋道：「暫且就派他在國史館秘書廳上行走，又向袁乃寬道：「你撥二千五百元給他，以五百元作路費。那二千元酬勞王闓運，就派他去辦這樁事兒。果然他將這事辦好，我還要重用他。」楊度夏壽田二人同聲說了幾個謝恩。袁世凱又道：「此番各省代表來京，這選舉事的關係，狠大。還望諸位好好接待他們。要緊，太衆同聲應道：「這本是臣等生命所繫的關頭，怎敢怠慢？」咧袁世凱又向袁乃寬道：「清太妃遷讓的事，你還得加緊些兒。」

又是淡點  
下文之筆

當姨太太  
的自然時  
時刻刻在  
粧飾上做  
文章

打扮得真  
好看

催他。他若是真不識時務。你儘管給他幾句難聽的話兒。我決不會什麼。故主大義的說着。便站起身來。大眾也就告辭出府。各自回自家的私邸去了。接說楊度在御前會議的時節。忽聽袁乃寬說道。新朝的龍袞。與那宮中應需的繡織御用品。朱啓鈴已自作主張。給瑞蚨祥包辦了。心裏老大的不願意。坐上摩托車。一路想着回寓。越想越悶。一直悶到自家門首。跳下車兒。埋頭就向他姨太太房裏趨去。可巧這時花姨太太正在房裏翻箱倒籠。尋找一疋摹本。緞准備調一件皮襖。面兒手裏纔翻到一疋墨綠堆花的繡緞。與他隨身了頭。翠兒說道。你看這疋顏色可好麼。翠兒還未及回答。楊度已跨進房門。花姨太太見楊度跨進房門。也就不向翠兒囉唆。轉過臉兒向楊度笑道。你看這件顏色可好麼。楊度無精打采。隨嘴應道。顏色是好得狠。說着。便倒身躺在那張神仙椅上。花姨太太接說道。你說好。就給你縫一頂帽兒。再做一件袍兒。准備新皇帝登極的時候。你穿戴着上朝。豈不更外的美麼。楊度便把身兒一翻道。你莫要再說上朝。下朝罷。抱着別人的腳後跟。啃老皮。總沒什麼滋味兒。花姨太太聽這話裏有話。趕忙將零星物件收拾停妥。攆了翠兒出房去。一伸腰。就倒在楊度懷裏。將粉團團的

這也是姨太太的專門科

姨太太只有一種思想

就想從中混幾文

臉。蛋。兒。緊。貼。在。楊。度。黃。臉。皮。上。又。伸。出。纖。纖。玉。手。捻。着。楊。度。鬍。兒。悄。聲。笑。道。好。人。兒。你。可。是。惱。我。麼。楊。度。被。他。這。三。下。一。揉。兩。下。一。捻。滿。肚。皮。裏。無。名。氣。業。已。銷。去。了。一。半。便。說。道。誰。是。惱。你。的。我。心。裏。事。你。那。能。知。道。咧。就。告。訴。你。也。沒。有。什。麼。益。處。的。花。姨。太。太。忙。笑。道。哦。我。明。白。了。想。必。你。又。有。什。麼。心。上。的。人。要。想。娶。回。來。做。我。的。妹。子。可。是。的。麼。楊。度。笑。道。你。真。是。三。句。離。不。了。老。本。行。我。如。今。有。了。你。已。是。伺。候。不。了。那。裏。還。有。心。腸。再。去。胡。搗。亂。況。且。天。下。的。美。人。除。了。你。那。裏。還。有。第。二。個。人。再。看。得。上。我。的。眼。花。姨。太。太。笑。道。你。莫。要。一。口。一。個。水。蜜。桃。若。不。是。這。些。事。兒。怎。麼。還。瞞。着。我。咧。楊。度。被。他。逼。得。沒。法。就。將。瑞。蚨。祥。的。事。兒。說。了。一。遍。接。着。又。道。我。早。已。舉。薦。湖。南。吳。彩。霞。包。辦。實。在。湘。繡。比。京。繡。好。得。多。朱。啓。鈐。他。居。然。獨。斷。獨。行。不。聽。我。的。話。這。不。是。豈。有。此。理。嗎。花。姨。太。太。聽。罷。撲。嗤。的。一。笑。道。我。真。氣。到。隔。壁。鄰。居。的。外。婆。家。裏。去。了。吳。彩。霞。也。好。瑞。蚨。祥。也。好。你。一。不。是。買。辦。二。不。是。行。牙。管。他。這。些。閒。事。做。甚。哩。楊。度。急。道。太。太。你。那。裏。曉。得。這。一。宗。好。買。賣。足。有。一。百。多。萬。經。手。的。人。就。是。天。地。良。心。拿。回。手。作。二。八。扣。算。也。可。以。得。二。十。萬。況。且。還。有。一。筆。花。賬。的。外。塊。你。想。咱。們。勞。心。受。苦。背。人。罵。爲。的。是。什。麼。如。今。他。

倒。是。花。姨。  
太太。的。氣。  
量。大。

這般辦法。豈不是有心與我爲難嗎。說着扯開了氣管兒。歎個不住。花姨太太見他動了真氣。連忙勸道。風吹鴨蛋。財去人安。樂你譬如害一場大病的。誰教你將這件好差使推舉別人呢。我看新皇帝登極之後。事兒多得狠。這些兒小本還怕領不回來麼。倘若將人氣病了。那纔分外的不夠本呢。半晌楊度方說道。事已如此。只好打這一徧退算盤了。二人說至二鼓。纔入夢鄉。正是。

纔罷幾聲無字調。又來一曲亂彈腔。

評

龍。濟。光。之。驅。逐。李。半。仙。嚴。捕。保。皇。會。友。也。迺。勢。力。關。係。非。利。害。關。係。脫。王。虎。林。不。爲。陳。宦。所。敗。邱。葆。龍。雷。葆。福。等。不。免。走。烏。飛。吾。決。龍。濟。光。必。始。終。統。籌。攄。啞。仍。作。璧。上。觀。也。或。謂。龍。濟。光。之。所。以。反。對。李。半。仙。者。迺。王。虎。林。封。贈。李。半。仙。一。王。位。之。故。若。同。時。封。贈。龍。濟。光。一。王。位。吾。決。其。必。反。戈。而。向。北。矣。不。觀。其。所。以。爲。袁。氏。做。死。狗。者。卽。是。一。王。位。而。買。其。心。耶。雖。然。若。王。虎。林。之。勢。力。不。敵。袁。世。凱。彼。龍。王。之。腦。袋。仍。是。向。北。而。不。向。南。耳。一。言。以。蔽。之。勢。力。關。係。大。矣。哉。



妙

這却是一  
句實老話

說得有理  
恐乃翁未  
必然之

寫得真好  
看

把眼珠兒一瞪道：「我也是有事請他倆來的。袁乃寬將一張老鼠嘴巴擡起來說道：『你們有什麼好巧啊？我曉得你是吃飽了渴足了，閑着沒有事幹，又不知打些什麼鳥里八槽的主意，乖乖你少高興些罷。』咱爺兒倆若不是躲在皇帝伯伯腿肚底下尋幾個外塊錢來使用，別地方那有咱們能佔的位兒？咱袁瑛忙道：『爺爺，這句話兒你老可說錯啦。大總統他做總統，咱們也是吃飯，他做皇帝，咱們也是吃飯。若照兒子看起來，這樣的貴本家，還是不去高攀的好。』袁乃寬不待他說完，便將桌子一拍道：『你這個孽畜，可是要造反麼？』聖人曾說的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你居然藐視君父，不認自己的祖宗。看你這個樣兒，簡直是想亡家滅族。我借大年紀，怎能跟着你遭這等橫禍？你快快快的說罷。那兩個渾蛋小子，倒底是什麼東西？他倆來這房裏倒底爲的是什麼事？你快……快……快些兒說罷。』嘴巴裏說着，那隻手在桌面兒上拍個不住，臉皮上氣得青筋暴起一條一條，好像黃金瓜上攀着葡萄籐兒似的。這時袁瑛見他的老子動了真氣，料定再勸也勸不醒了，只得將他心裏事兒隱瞞過去，滿臉上堆下笑來道：『你老的性子真急燥，兒子恐怕老祖宗的事辦不成，咱們跟着他打伙兒，豈不白白的將咱們』

妙非說財  
產性命不  
足動乃翁  
之心

真箇

果然如此  
分外的糊  
塗

轉得真快

邊傍事兒  
頗能嚇一  
嚇袁乃寬

語話中他  
的要害怎  
樣不魂飛  
魄散呢

財。產。性。命。送。掉。麼。果。然。他。老。人。家。真。坐。了。龍。位。別。人。就。花。上。幾。千。萬。銀。子。也。捐。不。着。姓。  
這。個。袁。字。何。况。咱。們。是。他。金。口。特。許。歸。宗。的。呢。肱。膊。肘。兒。只。有。向。裏。灣。誰。肯。家。拳。向。外。  
打。嚙。袁。乃。寬。聽。了。這。番。話。一。肚。皮。的。無。名。火。頓。時。散。去。了。大。半。忙。說。道。好。兒。子。你。這。就。  
是。明。白。人。了。什。麼。歸。宗。不。歸。宗。我。也。不。過。借。他。那。塊。好。招。牌。撐。一。撐。自。己。的。門。面。罷。了。  
真。鬧。得。大。事。不。成。還。不。是。他。姓。他。的。袁。我。姓。我。的。袁。嗎。復。又。說。道。那。兩。個。小。孩。子。我。看。  
長。得。很。好。你。倒。底。叫。他。倆。來。商。量。些。什。麼。事。兒。呀。袁。瑛。見。他。的。老。子。氣。雖。散。了。一。半。但。  
是。對。他。那。兩。個。好。友。尙。未。忘。却。幸。而。袁。瑛。的。神。智。素。來。靈。敏。趕。忙。就。順。着。袁。乃。寬。的。口。  
風。道。你。老。人。家。的。進。退。算。盤。都。打。停。妥。了。此。事。也。可。以。不。必。再。提。袁。乃。寬。聽。着。越。發。糊。  
塗。越。發。急。得。要。問。個。究。竟。袁。瑛。隨。着。嘴。巴。閒。扯。道。兒。子。曾。聽。人。說。南。方。的。革。命。黨。又。來。  
了。幾。十。個。激。烈。派。主。張。暗。殺。在。朝。的。官。吏。兒。想。你。老。人。家。近。來。也。很。熱。心。帝。制。京。城。內。  
外。誰。又。不。曉。得。咱。們。是。新。朝。宗。室。所。以。兒。請。兩。個。親。信。朋。友。八。方。去。打。聽。打。聽。果。然。來。  
勢。利。害。你。老。人。家。也。好。避。一。避。風。頭。雖。然。鼓。吹。帝。制。兒。子。也。曉。得。是。一。樁。好。事。但。是。拿。  
自。己。的。性。命。去。拚。那。可。就。不。夠。本。了。袁。乃。寬。聽。了。這。番。話。好。像。腦。頂。門。上。打。了。一。個。霹。

除非搬到  
外國去

說得雖精  
就是上了  
兒子的圈  
套

罵得妙

將少爺罵  
苦了

分內事尙  
辦不了又  
求意外功  
勞直與貪  
狼無異

恐怕不能  
遂先生的  
私願

靈獸獸的發狂。半晌纔自言自語道：好在也不是我。一個人咱們從新搬一個所在。他  
那能尋找得着。唸轉又說道：怕我却是不怕他。防備我却要防備他們的。接着又向袁  
瑛道：那兩個小孩子。靠得住麼。現在年輕人壞的很多。你要小心防備他們纔好。袁瑛  
忙說道：你老人家請放心罷。他倆的先人都是世代做官。那肯去做革命黨。咧。袁乃寬  
道：如你這語。做闊少爺的。就沒有做革命黨的麼。袁瑛把腦袋擺了兩擺道：就有也不  
過。做成功之後的。革命黨想借着那一陣風頭。把他吹上台去的。你老人家要曉得。做  
少爺的出身。誰不是嬌生慣養。穿綢吃油。走不了半里地。就得騎馬坐轎。那敢來做這  
冒失鬼。咧。袁乃寬聽着。默想了片刻道：這話却也不錯。你教他們趕快去打聽罷。果能  
得着些兒好消息。咱們密奏今上。也可得些兒意外的功勞。袁瑛忙道：兒也是這個想  
頭。袁乃寬這時肚皮裏。非但沒有一絲怒氣。反加上幾分喜色。連連向袁瑛揮手道：你  
趕快去辦罷。你趕快去辦罷。袁瑛得着這個口風。急轉身出房去了。袁乃寬直待他兒  
子出了房門。就自在房裏打磨旋。心裏暗忖道：人到運氣來了。真是銅牆鐵壁都擋他  
不住。這事果然是真的。豈不又是一重喜氣麼。想來想去。猛想起陳毓華到湖南的事。

倒底是洋  
錢利害

大約不能  
跳出洋錢  
的範圍

碰了

原來爲此

似不能免

趕忙招呼套好了車兒。點齊二千五百元洋錢。一直向夏齋田寓所而去。這時楊度已帶領陳毓華。在夏齋田寓所會議求王闓運做文的事。四人想見已畢。各自入座。夏齋田陳毓華二人自然滿臉上堆下笑來。應酬那二千五百元洋錢。只有楊度將臉色板着冷冷的坐在一旁。不似尋常那能說能笑的樣兒。袁乃寬却也是個善觀氣色的老行家。一眼看見楊度這般形狀。就動了一點兒疑心。但是楊度究竟因爲什麼事兒不高興。他還是捉拿不住。當時將那二千五百元交過了手。彼此坐下閒談的時候。袁乃寬倒底忍耐不住。便笑問楊度道。哲子。你今天好像有什麼心思罷。楊度聽說笑了兩笑道。這樣的熱鬧日子。誰還有什麼心思啊。袁乃寬被他頂了這句話。也不便再接着詢問。正要岔說別的事兒。楊度轉問他道。瑞妹祥這番包辦的買賣。大約桂莘狼可以發些兒偏財了。袁乃寬聽着心裏驟然一動。回想昨天在總統府會議的時節。說到瑞妹祥的事。他曾提起什麼吳彩霞。什麼湘繡。比較京繡好得多。後來聽說瑞妹祥業已包定他那一副臉色。恰好與這時的臉色相似。想到這些關節。心裏早明白了幾分。轉又自忖道。哎呀。他今天對着我。要這個味兒。難道還疑我有什麼毛病嗎。我雖能混

大約有些  
兒怕他罷  
生平拿手  
的好戲

順嘴扯來  
似真不假  
怪不得聖  
眷優隆

也算是滿  
了

得幾文錢也是在別人的大浪中拾來些兒餘唾又何必聽這些陰陽調兒替別人擋風遮雨咧況且我雖是一個宗室哲子他也是開國的元勳我也不犯着對着他鬧開氣就是順着他的口風扯幾句也算不了什麼折本誦煞人難道還要償命麼主意打定轉臉笑向楊度道哲子你再也不要提起罷桂莘他向來做事總是一手遮天再不肯與第二個人商量計較你還不知道麼論私人的交情咱倆總算是老朋友若說公事咱倆也是胳膊連着手腕兒算得是痛癢相關就爲這樁事兒咱倆也不知啣了許多舌頭尖上的氣我總是說天下繡織沒有蓋得過湖南的並不是我當着你的面前就順着你打邊捶鼓如湖南吳彩霞的繡貨實在我敢誇他是海內第一家比較瑞蚨祥強得多了你不相信問午詒我背後幾乎把舌尖兒嚼爛了這時夏壽圖聽說這句話心坎裏暗自好笑明知他是當面架空耍戲片兒又不好意思搗破他的遮眼法但是這一筆財氣未曾分得若干心裏又着實的妬忌於是不待楊度作聲便搶着說道你相信吳彩霞桂莘他不相信吳彩霞說也是沒用的況且吳彩霞乃是做規矩買賣回扣好處那能比得上瑞蚨祥咧袁乃寬聽了這番話好像無數的花針直向他心坎

語語生芒  
聽着真有  
些兒難受

好體面的  
憲法

一推乾淨  
也是一把  
好手  
爲下卷設  
伏線

裏。蟲。痛。得。簡。直。說。不。出。話。來。只。好。默。坐。一。旁。陪。着。他。倆。佯。笑。楊。度。也。明。白。袁。乃。寬。說。的。這。番。話。全。是。敷衍。他。但。是。探。不。出。他。們。作。弊。的。究。竟。總。有。些。兒。不。甘。心。便。向。袁。乃。寬。笑。道。咱。們。弟。兄。總。算。共。事。多。年。你。老。哥。辦。事。我。還。敢。有。什。麼。相。信。不。來。就。是。桂。莘。辦。事。我。也。是。不。敢。不。佩。服。實。在。他。的。能。耐。真。在。咱。們。之。上。再。說。瑞。蚨。祥。罷。平。心。而。論。可。真。算。得。北。京。城。裏。第。一。家。繡。貨。店。新。朝。的。御。用。品。若。不。找。他。承。辦。真。沒。有。第。二。家。可。以。承。辦。得。來。買。賣。的。回。扣。規。矩。乃。是。瞞。上。不。瞞。下。的。通。例。歷。代。以。來。也。算。得。是。一。條。公。定。憲。法。咱。們。辛。辛。苦。苦。給。別。人。忙。這。些。兒。酬。勞。費。賺。得。也。算。不。了。什。麼。遠。法。今。上。賞。他。這。個。差。事。本。來。也。是。調。濟。他。的。咱。們。坐。着。沒。有。事。兒。不。過。閑。談。罷。了。當。這。個。年。頭。只。要。把。差。事。混。到。手。還。怕。沒。有。外。塊。錢。賺。嗎。咱。們。自。家。人。推。開。窗。兒。說。亮。話。差。事。不。在。乎。大。小。只。在。辦。事。人。的。手。段。高。低。桂。莘。手。段。我。是。狠。佩。服。的。不。知。這。件。事。兒。可。能。混。得。幾。成。咧。說。着。兩。眼。觀。定。袁。乃。寬。聽。了。楊。度。這。番。話。說。得。滴。溜。滾。圓。並。沒。有。猜。忌。他。的。意。思。也。就。接。着。說。道。好。處。我。却。不。曉。得。大。小。只。知。瑞。蚨。祥。包。辦。這。樁。事。兒。共。計。七。十。萬。元。這。一。宗。款。子。全。是。瑞。蚨。祥。墊。着。使。用。等。待。龍。帝。登。極。之。後。纔。結。這。賬。咧。夏。審。田。道。這。也。算。得。

恐怕要騙  
他一回兒

罵得有越

椅豎是  
小錢  
百姓的  
濫用有  
什麼緊

做了這把  
椅子不知  
否可能長  
壽

真熱心極了。楊度道：「什麼熱心不熱心？價錢定得高高的，賒賬買賣，照例沒有價還官利私息，早已加上幾倍，偌大一個皇帝，還怕騙了他這筆賬嗎？這都是做生意買賣的手段，那裏是熱心國家？試問咱們熱心到這高的地位，又與國家有什麼相干？夏壽田道：「你這句話說得我狠相信。常言說得好，只有鞋兒、襪子這好的機會，大家不抬起來賺幾個，也真算得是雙料木瓜了。提起來，我到想着一樁事兒，聽說這次金鑾殿上的龍椅，足足花了四十萬，真不知道用什麼材料製造成的。等他造成之後，我倒要開一開這個眼界。袁乃寬忙接着說道：「這算不得什麼稀奇，我也曾聽桂莘說過，這乃是一今上授意的。說他勞心焦思了幾十年，就是爭的這把椅子，所以製造得分外富麗些。纔算償他的慾望。咧，夏壽田道：「我又要說句書獃子的話，就是用真金鑄成，也用不了這大的價錢。袁乃寬道：「這話你說錯了。慢說金鑲玉嵌，就是加上幾顆寶珠，配上幾粒金剛鑽，也就值得幾十萬了。倒是瑞蚨祥定繡的那一雙襪，聽說價值二千金，我真不明白用什麼繡的，恐怕西洋最高等女優跳舞場上用的繡光襪，也沒有這高價值。楊度笑道：「見駱駝言馬弓背，你們真是少見多怪了。俗話說的是，要得真富貴，只有帝

最好鑄一  
副金棺材  
安殮起來  
尤妙

話兒却說  
得很明白  
可借辦事  
與說話不  
同  
打拳賣點  
穴道楊度  
畢竟不凡

又出了什  
麼怪事兒

大約吃了  
其子的迷  
魂湯還未  
醒覺也

王家身爲一國帝王坐四十萬元的椅子穿二千金的襪子算得什麼闊綽橫豎也不要自己掏腰包我若到這個地位還要加倍闊綽咧再者你們說金銀珠寶是值錢的東西真算得眼光如豆試問叫化子胳膊上帶金鐲人必說他是一副銅的不然就要猜疑他是搶奪的若是咱們帶一副銅練條人人必誇獎說是赤金的物因人貴世間上什麼東西有真價值我只佩服瑞蚨祥真會做買賣這個事兒不發財還做什麼事發財呀桂莘也算得是個大好老慢說價目上紳縮回扣上大小就是這七十萬元的官利賺得幾個月也就很可以自豪夏壽田道他自從前清做小老爺出身如今又長內務多年這些事兒自然是他的拿手戲說得三人同笑了一回座中只有楊度有些兒妬忌臉色上又不好擺出來只得勉強敷衍一回纔各散去接說楊度與袁乃寬二人走出夏壽田寓所抬頭只見東街遠遠擁來了一羣人袁乃寬一見大驚趕忙就要跨上自己的摩托車可巧被楊度看破一把抓住袁乃寬道你慌些什麼袁乃寬便將嘴巴向那叢人弩了一弩低聲說道你莫看見麼這來勢汹汹一定不是好人這時夏壽田也站在門外楊度嘻嘻笑道你的胆子真不小這皇城腳下誰敢大張旗鼓來造

道也是一物

怕先生見着就沒有趣了

若非如此，怎能在社會上胡混？人謂其瘋，我謂其傷，乃識時務之俊傑也。

反。咧。真。乃。寬。發。急。道。誰。敢。說。他。們。造。反。呀。如。今。社。會。上。的。暴。徒。狠。多。咱。們。總。要。躲。避。着。妥。當。些。楊。度。道。任。他。是。什。麼。暴。徒。總。不。敢。在。京。城。裏。多。事。你。既。這。樣。害。怕。我。却。非。要。拖。你。看。一。會。兒。你。莫。要。自。以。爲。是。宗。室。說。着。又。望。了。夏。壽。田。一。眼。道。俺。倆。陪。着。你。冒。險。總。對。得。起。你。罷。袁。乃。寬。被。他。糾。纏。得。沒。法。只。好。站。住。了。腳。跟。夏。壽。田。笑。道。他。們。不。至。於。造。反。一。定。是。什。麼。有。趣。的。事。兒。咱。們。瞧。瞧。倒。狠。好。便。招。呼。把。楊。度。袁。乃。寬。兩。架。車。兒。移。開。說。時。那。羣。人。業。已。擁。到。夏。壽。田。門。首。祇。見。那。許。多。人。並。不。是。什。麼。暴。徒。也。不。是。什。麼。紅。眼。綠。眉。毛。的。妖。怪。乃。是。街。市。之。上。一。般。勞。心。苦。力。的。小。百。姓。一。個。個。扶。老。攜。幼。男。的。女。的。足。有。百。數。十。人。團。團。的。擁。着。一。個。瘋。漢。前。來。好。像。尋。常。看。變。戲。法。似。的。再。看。那。瘋。漢。年。紀。不。滿。五。十。歲。項。下。已。蓄。了。五。絡。長。鬚。頭。上。戴。了。一。頂。明。代。的。方。巾。身。上。穿。的。是。清。朝。的。袍。掛。腰。中。還。繫。了。一。條。草。繩。左。腳。套。一。隻。皮。靴。右。腳。套。一。隻。草。鞋。脊。背。上。背。了。一。塊。木。粉。板。上。面。畫。着。一。個。斗。大。的。飯。碗。左。手。拿。着。一。個。木。梆。右。手。拿。着。一。根。木。槌。大。踏。步。走。來。走。一。步。便。把。木。梆。子。拍。……拍。……拍。……拍。……拍。拍。連。敲。了。六。下。口。裏。大。喊。道。醒。呀。醒。呀。快。些。醒。呀。袁。乃。寬。見。這。個。樣。兒。不。由。得。好。笑。起。來。回。頭。向。楊。度。道。這。是。

胡然而天  
胡然而地  
的是妙文  
何嘗瘋哉

姓得妙  
名兒也叫  
得妙

罵得痛快  
淋漓何苦  
是一個瘋  
漢子  
妙

一個瘋漢有什麼趣味。咧。夏壽田忙道：你慌些什麼？看他瘋得什麼樣兒。夏壽田纔說完這句話，只聽那瘋漢唱道：人家說我瘋，我看人人都是瘋。大風吹到東海東，崑崙頂上拔根草，太平洋裏釣金龍，太陽宛如燒餅，大吞在肚裏，煨烘烘，長生菓不老，松又是蘿卜，又是葱，一屁股坐上金鑾殿，好像叫化子，出大恭，說什麼人窮志不窮，唱罷哈哈大笑一陣，笑得大眾都不懂他，說些什麼，倒是楊度聽了這番話，心裏狠有些兒稱奇。便暗命余貴去問他姓氏。那瘋漢道：我是老君爐裏掉出來一團練，不成功的土塊兒。因此我自命姓李。余貴道：你喚什麼名兒？那瘋漢道：我日夜裏打更人，打五更，我打六更。我的名兒就叫做六更。余貴又問道：你是那方的人氏呢？李六更便把兩眼一瞪道：我是東西南北之人。你問我做什麼，嚇得余貴再也不敢接着問了。這時路旁有個少年，也是好管閒事的，從旁問道：李先生，你這樣的打扮，到底算什麼樣兒？李六更轉過笑臉道：小哥哥，你問我麼？我對你實說了罷。我是頭戴大明身穿大清，腳踏大英，身子是共和大國民，說守舊也算得三朝元老，說維新也算得兩代元勳。這就叫做文明，這就叫做熱心。說得大眾分外不懂。那少年轉又問道：你怎麼繫一條草繩？李六更道：

這叫做提前帶國孝。大眾聽了這句話，都嚇得伸出舌頭來，不敢前去問他。李六更又笑道：「你們莫要害怕，總有這一天的說時，把右腳踹起來，你莫看我這樣富貴，我這纔是不忘本。咧說罷，又敲起梆子來。嘴巴裏只管喊：醒呀，醒呀，快些醒呀，路旁又有一少年問道：李先生，別人只打五更，你怎麼打六更呀？」李六更嘆了一口氣道：「五更天，人還睡在沉沉大夢之中，我打六更是催人快醒的話。纔說完，他身旁一個小孩兒道：「這些話說得沒有唱得好聽。」李六更又轉過笑臉兒道：「你歡喜聽唱麼？我就唱幾句給你聽聽。」說時，咳嗽了兩聲，又把梆子連敲了一陣，唱道：

不打鼓，不打鑼，聽我唱一個自由歌。  
五千年種下這連天禍，殺得雞抱翅，狗把尾。  
巴拖大老板，撐不住，蛇小伙計各自乘風把篷腳拖。  
你前我後都捲入浪漩渦，可憐一般窮小子。  
跟在後面鬼推磨，閉着眼珠兒瞎摩挲。  
害得人人喚奈何，好人不當兵。  
好鐵不打釘，丘八太爺似瘟神。  
全身武藝打不過外國人，只會敲自己的骨頭。  
抽自己的筋，什麼將軍都督，總司令都是天上降下來的掃帚星。  
什麼和尚兵，辮子軍一個是八兩，一個是半斤。  
莫看他老虎皮兒披得，像個人，誰不是拿手好。

爲大將軍  
者誦之汗  
顏

十三太保  
又被他罵  
罵一場

袁世凱聞  
之必又罵  
了他亂黨

戲唱一段拾黃金那管得生靈塗炭雞犬不安寧

人人都道有錢好我說有錢苦煞了房屋要住得高傢伙要用得巧太爺上頭要加一個老老婆上頭要加一個小養出女兒都是慣寶寶文不能之乎武不能捉跳蚤飯桶頭銜早已鑄定了自己還稱大闊老君不見皇帝左右的諸太保

秦始皇獸築堅城萬里長保不住二世亡楚霸王赫赫威名鎮四方八千子弟誰敢擋到頭來一命喪烏江漢劉邦入咸陽朱元璋鎮建康丈夫匹馬走大荒總算是人類的強中強曇花一現成虛幻只落得一塊殘骨吊斜陽笑人算不清這糊塗賬偏要自尋苦惱作勾當看你怎收場

唱畢又把木梆子敲了一陣誰知大衆越聽越不懂李六更尙未唱完大衆已走了大半這時李六更搖了兩搖腦袋道嚶曲高和寡這般國民幾時纔得醒啲說着一路敲着梆子兒去了正是

巧舌迭翻將父惑 傷心一曲有誰知

評

袁不同結黨密謀險遭乃翁窺破而袁乃寬竟被其子一瓊熱米湯灌得薰薰大醉不疑其子反對反讚其子能幹可見高帽子熱米湯皆是害人誤人之物雖然爲大器者終不飲人之熱米湯戴人之高帽子也由是觀之袁乃寬雖辦事精明終不克稱大器

袁世凱一把龍椅價值四十萬一雙御襪價值二千金可稱駭人聽聞之豪舉或謂斯舉並不豪也秦始皇築阿房宮魏武帝築銅雀臺皆糜費千萬奢靡絕倫傳至今日猶有豔羨者區區一椅一襪奚足炫哉要知袁皇帝之奢靡庸止一椅一襪卽如阿房宮銅雀臺千載咸稱豔跡當時宮中臺上未必列四十萬金之龍椅始皇武帝未必用二千金之御襪袁皇帝既能製造是椅是襪其附和粧飾之奢靡從可想見一座新華宮安見其不駕乎阿房銅雀之上嗚呼小百姓苦煞矣楊度因舉薦吳彩霞不得大發牢騷豈因吳彩霞抱憤耶蓋忿自己未得回扣耳或謂堂堂大人豈能因此區區小利而緇銖較重不知正因其是堂堂大人始斤斤於此小利俗謂刻薄成家卽是之故

李六更人謂其瘋。我謂其真不瘋。觀其數則蓮花落語語皆蓄有深意。瘋人固如是乎。惜乎市人多聾且瞶。知音者少耳。設使社會上知音者多。李六更必不若是發瘋。袁皇帝亦不敢如是之橫行無忌也。

▲第五十五回 瑾太妃寒宮傷往事 慶親王病榻慘遺言

非是厭煩  
想是有些  
兒心痛  
還是楊度  
聰明些

非如此不  
能讓他們  
橫行

話說楊度袁乃寬與夏壽田三人聽李六更唱了那套橫七豎八的自由調。都有些兒厭煩。直待李六更去後。袁乃寬便向楊度夏壽田道。我說這人是一個瘋子。你們偏要聽他說瘋話。這有什麼趣味。咧。楊度忙道。我看他却不是瘋。你却有些兒傻氣。如這樣的人心裏總有些懷抱。試聽他唱的那些調兒。保不住不是借着瘋狂有心來搗亂的。夏壽田連連點頭道。不錯。我也覺得他唱的很不好聽。我看這派人流蕩在社會上。總算是一個禍害。不如將他看守住了。還乾淨些。楊度袁乃寬同說道。將來只有這樣的辦法說罷。二人都分頭散了。時隔兩日。不說楊度夏壽田二人。密派陳毓華去來王闔運的勸進文。且表二百五十六年魚肉我神州。年享四百萬象養之清室。當溥儀退位之

好戲開場  
用筆如單  
刀直入作  
絕佳之腕力

天經地緯  
之評

寫得透澈  
入骨

舉總算清代隆裕皇太后深明大義。很明白世界潮流多半趨向民意。二十世紀的中  
國。決不是以強可佔爲家。天下的因此義旗朝舉而退位之詔。夕頒說者有歸功於袁  
世凱。實則隆裕皇太后若不明大義。南北干戈。豈能瞬息安謐。就是直搗黃龍。逐去胡  
兒。出漢關。那南北生靈。必定要大遭殺戮。記者追述往事。從良心上裁判。與其將革命  
之功。歸於袁世凱。並一般自圖澎漲勢力的舊官僚。不若歸功與隆裕皇太后。溥儀退  
位之後。那四百萬皇室經費。雖是當時的議和。大臣所爭。却也是國民酬謝隆裕皇太  
后。一時賢明的意思。彼袁世凱。雙方欺詐。坐享漁人之利。挾制清室的寡婦。孤兒。早已  
失去人格了。記者常說。清室入關。總算造了一個惡因。迨他退位。却結了一個善果。國  
民推翻專制。締結共和。實在是種的良因。迨以國柄。握在袁世凱之手。却不曾結了一  
個惡果。雖然這樣的結果。恐怕又與袁世凱個人身上。造自殺之因了。或有謂記者是  
搗亂派。記者不屑與辨。惟請閱者。平心靜氣。默觀此回。按袁世凱熱心稱帝的時節。隆  
裕皇太后業已賓天。宮裏只有瑾瑜二太妃。帶着溥儀。與昔時攝政王。載醇。以及先朝  
的嬪妃宗室。王子貝勒。記者不遑一一的舉名。其外執掌大權的。如那總管內務大臣。

閒談德宗  
故事可見  
若輩之感  
慨

老頭兒真  
會說話

却也是知  
足之言

可惜都老  
而將死了

事到如今  
你平不平  
要平也

世續看守皇陵，太保梁鼎芬、太傅陸潤庠、親王奕劻，皆得參與政事。一日，瑾太妃閒坐宮裏，與親王奕劻、攝政王載醇、談德宗載恬的故事。當時溥儀也在坐，瑾太妃談到慈禧太后訓政，德宗皇帝幽禁瀛台，不禁洒了幾點傷心淚。道：「宮殿依然，君王何在？果然主子若生在今日，那能將一國大權甘心讓給這個惡強盜？咧載醇聽說當時臉色一紅，正要回答，奕劻忙搶着說道：『這是潮流所趨，就是德宗皇帝在朝，也得要推位讓國的。』」

的臣想這內訌外侮，千瘡百孔的國家，實在也不容易主政。不如讓他們咱落得閃在一旁，拿四百萬元一年的養老費，快活幾年，再說。瑾太妃道：『我何嘗不打這個退算盤？咧想我朝列祖列宗得了這二百五十餘年的意外山河，如此下場，總算太平極了。況今上現在冲齡，我也想讓他研究些兒學問，真到大局平安之後，再迫他們還我河山。』

山文有康有為、梁鼎芬、勞乃宣、王闓運、宋育仁之輩，武有張勳、升允、鐵良、錫良、雷震春之流，興起王師，還怕不垂手而得麼？我心裏所不甘服者，今上讓位與國人，只要他未受過本朝榮祿的總算，是名正言順。如今讓位給這忘恩負義得勢爭權的袁世凱，心裏總有些兒不平。倘着他要稱皇稱帝，那還有咱們過的日子嗎？」

載醇說道：『我早已料』

却也說得  
不差

漸漸的逼  
來了

小孩兒你  
曉得什麼  
說得傷心  
慘目  
是怕有些  
兒燕不住

定他不是個好東西。當時若依我的主意，趁着今上卽位的時節，將他斬了，代德宗皇帝報讎。萬事皆消，那能教咱們受今天這口氣。咧說時，兩眼向奕劻，瞧着道：「你老人家要愛惜門生弟子，如今他可愛惜你麼？」奕劻被載醇說得閉口無言。溥儀聽他們說得不耐煩，便把兩條小眉毛一皺，道：「你們絮絮聒聒，總歡喜說些舊話。事兒做錯了，咱們將來再做也可以得的。咕呱咕呱有什麼說的呢？」瑾太妃見溥儀聽得厭煩，便掉過笑臉來，敷衍幼主。他三人正圍在溥儀左右說笑，只見清室太傅陸潤庠穿了一套半舊的袍褂，戴了一頂滾絨邊帽兒，並不十分端正，眼睛裏含着一包眼淚，慌慌張張跑進宮裏，倒身跪在溥儀面前，吁吁的只管喘氣。瑾太妃奕劻載醇三人，驟見陸潤庠這般形狀，就知道有什麼變故。三人都嚇得發怔，只有溥儀笑嘻嘻指着陸潤庠道：「這個老頭兒，他又發什麼瘋了？」陸潤庠連連的叩頭，半晌纔嗚嗚咽咽說道：「大事越發變得離奇了。想我朝聖祖烈宗手創這二百餘年的太平天下，被那個賊子任意蹂躪，荆棘銅駝，宮庭荒草，恐怕這一局殘棋不久都要同歸糞土了。瑾太妃一聽大駭，忙搶問道：「保全皇室乃是如今大總統所特許的，難道他說話靠不住嗎？」陸潤庠叩頭奏道：「臣不忍

想必是煙  
癮發了

這話却說  
得很俗

早有此意  
這算什麼  
稀奇

這句話說  
得真傷心  
真入妙  
怕不能聽  
你自由罷

看得明白  
可惜遲矣  
靠不住

沒有一個  
好東西

寒。聞。戰。醇。發。急。道。事。到。如。此。還。說。什。麼。忍。與。不。忍。大。事。要。緊。你。趕。快。起。來。直。說。了。罷。奕。  
助。嚇。得。臉。如。土。色。道。可。是。革。命。黨。又。要。北。伐。麼。溥。儀。也。發。急。道。你。們。真。是。多。事。如。今。北。  
伐。不。北。伐。與。咱。們。什。麼。相。干。陸。師。傅。你。真。討。厭。方。纔。太。妃。說。孫。猴。子。大。鬧。天。宮。說。得。怪。  
有。趣。的。被。你。來。糊。裏。糊。塗。鬧。了。一。陣。又。鬧。得。大。家。皺。起。眉。來。你。還。不。站。起。來。快。些。說。咧。  
陸。潤。庠。又。叩。了。兩。個。頭。便。站。起。身。來。說。道。現。在。袁。世。凱。他。居。然。想。自。己。稱。帝。了。說。着。那。  
兩。行。眼。淚。撲。簌。簌。落。得。如。串。珠。一。般。瑾。太。妃。聽。說。半。晌。纔。冷。冷。的。笑。道。這。乃。是。咱。們。慈。  
禧。太。皇。太。后。信。用。的。好。臣。子。我。早。已。算。定。他。要。打。這。個。主。意。了。溥。儀。笑。道。這。算。什。麼。稀。  
奇。事。兒。他。做。他。的。皇。帝。咱。做。咱。的。皇。帝。彼。此。不。相。擾。怕。些。什。麼。依。我。看。來。這。把。椅。子。還。  
是。讓。他。做。得。好。他。總。算。是。咱。們。先。朝。的。臣。子。無。論。如。何。總。不。能。欺。負。咱。們。的。倘。若。換。了。  
別。人。咱。們。還。不。知。要。怎。樣。受。罪。咧。瑾。太。妃。連。聲。歎。了。兩。口。氣。道。他。已。謀。篡。咱。們。的。江。山。  
竊。奪。咱。們。的。社。稷。那。裏。還。願。先。朝。君。臣。之。義。溥。儀。忙。說。道。他。真。要。欺。負。咱。們。康。有。爲。與。  
張。勳。兩。人。總。不。能。旁。觀。袖。手。的。奕。助。連。連。搖。頭。道。康。聖。人。他。果。真。忠。心。保。皇。麼。老。臣。看。  
他。恐。怕。是。借。着。保。皇。這。塊。招。牌。鋪。張。他。自。己。教。皇。的。勢。力。私。心。還。不。是。與。袁。世。凱。一。個。

補寫得妙

誰叫你們  
的貪小便宜

說得可憐

樣子不過各人變的戲法手段不同罷了。若說張勳雖然驍勇，但是他的野心，可怕未必真能做咱們的死奴。罷載醇道這些話，咱們莫慌去說他。轉向陸潤庠問道：可知袁世凱恢復帝制，對於咱們皇室有什麼舉動？咧陸潤庠道：聽說他已派孫寶琦、袁乃寬二人早晚來與世太保交涉。大約總沒有好事兒。瑾太妃接着道：怪不得呢。他還是這樣用心。喲前兩個月他曾派孫寶琦、執柯來與今上做媒說什麼。現在五族共和，滿漢都是一家了。民族主政，天子等於平民，意想將他的女公子配與今上。奕劻急問道：太妃答應他沒有？瑾太妃道：當時我曾與瑜太妃商量，想他身任大總統，總算得有兆民之望，尊榮也不亞於天子，就是結了這門親，也還說得過去。況且咱們現在勢孤力薄之際，今上又在沖齡，正好靠他照應。那曉得他有盜國的野心，咧載醇發急道：喲這中了他的美人計，噲還不趕快去辭婚呢。奕劻忙阻止道：這事那能做得到呀。咱們勢力比他強，他也不敢大着胆兒來說這胡話。如今咱們敵不過他，只好是他要怎樣就怎樣罷。瑾太妃道：還不止這一樁事呢。他說世界文明將來人要立身當國，必須求些兒實在學問，非閉關時代可比。要想做事，總得有世界的眼光，纔能夠誇雄稱霸。意

說的雖是好話可惜  
說在袁世凱嘴裏就  
靠不住

又來了一個

到此時下  
拜寫得分  
外傷心

寫得入妙

不見得罷

想勸主子遊學歐美就是三五十年或是終身遊學的經費他都可以擔負的溥儀不待瑾太妃說完忙搶着道這就是教我一輩子不回國了瑾太妃道我也曉得他用意不善已曾拒絕他了奕劻載醇陸潤庠同聲說道好……好……這件事兒萬不能答應他的這話剛纔說完只見世續氣忿忿的圓瞪着兩隻眼珠兒跑進宮來也顧不得向溥儀行那君臣大禮便連聲說道反了反了瑾太妃等看他這個樣兒聽他說了兩句沒頭沒尾的話各自又吃了一驚正待詢問他的所以只見世續向着溥儀說道陛下呀咱們承祖宗二百餘年的社稷就如此下場麼說罷倒身下拜大哭起來瑾太妃載醇溥儀陸潤庠等見世續伏地哀號好像他得着什麼亡家滅族的兇耗越發嚇得不知所措糊裏糊塗不由得也都跟着淌了一陣眼淚還是奕劻老成持重究竟事兒見得多些這時見大眾哭得一榻糊塗自己便收着眼淚道你們莫要哭罷無論什麼事兒沒有哭得好的轉問世續道你也不要傷心國運如此家運如此天生這個妖孽咱們勢力又敵他不過只好逆來順守好在今上英明只要咱們幾個老臣不死總有報仇雪憤的日子袁世凱現在的野心陸太傅業已奏聞了難道他還敢逼咱們出京城一

不客氣他  
就有這樣  
的心思

歷述數人  
身分各異  
態度各別  
然亦可見  
清室之無  
人

步。麼。世。續。又。哭。着。道。他。就。想。逼。迫。主。子。回。長。白。山。去。勦。奕。劼。一。聽。這。句。話。半。响。喘。不。出。一。口。氣。來。臉。上。都。泛。了。灰。白。色。璣。太。妃。究。竟。是。一。個。婦。女。況。且。生。性。忠。厚。又。沒。有。慈。禧。太。皇。太。后。的。英。敏。手。段。聽。說。別。人。要。攆。他。回。老。家。早。哭。得。似。淚。人。兒。一。般。那。裏。還。吐。得。出。半。個。字。來。溥。儀。英。明。不。過。爲。臣。子。照。例。稱。頌。的。老。調。兒。其。實。十。來。歲。的。小。孩。兒。剛。纔。丟。掉。了。竹。馬。戲。那。曉。得。什。麼。叫。做。亡。家。破。國。坐。在。那。張。龍。椅。上。假。意。攢。起。眉。頭。跟。着。大。衆。粧。愁。臉。若。問。他。的。心。坎。裏。還。糖。糕。糖。餅。鬧。個。不。清。再。說。奕。劼。陸。潤。庠。雖。是。兩。代。的。老。臣。忠。於。君。主。倒。底。上。了。幾。歲。年。紀。猝。聞。大。變。心。裏。反。急。得。沒。有。主。意。了。各。自。垂。着。腦。袋。瓜。兒。只。管。歎。氣。其。他。那。宮。裏。的。嬪。妃。殿。前。的。王。子。貝。勒。本。來。是。些。逐。浪。的。浮。萍。隨。着。人。貴。隨。着。人。賤。只。能。抱。定。一。個。飯。碗。就。是。心。滿。意。足。那。有。閒。心。顧。別。的。事。兒。殿。下。世。續。跪。着。拚。命。的。哀。號。殿。旁。載。醇。也。坐。着。垂。頭。不。語。大。衆。形。像。都。有。些。忘。魂。失。魄。的。樣。兒。許。久。載。醇。纔。向。世。續。道。你。站。起。來。說。罷。到。底。他。因。什。麼。事。兒。要。攆。咱。們。回。去。呢。說。着。璣。太。妃。也。從。後。宮。走。出。來。見。大。衆。這。般。慌。張。忙。問。原。故。璣。太。妃。便。將。陸。潤。庠。世。續。進。宮。的。事。兒。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璣。太。妃。也。氣。得。目。瞪。口。呆。不。知。說。什。麼。纔。好。載。醇。忙。接。着。道。他。

若有原因  
就不謂之  
橫行了

如此親切  
不親切也  
罷這是要  
急問的

說得真好  
聽

這乃是這  
魂使者

就是。要。咱。們。的。命。也。得。說。出。一。個。原。因。咱。們。不。必。慌。張。還。是。聽。世。師。傅。說。罷。這。時。世。續。也。站。起。來。吁。吁。喘。了。兩。口。氣。道。前。晚。總。在。十。一。點。鐘。時。候。那。老。賊。傅。臣。進。府。特。詢。皇。上。兩。太。妃。的。聖。躬。並。殷。殷。念。及。皇。上。說。現。在。已。與。皇。上。結。親。從。此。滿。漢。是。一。家。彼。與。皇。上。分。外。的。親。切。了。直。談。到。一。點。半。鐘。後。來。還。提。到。皇。室。經。費。瑾。瑜。兩。太。妃。聽。到。這。話。忙。搶。着。問。道。皇。室。經。費。便。怎。麼。樣。咧。說。罷。大。眾。都。睜。圓。兩。隻。眼。珠。兒。急。待。下。文。世。續。接。奏。道。他。說。皇。室。經。費。當。初。因。國。家。財。政。困。難。定。得。也。狠。微。細。也。後。若。不。敷。用。的。時。節。儘。管。向。他。去。通。融。載。醇。道。他。不。取。銷。咱。們。的。就。算。是。千。幸。萬。幸。那。敢。還。指。望。他。的。意。外。補。助。世。續。道。臣。也。狠。疑。猜。他。有。什。麼。用。意。共。和。以。來。他。並。沒。有。一。次。好。顏。色。待。咱。們。主。子。如。今。巧。言。令。色。來。周。旋。一。定。是。居。心。叵。測。次。晨。臣。未。及。進。宮。孫。寶。琦。已。奉。命。來。臣。寓。說。總。統。爲。兩。太。妃。籌。宮。費。一。百。萬。元。要。求。太。妃。將。御。璽。獻。出。將。來。他。改。正。朔。之。後。還。求。主。子。自。廢。帝。號。瑾。瑜。兩。太。妃。不。待。世。續。奏。畢。同。把。御。案。一。拍。道。這。個。狠。心。狗。子。我。朝。什。麼。事。兒。虧。負。他。居。然。敢。用。金。錢。來。挾。制。別。看。咱。們。都。是。個。婦。女。這。一。百。萬。元。夠。咱。們。什。麼。頑。意。他。能。不。顧。祖。宗。不。顧。子。孫。的。橫。行。霸。道。還。逼。着。咱。們。賣。祖。宗。傳。家。的。國。寶。麼。你。快。些。對。

做不到也  
要你做到

又是一個  
催命鬼

居然感挾  
來了  
又出來一  
對吃飯的

說得利害  
只怕不能  
實行

他去說要命。咱們就送給他。要御璽是萬萬做不到的。說着。一把眼淚。一把鼻涕。連連淌下。世續忙奏道。臣也知事。干聖怒。不敢奏聞。當時就嚴辭拒絕。誰知莫過兩天。袁乃寬又奉命來了。說他們主子恩賜太妃的宮費。乃是什麼開國的特典。太妃不可不受。御璽乃傳國之器。太妃不可不獻。日後我皇上入贅東宮。帝號不可不廢。國體變更。帝制恢復。宮殿不可不讓。這四件要求。囑臣奏聞皇上。倘能早日解決。他追念先皇厚恩。准保全皇室。無恙。否則就有些……這句話還未說完。殿旁怒惱了洵濤。兩貝勒也顧不得天子當前。同把脚跟一躲。大聲罵道。什麼鼈羔子。兔崽子。他也想盜國篡位麼。咱們主子還沒討他的女兒。他就學曹操。李良實行逼宮的政策。教他把夢做醒些。慢說革命黨不讓他享受。就是咱們家裏也不盡無人。他真逼人太甚。咱就跑回內蒙古。聯絡四十八家鐵帽子王。整旅入關。開得一個五族大決裂。管教誰也享受不成。奕劻忙呵住道。年經小孩子。莫要順嘴胡說。這個年頭。誰不想自己稱老。大那有人肯做吳三桂。咧。況且蒙古遠在數千里之外。主子今身陷重圍。就是即刻興勤王之師。遠水也難救近火。設若畫蛇添足。轉眼就玉石俱焚。你怕那個狗子。他做不出來嗎。溥儀一聽。

可憐乃是  
到阿斗之  
化身  
只好換一  
刻是一刻

這亦是無  
可如何之  
舉

怕你要不  
長久了

哭也無用  
了

嚇得嘴巴裏打哆嗦道。一塊小圖章有什麼要緊。咱們就送給他罷。戰醇道。這是送不  
得的。薄儀道。若不給他。他要咱們的命。又怎麼樣呢。說得大衆面面相覷。一時都回答  
不出來。瑜太妃道。現在沒有別法。他還得派人來的那時。咱們再開皇室大會。商量辦  
法。罷奕劻。只把腦袋爪兒直搖道。事已如此。早遲都要讓他。就開千次萬次大會也搪  
塞不住的。陸潤庠道。順手捧獻與人。問心總有些不忍。苟延殘喘。只好借此給自己寬  
心了。說着。大衆又嗚嗚咽咽。哭了一場。羣臣接續叩辭出宮。奕劻回到私邸。心裏  
老大的不自在。他的那些福晉格格貝子貝勒。見他從宮裏回來。各自都扮出笑臉兒。  
迎上前來。叩安。這也是旗人愛用的排調兒。慶邸常年規矩。奕劻無論經什麼大事。回  
邸的時節。一見大衆迎上來。叩安。他總得還一個笑臉兒。這番大異平常。見他的妻孥  
子媳等。迎接出來。連眼角風兒也不溜。一溜氣沖沖。直向他的臥室裏去了。大衆見他  
這般形狀。各自都吃了一驚。捏手捏腳的。隨在奕劻身後。跟到臥室門首。皆不敢跨那  
一道門。門兒奕劻。三步兩步。鼓冬向臥榻上一倒。半晌纔聽見歎了一口長氣。接着嗚  
嗚咽咽。好像有些兒哭聲。振貝子這時。忍耐不住。一步就要跨進房去。大衆忙低聲攔

客氣客氣

大約與鬼將近了  
大調少的口應畢竟  
是加倍糊塗些  
曉得做官發財的人  
怎能夠曉得做家亡  
國的慘狀

痛心極了

阻道你急嗎。聽老爺子說些什麼。咱們也好去勸他的。振貝子只得忍住。又聽奕劻倒在榻上。哭着說道。這個小子居然敢如此喪心。先皇帝總算老臣對不住你了。大衆聽着。越發不懂得。振貝子不由分說。兩手向後一揮。跨進房去。大衆也就跟着進房。奕劻見振貝子與他的妻孥子媳。擁進房來。便把腦袋昂起。說道。好你們來得好。愛我也算不得人了。大衆便擁至榻前。振貝子聽說眼眶兒一紅。忙咬住牙。說道。你老人家總得把心兒放寬些。現在的年頭。就掌着大權。事兒也狠不易辦的。尋錢要人。使咱們這個家道。還怕過不去麼。奕劻一聽這番話。便把兩眼圓睜。狠狠的望着他兒子。道。蠢小子。你只曉得做官發財。亡國破家。你可曉得麼。愛我總算白養你們一場。十年後。我看你們還不如討飯的叫化子。咧說着。哇噫一聲。吐出來一口鮮血。頓時昏暈過去。嚇得大衆團團把臥榻圍住。各自含住兩眼淚珠兒。只顧喊叫老爺子。一時人參湯燕窩汁。接續灌去。好容易纔將奕劻灌醒過來。大衆見他蘇醒了。誰也不敢大胆勸他。恐怕又如振貝子把個老頭兒勸昏過去。越發招架不住了。奕劻閉着眼睛。養息了片刻。便睜開兩眼。向大衆一望。又把手兒一揮。道。你們都給我滾出去。盡是些不可與言的東西。大

固一時之  
雄而今安  
在哉

想是要分  
手了

人須到此  
方明白可  
惜遲了悔  
之晚矣  
也得要准  
備些

傷心之言

這也是至  
情至理

可憐可憐

衆都不敢抗命。便陸續退出房外。從此老病纏身。日重一日。就是他的妻孥子媳。朝夕在病榻左右。除傳奉湯藥之外。不敢進勸半言。奕劻終日閉着眼睛。也不與他們說話。中西名醫。皆百醫罔效。一日奕劻的精神。似覺比尋常大好。午後飲了兩匙銀耳。天近黃昏。便傳齊閣家大小。到他的榻前。笑嘻嘻向着大眾道。我快好了。你們也得打點主意。纔是振貝子已明白老爺子說的是斷頭話。便忙攔阻道。你老人家精神纔好些。養一養神罷。奕劻便把兩眼一瞪道。我就壞在你手裏。你曉得什麼。振貝子嚇得再也不敢作聲。奕劻接着喘了兩口氣道。貴族招牌。你們早些收起來。罷帝制。恢復那狗子。心很深。比不得共和政體。這京城裏。將來你們是沒有站腳地步的。說着舉起手來。指榻側一張鐵櫃道。我一生的心血。都在這櫃兒裏面。我若去後。你們趕快拿着逃往外國去罷。日後沒說中國官沒有你們做的。就是殘羹剩飯……說到這裏。又喘了兩口氣道。也沒有你們討的了。轉又向振貝子道。楊翠喜那樣的妖孽。你再也不可去纏他。要曉得日後沒有我這個老子給你搪風抵浪了。振貝子哭着答道。兒子再也不敢荒唐。但是你老這病根。究竟因何事而起。也得使兒等明白明白。倘若天降大禍。兒等

此老實在  
明白

瘳慘得哭  
也哭不出  
來

寫將死的  
人病入神  
入妙

預伏下文

也好給你老報仇吐氣。奕劻把腦袋搖了兩搖道：你們懂得什麼？日後安命保家，就算孝順我了。那配說報仇吐氣呀？說時又把右手慢慢的擡了兩擡道：你把筆墨紙硯取來。大衆忙遵命捧上。奕劻掙扎了兩次，纔斜着身子，左手托着腮，右手拈起一支羊毫筆。大衆都圍在左右，扶着他。奕劻這時右手抖個不住，兩眼飛紅，好像想痛哭的樣兒，却是沒有一點眼淚。勉強寫了數行，便把筆一扔，反身兒倒臥榻上。額角上汗珠兒直似葇荳，大小低低喘着道：你……你們把這個字兒送進宮裏去罷。說得聲息如縷，又閉着眼睛靜養了片刻，忽笑嘻嘻的睜開眼睛，覷定帳頂道：噫，萬歲來了！你們快些接駕。說着便要掙扎起來，被大衆扶住，又倒躺下。復向大衆道：你們還不接駕麼？大衆被他逼得無奈，只得倒身伏地，共呼接駕。奕劻又呵呵笑了兩聲道：鳳石、陸師傅，我是先走一步，你趕快來罷。說畢，只見白眼一翻，兩條蘆櫓細的腿兒一伸，小肚兒一挺，白鼻涕扯了出來，喉嚨管裏打了兩個噎魂靈兒，就飛上九天去了。三代老臣不忍目覩，宮殿凌夷，撒手而去。總算他是一個識時之鬼。大衆便匍匐榻前，呼天搶地。一面派人賚呈奕劻的遺言，往宮裏去。一面舉行那喪儀照例的文章。這不待記者贅述了。正是

失敗王妃幽鐵籠 傷時臣子泣銅駝

評

俗諺云好男不與女鬪好雞不與狗鬪袁世凱因小小一顆傳國璽迭遣專使威逼清室瑾瑜兩太妃其伎倆之小極矣脫是創世之大丈夫必不因錢錢一顆小印費若許之手腕也或謂袁世凱胆大臉厚余由此舉觀之則謂袁氏臉雖厚而胆却不大何故若其胆大臉厚也謀奪者是疆土竊取者是榮利何必在一顆小圖章上費唇舌因一顆小圖章而威迫寡婦孤兒真無半文錢之價值

世續痛哭進宮上自瑾瑜兩太妃下至王子貝勒以及宮裏嬪妃未有一人說話可以驚人者足見敗家之氣終屬衰薄要知若有一人可能語出驚人者何至受袁氏若是之欺凌而啞然默受哉斯清室之不幸迺袁世凱之幸也

十年以前奕劻之聲勢直不啻當道帝主赫赫威名雄振海內以臨終病榻數言較之幾隔霄壤可見人生之權勢曇花泡影不過一俄頃耳轉眼皆空咸如夢境惜乎人總喚不醒來

又是一道  
催命符

不到傷心  
極處說不  
出這兩句  
話來  
不自在的  
日子還在  
轉頭呢

或謂以巍巍赫赫之慶親王到死亦若是哀情可見富貴不能保人一生要知若輩王侯富貴不遜於天子若不於臨死時使其洒幾點傷心淚做小百姓者分外不值矣。

### 第五十六回 逼皇宮哭死陸潤庠 獻朝服樂煞袁世凱

話說瑾瑜兩太妃與載醇溥儀世續等聽說袁世凱要奪璽逼宮嚇得人人都攢着眉頭躲在宮裏三天一大會兩天一小會長吁短嘆始終沒想出一個搪塞的法子不多幾日忽見外監呈進一柬溥儀命世續拆開在御前朗誦了一遍只把瑾瑜兩太妃釀醇等聽得心似刀刺的一般那幾副眼淚禁不住撲簌簌下來瑾太妃便命世續下殿傳查書人詢奕劻臨終的景況那查書人一一稟過世續復又進殿奏聞瑜太妃道他死得也好……他死得也乾淨溥儀將兩條小眉毛一皺道你們就愛地方的胡想鬧得人心裏怪不自在的他死了咱們賞他一副陀羅經貝給他兩萬銀子辦喪費待我將來復位之後再追封他一個大大的諡號還不對得過他麼若說咱們的事就是他

空生夢想  
這句話說  
得很聰明

不。死。也。想。不。出。什。麼。好。法。兒。咱。們。也。只。好。混。一。天。是。一。天。罷。瑾。太。妃。慢。慢。的。說。道。陛。下。聖。明。臨。事。曠。達。但。是。奕。劻。身。後。尙。有。陛。下。頒。賜。榮。典。不。知。……說。道。這。個。知。字。眼。淚。如。洒。水。一。般。喉。嚨。管。兒。裏。好。像。有。一。塊。鐵。丸。子。攔。住。再。也。接。說。不。出。來。戴。醇。聽。道。這。裏。也。明。白。瑾。太。妃。的。心。事。不。忍。聽。他。接。說。下。去。忙。截。住。瑾。太。妃。的。話。兒。道。咱。們。就。遵。皇。上。的。聖。命。傳。賞。罷。當。即。命。世。續。領。旨。下。殿。接。住。不。提。再。說。袁。乃。寬。因。爲。清。室。遷。讓。宮。殿。的。事。連。日。與。世。續。交。涉。了。幾。次。世。續。總。是。唯。唯。諾。諾。的。敷衍。始。終。未。說。出。一。句。決。斷。的。話。兒。袁。乃。寬。却。也。不。敢。十。分。挾。制。世。續。這。也。是。他。老。於。仕。宦。抱。定。八。方。不。得。罪。人。的。油。滑。政。策。與。世。續。從。長。計。議。誰。知。悶。壞。了。急。煞。鬼。的。袁。世。凱。早。已。顛。起。來。脚。後。跟。將。蝦。蟆。頸。子。昂。起。天。天。盼。望。他。的。對。頭。女。婿。搬。家。恨。不。得。一。步。就。跨。上。金。鑾。殿。於。是。三。天。傳。袁。乃。寬。詰。問。清。室。遷。居。的。日。期。兩。天。傳。袁。乃。寬。詰。問。修。理。宮。殿。的。成。績。袁。乃。寬。被。他。問。得。無。言。回。奏。便。將。迭。次。與。世。續。交。涉。的。事。兒。從。頭。至。尾。說。了。一。番。袁。世。凱。一。聽。這。番。話。臉。色。頓。時。沉。下。來。道。他。這。全。用。的。是。緩。兵。之。計。你。就。不。能。拿。我。的。威。力。去。挾。制。他。麼。袁。乃。寬。便。低。着。腦。袋。奏。道。臣。想。宣。統。皇。帝。乃。是。主。子。的。嬌。客。怎。敢。拿。威。力。去。驚。動。他。袁。世。凱。便。把。

毒人之靈  
窮人之宮  
還說看人  
祖宗誠大  
子者誠大  
怪者誠大  
爲漢族也  
仇雖然也  
一句好話  
但出好話  
世凱口好  
明不若好  
聽此所願  
本此所願  
先人也  
儼然要做  
魏武帝

聽着一  
個字就頭  
疼

桌兒一拍道。什麼嬌客不嬌客。這等大事。就是太上皇。我也不讓他一步。大英雄做事。拿不出三分辣手段。怎能掌得住天下大柄。你老實向他說。我所以降一格與他結親。就是看他祖宗面子。叫他讓宮獻璽。可以保全他全家性命。否則我就要報二百六十年前朱氏之仇。管教他們死無噍類。你快去。向世伯軒說。教他們放明白些。生死皆掌在我的手。心裏還使些什麼勁兒。袁乃寬連連的稱是那額角上汗珠兒好像鍋蓋上的水蒸汽。源源滾了出來。剛要起身退出。袁世凱又說道。太廟也叫他快些讓出來。倘若世猷他們從家裏回來。就得要奉譜入廟的第一是宮殿。最要緊催他們搬到南海子裏去。世續他再若敷衍。就說我要派江朝宗圍宮了。袁乃寬又應了幾個是字。慢慢兒退下堂來。耳朵裏隱隱還聽着袁世凱說道。太不開通。太不開通。這日世續正在自己的寓所。清理皇室用費。忽見門丁進堂稟道。袁……大人兩字還沒說出來。世續便舉起手來。攙着腦袋瓜兒道。曉得曉得。說時攢起一雙眉頭。將些賬簿兒檢起。嘆了一口氣道。請罷。門丁退出去。世續接着就迎下堂來。與袁乃寬行罷相見禮。二人登堂入座。這次袁乃寬臉上的顏色。却不似前番和藹。豎起兩條掃帚眉。睜開兩隻馬鈴眼。鼓

突然而來  
其勢頗惡直似兩國  
交鋒  
骨頭裏很有  
骨頭  
軟得妙  
來丁  
醉兒壓下  
威風擺得  
真醜

。着。一。張。水。瓢。嘴。巴。彷彿。肚。皮。裏。早。已。懷。着。一。股。憤。氣。而。來。世。續。也。明。白。他。的。來。意。不。善。  
。了。便。撐。着。笑。臉。兒。陪。坐。在。一。旁。侍。從。獻。茶。已。畢。袁。乃。寬。劈。頭。就。問。世。續。道。讓。宮。的。事。兒。  
。究。竟。可。有。定。期。麼。世。續。忙。笑。着。回。答。道。正。與。太。妃。商。量。大。事。決。定。自。然。要。回。報。的。袁。乃。  
。寬。冷。笑。了。兩。聲。道。伯。軒。師。傅。你。也。是。做。官。多。年。難。道。就。不。曉。得。咱。們。做。官。的。難。處。麼。世。  
。續。連。連。的。笑。道。兄。弟。也。很。知。道。足。下。的。苦。心。但。是。兩。太。妃。每。興。故。國。之。思。皇。上。現。在。冲。  
。齡。又。不。能。自。己。主。政。兄。弟。迭。次。進。宮。奏。聞。此。事。兩。太。妃。就。痛。哭。流。涕。反。惹。出。許。多。荆。棘。  
。銅。駝。之。感。袁。乃。寬。不。待。世。續。說。完。便。忙。截。住。道。那。是。你。們。家。裏。的。事。與。咱。們。主。子。什。麼。  
。相。干。咧。世。續。接。着。道。話。雖。說。得。不。錯。但。是。爲。人。臣。的。身。受。皇。上。重。恩。究。竟。不。忍。心。逼。着。  
。自。己。主。子。讓。給。別。人。罷。袁。乃。寬。忙。道。利。害。關。頭。爲。大。臣。的。也。得。要。直。諫。君。上。如。是。下。道。  
。般。說。大。約。已。打。定。主。意。不。遷。讓。的。世。續。忙。陪。笑。道。這。却。不。敢。凡。事。總。得。從。長。計。議。我。皇。  
。上。今。已。與。大。總。統。結。了。通。家。之。好。大。約。將。來。沒。有。不。可。商。量。的。袁。乃。寬。發。急。道。什。麼。大。  
。約。什。麼。將。來。什。麼。從。長。從。短。咱。們。一。刀。兩。斷。說。句。痛。快。話。罷。限。你。三。天。好。歹。給。我。一。個。  
。回。信。你。也。曉。得。我。主。子。在。小。站。練。兵。幾。十。年。脾。氣。是。不。好。惹。的。慢。說。別。人。的。勢。力。就。把。

畢竟世  
比袁乃寬  
高些

利害

真會粧  
愁

軟而有骨  
不是閒談

罵得痛快

恭維得心  
痛

江朝宗調來也能將這件事兒平得下世續聽了這番話氣得白眼直翻狠想要翻下臉來與他爭辯轉又想了一想暗自忖道做主人的若不存強盜心做奴僕的決不敢向人瞪眼似這等狐駕虎威臭小子就把他剝成肉醬也算不了什麼威風何必圖一時嘴巴上爽快誤了主子的大事咧便將一和氣咽住仍是笑向袁乃寬道袁大人你可記得頭品頂戴雙眼花翎當候補道時候麼袁乃寬登時臉色一紅轉又沉下臉色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識時務者爲俊傑我只曉得奉君命與足下交涉讓宮的事何必提已往的閒話呢世續笑道足下不必多心兄弟也知道自己的頭腦太舊每遇一件事兒只要自己親歷一遭終身都忘記不了想足下之心也與兄弟相同故而問一句兄弟又想一個人的腦力大約至蠢鈍的纔能夠守舊稍爲靈敏些兒他頭腦裏吸收的新知識發生的新思想必將些舊頑意兒銷磨盡了如大總統這時的腦力想必太靈敏了不然他三世受清室的厚恩怎麼一掃乾淨反用種種手段來逼迫寡婦孤兒咧袁乃寬被他說得臉上紅一陣白一陣正待要回答他世續又說道袁大人你將來也是皇族這樣的滋味恐怕日後也要嚐一嚐的噯細想起來真是沒有趣味

教訓得當

還算你的  
臉皮厚否  
則將攢入  
地縫了說得也真  
可憐足見  
做官的畢  
竟沒有骨  
頭  
此一時也  
彼一時也  
很壞小上  
墳的劉祿

咱們同是給別人做事辦得好乃是別人享受咱們不過叨些兒咳唾之餘的潤澤少不合意鼎鑊相加倘若事敗還要跟着受閑氣這不是自尋苦惱麼何必給別人乾淨咧說時兩眼狠狠覷定了袁乃寬這時袁乃寬心坎裏被他說得又酸又痛把渾身威風已鬧得筋疲力倦了半晌纔轉過笑臉兒說道伯軒師傅你說的話兒兄弟何常不明白咧咱們都是抬着一個木頭人兒唱大戲落得眼前熱鬧罷了你想咱們綠呢大轎坐慣的禁不得風受不得雨誰能再做別樣事兒若不出來鬼混混一家老小又吃渴些什麼一言揭破了說罷若不被那些沒志氣的親戚無事業的兒孫拖住了腿咱們何必跪在別人面前做矮子什麼君禮臣忠我何嘗不看透是一個騙人的圈套呀我又何嘗被他套住了不過吃了他一碗受罪飯就得要受他的指揮這也是咱們做臣子不得已的苦衷伯軒師傅你也可以見諒的平心而論何嘗不是我主操之過激況且兄弟也曾受過清廷的雨露問心那忍說讓宮獻璽的事咧這皆是君命不能自由之故說着又將袁世凱囑咐的話兒細述了一遍接着把肩頭聳了兩聳眼皮兒擠攢了兩下擻起幾根老鼠鬍子笑嘻嘻說道做官人的得失關頭就是生死關頭如今

可憐

進門的威風到那裏去了

還是臉厚的利害

袁乃寬如此辦外交怎怪不隨心所欲咧

談淡一言說得傷心入骨

臭架子少擺些罷

主子是派我修理宮殿的。只求太妃允許。遷讓宮殿。就是栽培兄弟了。那讓太廟。獻御靈廢帝號等事。都不與我相干。我也決不多事的。說得周身骨節抖擻不已。好像搖尾乞憐的樣兒。世續見他這般形狀。鬧得氣又不是笑。又不是。也不知使什麼話兒。回答他許久。纔說道。袁大人的官兒。真算做化了。既是如此。准三天之後。回報大人。罷。袁乃寬聽說。忙站起身兒。連連打躬道。總求太傅格外成全。兄弟狼曉得好歹的說。畢。飲了一口送客茶。告辭去了。世續送袁乃寬去後。也顧不得清理賬目。暗自忖道。這件事兒。恐怕不能再延長久了一面。想着。一面吩咐伺候。進宮。接說。世續剛進宮門。又見養心殿左右。排列着許多宗室。殿之中央。瑾瑜兩太妃。擁着溥儀。坐在龍椅上。載醇帶領溥洵兩貝勒。站立御座左旁。都是淚眼愁眉。好像早知世續要奏請讓宮事的。世續跨上殿去。向溥儀行過。君臣大禮。溥儀忙向世續道。世師傅。又死掉一個了。世續聽說。大吃一驚。不知道誰又死去。正待請示。載醇從旁說道。陸潤庠。他一生忠直。任怨任勞。今因國事疚心。卒以身殉。論他的苦心。理應特頒嘉獎。溥儀道。傳旨與奕劻。一樣的頒卹。就是了。載醇忙謝恩道。這是皇上聖明。世續這纔明白。陸潤庠也死了。原來陸潤庠。自那

惟其是陸  
潤庠纔作  
如是想寫  
得真妙

了結前回  
伏線

日御前會議之後。懷着一肚皮懊惱回寓。他那頭腦裏面。就印出什麼慈禧太后。隆裕皇后。德宗皇帝的影兒。轉又想到他鄉試會試。朝考的景況。入泮中舉。點進士。中狀元。直到太學士的味兒。心坎裏好像刀戳的一般。嗚嗚咽咽直哭了一個通宵。家族間若探問他的心事。他總是搖着腦袋。瓜兒念道。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有時睡在夢寐之中。還念着這兩句哭醒來。這也是他尋常做那雪臆。螢案的死工夫。把聖諭。廣訓。皇朝經世文編。讀得太熟。於是將君臣兩個字。看得太真。此是他一片愚忠。亦是書獃子。最容易沾染的毛病。比較那朝秦暮楚的兩頭蛇。只顧攪熱鬧場中。尋快樂的臭小子。却好得多了。閒話休提。再說陸潤庠。起初哭時。不過背着人面。獨自躲在私室裏。嗚嗚而泣。日後慟不能已。簡直變成了一個賈長沙。見人也哭。背人也哭。端着飯碗也哭。捧着茶盅也哭。甚至一舉一動。都拿着手絹兒。拭眼淚。七十多歲的老頭兒。那載得住這般煩惱。由此漸漸因哭而病。因病生魔。跟着慶親王奕劻去了。瑾瑜兩太妃得了這個凶耗。正在養心殿。與載醇。溥儀。洵。濤。貝勒。各宗室等。哀悼老臣。恰好世續進宮。奏聞那讓宮的事。直待溥儀。傳罷恩卹。陸潤庠的特旨。世續纔站起身來。奏聞袁世凱。要威逼讓宮。

這句話聽  
得有方

你說他不  
能緩罷

巾幗男兒  
這兩句話  
可爲袁氏  
前車之鑒

總有今日  
的  
事到頭來  
後悔遲後  
來者當自  
警自戒  
這也是無  
可奈何

溥儀便發急道：「他真鬧得人不耐煩。太妃早說過了，從長計議。那能這般性急鬧糟了。咱們都死在這宮裏，看他有什麼法兒。世續忙跪下叩頭道：「陛下宗祀攸重，一髮千鈞，爲祖宗保身的事，大臣以爲遷讓宮殿乃是一時權變，來日非還還怕沒有恢復的時日。麼璩太妃道：「世師傅說得狠，是但這御璽萬不能送給他的。世續道：「此事可以緩商。當此萬急之際，只好敷衍一件事兒。是一事兒奏罷大哭起來。瑾太妃反冷笑了兩聲道：「這事兒鬧得這步田地，還有什麼哭的。咧這也是咱們祖宗奪人的事業，子孫應當受人這口氣的。但是宮殿讓咱們遷到南海子裏去，倘若他再威逼咱們讓太廟那祖宗神位，又向那處供奉，咧載醇忙道：「自己生命都不保，那能保得住死去的祖宗。譬如亡國之後，天子蒙塵，那聖祖烈宗的牌兒委棄在冀坑土壤裏，誰還顧得瞻名器，既失禮儀，就說不得了。他今待咱們這個樣兒，將來總有別人待他的時候。論理咱們皇室之中，總算享盡天下的幸福，如這般又酸又苦的味兒，也得嚐一嚐，纔曉得民間的苦惱。咧話兒咱們也不必多說，就請皇上聖斷罷。溥儀這時將嘴巴一撇道：「你們都情願讓他，我有什麼不情願。咧於是清室裏將遷讓宮的議案，勉強通過了。那些遷移的手

得一進步  
則貪狼所  
若派你總  
長財政何

有此君纔  
有此臣配  
得却很對

和事老讀  
之可頭疼  
心跳否

續自然都是總管大臣擔任。不待記者贅述。世續當即出宮。就去一一的準備。事隔三日。袁乃寬果然又來探訊。世續便把溥儀的聖意轉達了一遍。一時樂得袁乃寬眉飛色舞。抓耳撓腮。連聲道謝的去了。他那裏顧得回寓休息。一口氣奔到總統府。當即轉奏袁世凱。袁世凱聽了這番話。微微行腦袋點了兩點。道：「總算他們狼明白時務的廢帝號的事兒。少緩幾日。不怕他不自請廢除。倒是那一顆御璽。與遷讓太廟的事。也得要早些辦妥。就請你一手去辦罷。」袁乃寬聽說又要派他做事。使不禁的一怔。暗自忖道：「偏偏這些兒困難事兒。都派在我的頭上。心裏想着無意間。那兩條眉頭皺了。兩皺。袁世凱本是最會粧神做鬼的。今見袁乃寬皺了兩皺。眉頭心裏也就明白了。便淡淡的笑問袁乃寬道：「難道他還不情願獻御璽讓太廟麼？」袁乃寬却也是一個刁攢古怪鬼。靈精寒毛。孔兒都透明透亮的。一聽袁世凱的話兒。也就明白。赶快掉轉笑臉。俯首奏道：「臣並沒聽見。清室有不願的話兒。只聽世續說從長計議。總有調和辦法。袁世凱不待袁乃寬說畢。便睜圓了眼珠兒。怒道：「這個小老兒。他又耍實行敷衍政策麼？一萬椿事兒。可以調和。這爭奪國權的事。也能調和嗎？總是說從長計議。想在兩方面做。」

說得針針  
見血不怪  
帝要做大皇

果真確死  
倒少了一  
個禍害  
又是一塊  
米湯

你本是過  
來人自然  
深悉其弊

好人你向他說教他自己明白些。我却不是好騙的。說得袁乃寬再也不敢作聲。袁世凱轉又說道。我看你也是狠厭煩的人。人辦事都想取巧。我那有許多宮殿修造。咧說時。兩眼覷定。袁乃寬袁乃寬。這時好像一盆冰水當頭潑了下來。鬧得周身瑟瑟作戰。臉兒一紅。便撲通跪在袁世凱膝下。連連碰頭道。臣該萬死。臣怎敢造等欺君誣主。主子待臣的厚恩。臣午夜捫心常思粉身碎骨都難報那敢想到取巧兩字。咧主子若不見信。臣只有殲死在階前。表白自己的心跡。說罷將腦袋瓜兒一偏。直向那石柱上碰去。袁世凱見他這般形狀。忙一把抓住了袁乃寬的領口。滿臉堆下笑來。道。我的乖乖。好姪兒。好寶貝。誰來疑猜你有變心。咧我不過看現在做臣子的。躲在他主子腳跟下。大半都是看風頭使舵兒。經不起一兩個浪頭。便縮着腦袋。再也不敢進行。還有那神經過敏的人。掉過槍頭打自己的也狠不少。我因眼見得狠多。故對你開一個頑笑。誰真疑猜你的。要曉得我除却君臣之情。不說還有叔姪之情。我疑猜一萬個人。總疑猜不到你身上。好姪兒。你安心辦事罷。袁乃寬聽他說畢。暗自忖道。他真比我還利害。哄嚇詐騙。件件精通。怪不得他能做大皇帝。我就沒有這本領。咧轉又想道。事既辦到。

不怕你不  
撥他圈套

又是獻的  
什麼寶

皇帝的龍  
袍好不好看  
也是好看

觀禮奉進 第六卷

八四

如此只得任勞任怨向前去攬罷。想定又連連磕了幾個頭道：「臣該萬死……臣該萬死。袁世凱便把手兒一揮道：「住了罷。這裏也不是金鑾殿，你何必鬧這些虛套兒？你還不站起身來，被老二瞧見，他又要笑你了。」袁乃寬忙站起身來，復行歸坐。叔姪二人密議那些修理宮殿款待國民代表等事，商議妥貼。袁乃寬正將叩辭，只見那居仁堂下恭身走上來四人。袁世凱這時也掉眼一看，原來是朱啓鈴、阮忠樞、楊士琦、夏壽田四人。那朱啓鈴雙手捧個五彩織錦硃緞的盒兒，四人走上堂階，並立作一字長蛇陣。朱啓鈴與楊士琦二人端立中央，阮忠樞、夏壽田二人分立左右。袁乃寬這時讓過一旁。袁世凱也就擺出那君王架子，高立在堂上。朱啓鈴雙手捧起那個紅匣兒，高舉過頂兩旁的侍衛，轉接過來，獻給袁世凱。他四人復又行了君臣大禮。連連都叩了三個頭。當那叩頭的時節，嘴巴裏還咕嚕咕嚕的呼着什麼恭賀萬歲大禮行畢，各自排列左右。袁世凱又讓朱啓鈴、袁乃寬等五人入座。袁世凱便將那紅緞盒兒拆開，一眼看去，只見錦色爛斑，光彩奪目。笑向朱啓鈴道：「怎麼織得這般好看？你真能夠辦事。」朱啓鈴忙奏道：「這不過是一件樣子，特地獻呈請聖意，斟酌修葺的。」袁世凱笑道：「就是這件樣

兒已精緻得很。還要修改什麼。說時將那一件未織成就的滾龍袍向身上一披。搖搖擺擺走了幾步。又大笑了一陣。正是。

失國君臣讓玉闕。亂時帝子試龍袍。

評

陸潤庠從奕劻以死。同是盡忠於清室。而其死。况則不同。奕劻的心理。多是慨歎懺悔之感。而陸狀頭則一味歎哭。且溯想入泮。中舉得進士。點元。獲大學士等。滋味發此癡感。其癡不可及也。雖然書生如此。總算不失其真面目也。

天地間之動物。凡有知覺者。無論其如何大奸大惡。總有一點良心。不過為善者以良心用事。為惡者不以良心用事耳。為善為惡。只在一俄頃間。然亦有所憑藉。其良心為之被動也。如袁乃寬。初奉袁世凱之命。來勢汹汹。若似與清室有不共戴天之仇者。迨世續三言兩語。搗破葫蘆。渠則易其呵叱之威。顏轉而婉言乞告。何嘗不是良心發現也。渠之所以不以良心用事者。蓋為袁世凱榮祿所惑。不得不昧良以趨進也。總而言之。何嘗不是官字害人。

清室讓宮獻璽等事若吾國民迫之乃當然之舉而袁世凱迫之則不當袁世凱因國民而如是也亦是當然之舉袁世凱因個人而如是則尤不當天下事惟有公理可以服人即是之故

第五十七回 撞木鐘參政敲竹槓 打飯碗代表弔夜壺

黃袍加身  
比較趙玄  
厚還要臉

恐怕還有  
哭的日子  
呢

話說袁世凱將那件未織成就的滾龍袍向自己身上披搖搖擺擺走了幾步又大  
笑一陣便扭轉身兒掉過腦袋向左邊袍角一瞷又向右邊袍角一瞷嘴巴裏連連說  
了幾個好字一時心花怒放好似春滿的牡丹愉快得說也不是笑也不是那心眼兒  
上又麻又癢可惜記者未在其側若當時記者得和百獸率在丹墀之下預行那甘  
作人奴的大禮記者必暗袖一面愛克司光鏡細測袁世凱這時心坎裏的花樣兒料  
定必如小孩兒新着一件大花襖只會笑嘻嘻說一個好字其他的思想恐怕都被這  
個好字糊住了或駁記者說這句話兒比譬得大錯小孩兒新着大花襖他心裏不過  
愛這件大花襖好看罷了未必想穿着這件花襖兒去騙詐人的就是他騙詐人也

很好看

若用綠色  
繪金花邊  
分外好看  
呢  
與古未  
有之  
如何不謂  
之曰異  
真不敢當

不過騙詐得些須餅兒菓兒甜甜嘴頭上的快樂袁世凱穿上龍袍那裏是這等感想呢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這也不須我贅說了記者聽到這句話不覺得將那管毛錐兒一扔哈哈大笑了一陣轉而低聲悄語向馭者道先生慙未免將他看得大高尙了雖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於山水之間我恐袁世凱所樂的山水之樂又超出歐陽修所樂的山水之外究竟他的樂旨記者看來只可與小孩兒哄騙人的餅兒菓兒相等已戳破的紙老虎那還值得半文錢咧話不必說遠再叙袁世凱接連稱贊幾個好字後便將兩隻臂膀掀起擺着那蚱蜢展翅的架子自言自語道天下事真有些古怪同是一樣衣服這件袍子似乎比較總統的大禮服好看得多袁乃寬從旁奏道此乃是帝星所照將來主子即位時節穿上這件袍子還要光被四表澤及萬方我五千年中華帝國必放一個絕大異彩的袁世凱哈哈大笑道這也是大家的福氣說着又左顧右盼了一回纔脫下身來交給朱啓鈴道就是這樣辦罷朱啓鈴奉命之後便與楊士琦阮忠樞夏壽田三人叩辭出府袁乃寬也接着退了出來次日午後袁乃寬又去拜訪世續探問那獻御璽讓太廟的消息果然被世續搶白了一場揉了揉肚皮懷着許

因貪功而  
受氣乃是  
應該如此

足下也算  
是一個人  
人兒何必  
若是酸酸  
潑醋咧  
此事乃性  
命攸關宜  
乎要急急  
詢問

多閉氣國家。剛到了自家門首。忽見阮忠樞夏壽田二人。從他寓所裏走出來。夏壽田一眼瞧見袁乃寬。忙搶一步說道。哎呀。您真是一個忙人。我與午詒特訪您。兩次都沒見您影兒。夏壽田道。這也是能者多勞。他乃辦大事的人。那能如咱倆閒着沒有事兒。攪勝子咧。轉又向袁乃寬道。恭喜您。這幾天的事兒。可順手罷。袁乃寬連將腦袋直搖道。您再也不耍開頑笑。咱們進去說罷。於是三人復進了袁乃寬的客堂。各自入座。阮忠樞忍耐不住。忙問袁乃寬道。您方纔做出那般樣兒。難道道帝制的事兒。又有甚變故嗎。袁乃寬歎了一口氣道。那裏有什麼變故。只怪我的能耐不高。阮忠樞夏壽田二人聽說這兩句話。越發不明白。夏壽田說道。您也不想做皇帝。那皇帝也沒有您做的。這句話兒。真說得我不懂了。袁乃寬歎道。雖然皇帝不是我做的。但是皇帝派我在雞蛋裏面尋骨頭。我辦不了。這不是我的能耐太差嗎。接說袁世凱如何派他去交涉讓官的事。他如何煞費苦心。哄嚇詐騙。纔將這樁事兒辦好。袁世凱如何又派他辦那獻御璽奪太廟的事。他如何遭世續搶白一場。淵源本本說了一遍。夏壽田聽着。只坐在一旁點頭。阮忠樞淡淡的說道。這也是您自尋苦惱。袁乃寬不聽這話。還一股作氣。

足下三下  
江南何嘗  
不是自尋  
苦惱

誰教你去  
做的所謂  
自作孽不  
可活也你  
來又埋怨  
誰

可憐這都  
因富貴二  
字細得不  
能自由

問你可要  
兩面做好  
人  
不是飯桶  
麼

拚命表功。忽聽阮忠樞輕輕吐出這句不疼不癢又酸又辣的話兒。便將眉頭一皺。擺了兩下腦袋道。冤枉。冤枉。我家那皇帝伯伯的脾氣。二兄當早領教過的。他是軟敲硬打。色精通。二兄也是老於宦途的。怎還不知道咱們做臣子的苦處。夏壽田又從旁笑道。臣子雖然難做。究竟比較做小媳婦的滋味兒。還略好些。如足下這般艱難。簡直嚐的是小媳婦滋味。想是沾了同姓的便宜。不然那能如此邀寵呢。袁乃寬被他二人冷一句熱一句。敲得氣也不是笑也不是。翻臉也不是。只好撇着嘴巴不答一聲。阮忠樞此時恐怕袁乃寬惱羞成怒。忙岔說道。得了罷。禿子莫要笑。和尚彼此都是沒毛的肉。葫蘆自家人說話。可不必咬這些字眼兒。轉向袁乃寬道。您也不必自誇是皇親。他也不必說。俺倆是御友。大家都是最優等的官僚。派見風扯篷。順流使舵。這兩句口頭禪。您還不明白麼。袁乃寬發急道。哎。啲。我就壞在這兩句話兒。記得太熟了。所以騎上牆頭。鬧成這上不下之勢。若是不願退步。我就向世續一瞪眼。用武力驅逐他。怕江朝宗。雷震春。吳炳湘。敢不聽我的指揮……阮忠樞不待他說完。便將腦袋直搖道。你真是一個書獃。怎麼一些兒變化。都沒有。若照您這樣去扯篷。倘若遇見了八面風。看

法兒真妙  
恐怕恁情  
願人不知情  
願也

說得真透  
亮不愧是人  
圓海老人  
的後裔

此即謂老  
官僚也利  
害利害

恁這篷脚兒怎扯袁乃寬道這可真難壞人了照恁這說只好鼓吹東西南北分制南  
 七省擁戴咱們皇帝伯伯北五省請張大將軍康聖人來提倡復辟西南幾省讓給革  
 命黨組織共和政府東北幾省奉送與外國人任他們瓜分也好豆剖也好這不是各  
 方都不得罪人各方都可以混飯喫麼阮忠樞笑道法兒却好只是一時萬做不到的  
 老實說了罷咱們果有給他們分家的勢力咱們自己還得佔一塊地方享享福咧誰  
 願跟在別人臀後做一個拖油瓶啲我看現在的風浪雖然是咱們主子這方面很高  
 總算不得大定咱們處這潮流中篷也扯不得舵也使不得主子若命咱們辦事大可  
 實行那瞞上不瞞下的法兒給他四方開弓不放箭揀一個小事兒辦妥了其外做開  
 頭兒直拖着走到那裏算那裏開得好自然是一帆風順直上青雲鬧不好給他一個  
 不了了之跨一步掉轉頭來還能辦事試問主子熱心帝制他可有十分把握也無非  
 騙一步是一步罷了袁乃寬忙道我何嘗不是抱這個主義無奈主子他事事不放鬆  
 偷若他派兵去威迫將事兒戳穿又怎辦咧阮忠樞笑道恁快些莫要說罷中國的軍  
 隊只能嚇一嚇小百姓那些丘八太爺他們最精於看風頭的如江朝宗等幾個武夫

足下不知  
可有學有  
術否  
大將軍威  
風固如是  
耶

說得痛快  
恐是作  
者信口罵  
人

怕不是孫  
朱二人爽  
醋是足下  
自己有些  
兒燃酸  
此所謂知  
己知彼也

滿肚皮學問。只知鞏固自己的勢力。那知什麼帝制共和復辟的利害。不學無術。怎能  
有一定大主張。你莫聽他們說。今日討西南。明天伐東北。那都是青天白日響空雷。驅  
騙局外的笨伯。誰肯將現有的勢力。爲別人拚命。咧。夏壽田聽得不耐煩。便岔嘴道。老  
斗。您就愛發這些臭議論。我最厭信嘴說。張家長李家短的。騙人者。人恆騙之。你我  
何嘗不是騙人。並遭人騙的。據我看來。說着兩眼瞠着袁乃寬。道。不怕你見氣。還是怪  
您自己逞能。好多事。纔鬧得下不了臺。您想讓宮殿的事。既然辦好。就應埋着腦袋。當  
您的水木作頭兒。招待國民代表的牽客。何必再包攬別的事呢。要曉得一鍋白米飯。  
不是一個人吃得完的。獻璽主子。曾派孫寶琦交涉了。奪太廟。當然是大典籌備處的  
事。您今一手抓過來。就不怕孟晉與桂莘兩人吃醋嗎。這不是您自尋苦惱。情願去得  
罪人麼。袁乃寬受了這番教訓。雖鬧得滿肚皮不高興。但是句句都打在他心坎裏。要  
想辨白也辨不出半個字來。許久纔說道。午詒你罵得我。真不錯。從此以後。我一定謹  
遵大命實行。半推半就的政策。決不再做這蠢事了。阮忠樞笑道。對呀。您這就明白啦。  
三人又談了許多閒話。袁乃寬轉又問道。話也說了這半天。我還未請問二兄到寒舍。

又來了什  
麼爲難事

做官的講  
交情有幾  
人呢

又想偷漢  
又要撇清  
此所謂大  
滑者也

何嘗不可  
什麼呀

來可有什麼事兒咧。夏壽田忙道：「哎呀，不是您提起，我險把來的事兒忘壞了。說時兩眼望着阮忠樞道：『老斗，您愛說話，您說了罷。』阮忠樞道：『時也不推辭，便向袁乃寬笑道：『還是爲那件龍袍的事兒。當初桂莘承辦的時節，哲子也曾保薦過湖南吳彩霞包辦的。詎料桂莘竟不給哲子這個臉，轉使瑞妹祥包辦了。哲子因爲這事，很着惱。他說當初創辦籌安會，雖然一時大意，未打桂莘的知照，但是當着主子，特保他辦理大典籌備處，總算是小心敷衍他，他未免太不講交情。聽說他這次好處很大，哲子想他籌些須款子補助他的會費，桂莘他也是透明透亮的人，大約不能粧傻。我想這事鬧穿了，彼此的臉面都不好看，所以與午詒兩人從中轉圜，承認給他通一個消息。後來一想，很不妥當。午詒他乃是湖南人，桂莘必定疑他勾串同鄉，爲狼爲狽。我雖是安徽人，但是所處的地位不妙。桂莘他若不原諒，我說我拿秘書的聲勢去敲內務總長竹槓，那可不成話了。所以俺倆想了半晌，只有勞動您的舌尖兒。您與桂莘朝夕辦事，很相近。他決不加疑的，就是您直頂他幾句話兒，他也很情願聽的。再說這樁事兒，果真辦得圓滿，您又何嘗不可……』袁乃寬忙笑道：『你的嘴巴長得真好，翻來覆去總是你的理。』」

做官原是  
爲自己  
有益的事

真算得財  
運亨通

長方纔教我莫要多事。如今又教我做說客。這又是什麼道理。咧夏田齋道：您真不能見機生變。誰教你不多與自己有益的事呢？若照這般安分老實，咱們又何必做官？啣說着，彼此大笑了一陣。袁乃寬復默想了片刻，纔說道：我去探一探風頭，成敗却不敢包定的。夏阮二人站起身來，笑道：只要您肯去說，還怕他不敷。你麼說罷，告辭去了。接說袁乃寬迨二客去後，默想這樁事兒自己還可以發一筆偏財，落得做一個人情。享些兒漁人之利，便半推半就承允下來。不多幾日，他果然做出一套話兒，說是他皇帝伯伯的意思，教朱啓鈴在金錢上幫助楊度些兒。朱啓鈴本是一個水晶球骨頭眼兒裏都透明透亮的，一聽這番話，也就明白袁乃寬的來意。但是自己却有些兒軟腳病，只得硬着頭皮，捱他這一下竹槓。於是袁乃寬不驚不忙，從中也混了二萬塊洋錢。如這等事兒在官府之中，總算是家常便飯。記者也不必細談。且掉轉筆尖兒，再叙那各省紛紛進京的國民代表。都門道上車馬如龍，那車兒裏面載得都是些大肚深臍方面廣額的大人物。一個個穿着嶄新袍兒，戴着高頂帽兒，也有寬袍大袖，擺出那老爺架子，也有短衣革履，摹仿那博士樣兒。但是各人的眉目部好像都生長得比較

旗幟妙在  
虛張足見  
者番選舉  
不能見人  
也

常人高上寸許。那眉梢兒一皺。眼角兒一眇。的時節。皆有些四顧無人。唯我獨尊之概。閱者可知這些人。是什麼大闊老咧。就有人從旁應道。這不是那些附臚逐臭的攀龍客麼。記者笑道。客雖攀龍。而附臚逐臭者。但他頂戴着一個絕大頭銜。比較個人謀個人的安樂。還利害。暖奸民盜國。固是在上者一人之愚。然而沒有這羣自殺殺人的國民代表。俯首貼耳。去附從他。他怎得有如此萬能。你要去做狐狸狗子。儘管行你的個人自由權。又何必假託國人公意。要求自己榮幸呢。或駁記者道。你真是一個書獃子。如今辦事。誰不將門樓兒扯得大大的。挖別人腿肚上肉。補自己身上的爛瘡呀。記者被他駁得一字也回答不出來。只好埋頭直述那些國民代表進京的狀況。按各省將軍巡按使。自奉中央招集國民大會的命令。遵照朱啓鈴段芝貴孫毓筠國民會議事務局政事堂公民大會等密電。便虛張旗幟。選定了那羣國民代表。大局已定。各代表都興高采烈。打扮得如花兒一般。準備去親近天顏。彼此將公文路費領到手了。誰能耐得住多延一天。早恨臨下無雙飛彩翼。飛入京華。於是你先我後。不滿一個月。都齊集在皇帝腳下了。但是各代表所經過之徑。大半是那津浦京漢兩條路線。迨到天

恐怕你們  
的骨頭夠  
不下啊

蛇神牛鬼  
全體出場

比譬得妙

形容盡矣

津車站朱家寶楊以德早派了許多軍隊官長文的武的高的矮的團團將車站圍住那些國民代表見了大吃一驚都暗自忖道莫非又要遭癸丑之劫麼大眾正在胡猜胡疑之際又見許多穿袍兒套兒的形似一羣斯文人各自懷中掛着一個銀牌兒方的長的圓的扁的樣式不一惟各人臉上都含有幾分喜色笑嘻嘻迎到車前各向他們懷中那塊牌兒上看去原來牌兒上鐫的是什麼籌安會什麼公民團什麼請願團什麼請願聯合會憲政協進會帝政建設討論會社政進行會國民會議事務局政事堂代行立法院等字樣大眾這纔明白都是各處派來歡迎的那突然而來的一種恐懼心也就消滅一半了各自下車同進了休息所三獻茶點已畢後又改乘那京津路線的特派專車按尋常專車只是不搭外客接待來者用頭等車而已這番交通部奉了袁世凱密諭分外巴結通車全紮花彩打扮得好像堆錦織花的棺罩一般可憐那些國民代表尋常坐一乘兩人抬的油簍兒已自誇無上榮耀那見過這樣大排場真好似劉姥姥初進大觀園早辨不清東西南北一路無話轉眼到了崇文門外那歡迎代表的人士比天津車站上人數又加增數倍擾擾攘攘之間早把這些國民代表

作者極寫  
此時必先  
手一面愛  
格司光鏡  
早現透諸  
代表心肝  
頂得入妙

恐怕保不  
住  
想得不錯  
答辯尤佳  
男屏罵苦  
客丁一般政

進了招待所。那所裏修飾陳設。又與天津不同。繡閣雕欄。絢爛奪目。那些投付開過。眼界的士大爺。值身其間。便將大腿。跨在二腿上。心裏暗自思忖。嘴角上掛了尺來長的。垂涎。一面搖着腿。桿兒。一面嘴巴裏之乎者也者。自言自語的。酸道。長生殿。歎未央宮。歎我生若常常居此。雖南面王不與易也。無怪許多人傾家破產。謀當國民代表。慢說升官發財。就是消受這般豔福。亦足自豪。時有同人從旁笑道。豪不豪。那勒令解散的滋味。却不是好受的。又有一人笑道。您這句話兒。說得大錯。火燒眉毛。暫顧眼前。癸丑遭劫。乃是他們自作之孽。身當這莫大幸福。不會享受。偏要鬧什麼政見。黨見。咱們這番代表國民。乃是一致進行公舉皇帝。並沒有什麼甲黨乙黨。鬧意見。況且咱們這代表之上。還有欽命兩字的頭銜。那裏怕什麼危險。咧。又有一人道。倘若革命軍起義。攻破北京城。直搗黃龍府。咱們又將如何。那人笑道。真是不得下台。咱們費些兒腦力。在報紙上打一個通電。聯名反對帝制。還怕革命黨不歡迎嗎。說得大衆無辭以答。從此各抱一個。皆大歡喜的政策。朝朝花酒。夜夜笙歌。那八大衙門。各家班子裏面。總算是他們的殖民地。若說什麼中央公園。古物陳列所。茶樓酒肆。戲館子。彼此都不遑光顧。

若無這些  
粉黛去搨  
他們下水  
分外沒有  
天理了

寫得愈亂  
愈佳非是  
不足稱洪  
憲時代之  
國民代表  
也

胡君見解  
實在不差

時君不必  
專洋洋大  
夢也將快  
醒了

一舉一動。儼然都沾染些新貴氣概。倒是將那一般油頭粉面。鬧得都肚滿腸肥。無形之中。各自也漸漸跨上儼台了。光陰迅速。各省代表。已到齊了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就備參政院地址。特開一個談話會。當時議決。首先投票定國體。然後再上推戴書。各自遂準備那投票手續。也有主張先投皇帝的。也有主張國體仍定共和。元首改稱皇帝。的。也有主張復辟的。也有主張袁世凱做白理。冀天德的。各自都在皇帝圈兒裏紛紛爭論。大家爭得臉紅耳赤。幾乎要揮動老拳。最後還是河南的代表胡裕芳。笑向大家道。本員看這次選舉法。並沒有爭論必要。一切手續。早有立法院裏訂了。藍本咱們何必勞神呢。我看真要辜負良辰。咱們還是去上一上風流課罷。大家聽說得有理。也就不再提議了。直待投票正期。江朝宗。雷震春。吳炳湘等。早已調齊了兵警團圍。將會場圍住。實行楊士琦以武力監督的大政策。可憐把一千九百九十三個代表。全數都關在那大葫蘆裏。鬧得各自喜洋洋的。還以為是大排兵警歡迎他們咧。進場之後。見堂上一無所有。中央只陳設兩個大匾。左邊匾上貼了君憲兩個字。右邊匾上貼了共和兩個字。那監督投票招待代表的人。約有百數。子個。只見各人走到同鄉代表身旁。低

右概大可不必設

代表都是解人何必多此一舉

未必有這般好事

事兒不見得小恐怕你是來爭功罷

諸君慢慢兒等待還要大變呢

聲。悄。語。不。是。說。字。兒。要。多。寫。幾。筆。就。是。說。左。邊。……左。邊。……投。票。已。畢。忙。着。開。票。驗。票。恰。好。左。邊。票。裏。足。足。收。滿。了。一。千。九。百。九。十。三。張。票。兒。那。右。邊。票。裏。想。尋。找。些。兒。紙。角。都。沒。有。宣。佈。之。後。共。同。呼。了。三。聲。帝。國。萬。歲。非。獨。那。些。籌。備。選。舉。的。人。都。樂。得。眉。飛。色。舞。就。是。這。班。代。表。也。歡。喜。得。抓。耳。撓。腮。以。爲。這。一。件。大。功。勞。將。來。必。獲。封。侯。之。報。紛。紛。各。自。歸。家。次。日。齊。集。到。招。待。所。裏。准。備。公。上。推。戴。書。正。待。推。舉。起。草。員。可。巧。楊。度。孫。毓。筠。二。人。特。來。拜。訪。接。見。後。座。中。提。到。推。戴。書。的。事。楊。度。孫。毓。筠。同。聲。說。道。這。些。兒。小。事。可。由。立。法。院。代。勞。全。用。諸。君。的。名。義。代。做。代。呈。豈。不。省。邦。了。許。多。手。續。嗎。大。衆。聽。罷。心。想。既。是。仍。用。代。表。名。義。功。績。尙。不。讓。人。先。落。得。省。些。兒。心。血。便。同。聲。承。認。了。至。於。楊。孫。二。人。自。獻。殷。勤。這。般。不。辭。勞。瘁。的。用。意。且。待。下。回。再。談。再。說。各。省。代。表。自。立。法。院。代。呈。第。一。次。推。戴。書。後。奉。讀。袁。世。凱。第。一。次。申。令。就。有。那。未。經。過。大。事。的。書。獃。子。此。時。好。似。一。盆。冰。水。蒙。頭。蓋。頂。潑。來。嚇。得。手。足。無。措。連。連。說。道。這。怎。麼。辦。這。怎。麼。辦。他。將。咱。們。召。來。舉。他。做。皇。帝。如。今。他。自。己。反。縮。了。頭。難。道。又。有。什。麼。變。局。嗎。你。言。我。語。很。有。許。多。人。埋。怨。楊。孫。二。人。一。定。是。推。戴。書。措。辭。不。當。干。犯。聖。怒。了。當。時。竟。有。好。事。的。代。表。前。去。

自己看得  
太大了

莫要歡喜  
早了

曾幾何時  
漸漸兒下  
臺了

用不着著  
薩當然掩

質問楊孫二人。直把楊度孫毓筠。窺得答不出一句話來。半晌纔笑向質問者道。就是寡婦改嫁妓女。從良也得要三請四邀。方肯上轎。何況做這般大事呢。你們莫要性急。再上第二次推戴書包管。他就要掉頭的。又有三五個胆小代表。趕忙站起身來。阻止道。孫大人楊大人。您快些莫再惹是非罷。倘若鬧不掉頭。鬧翻了腔。將咱們當宗社黨。拿辦。豈不是惹火燒身。楊度孫毓筠聽說冷笑了兩聲。道。你們可以莫管罷。大眾見楊孫的態度很冷靜。也不敢再問。所以各自告辭。回自己的寓所去了。又過三日。果見袁世凱特頒出承認做皇帝的命令。直把那些代表樂得如狂似醉。一般以為酬獎的上諭。還不是接續頒發麼。由此放開胆量。在溫柔鄉裏去尋歡覓樂。要知天下事多快樂。一分就多加一分苦惱。那些軟玉溫香。紅情綠意的感受。熱度固是一天高似一天。但是那一座債台。也就一級一級加高了。掉轉頭再看政府裏對待他們。不似從前那般熱鬧。漸漸的門前冷落。車馬稀。人人都有些霜葉傷秋之感。尚有一線希望。大眾都還夢想新帝即位之後。總有些兒酬獎的。不多幾日。果然中央政府頒布一道命令。說國家財政艱難。不能供給各省代表一切經費。況現在國體既定。代表民意的機關。當然

起來也

固一時之  
堂堂代表  
也而今則  
何如

這也是高  
興足了的  
果報

如何不進  
取呢  
的一個做夢

新華春夢記 第廿卷

100

取銷凡充當代表者理應各歸故里各安職業等話。這個命令纔頒布就把那一千九百九十三個代表氣得喉管裏生烟眼珠裏冒火想娶結合一個團體向立法院追還那選舉票兒又怕袁世凱認賴他們是亂黨想合全體名義做一兩篇文章揭開這重黑幕通告天下又怕國民笑他左思右想萬分無已只得各自遷居在會館裏或是寄宿在朋友處或是託身在親戚處最後救窮之策仍是哀求本省同鄉大老在未來天子面前求賞幾個路費從此柳叢花塢間也不見他們的影兒了但是在京城裏吃皮肉飯那些鴉母龜奴大茶壺等人日常見大人老爺們的排調兒漸漸也都知道做官的酸甜苦辣此番各班子裏歡迎各省代表大人無不竭力去巴結乃是希圖捉長久的傻瓜如今見他們都縮頭縮腦就猜定有些兒變了於是大家遍發索債券還有那些酒樓飯館綢緞莊也都相逼而來把那些代表大人真逼得神魂不定一日福建代表林炳章與他兩個同鄉代表高師曾王康年還有江西代表劉載慶湖南代表沈文彬正在福建會館裏打他們回家勸退算盤忽見門丁送進來一封信林炳章笑道這一定是我小借款辦成了沈文彬道恐怕是總統府來的好消息高師曾王康年同說

又是一個  
徹夢的

河變了

皇帝騙大  
人大人又  
來騙孩子  
足下又能  
值幾文錢  
咧

比喻得妙

這不是自  
尋苦惱麼

何必客氣

道。那。就。分。外。的。好。了。戰。時。林。炳。章。業。已。拆。開。信。東。兒。剛。抽。出。信。箋。來。各。人。擁。上。前。去。搶。看。林。炳。章。便。將。那。一。封。信。扯。得。粉。碎。轉。向。門。丁。發。怒。道。你。對。他。說。林。大。人。從。來。不。欠。來。生。債。的。叫。他。們。儘。管。放。心。高。王。沈。三。人。見。他。這。般。樣。兒。就。知。是。債。務。上。關。係。也。不。便。再。向。下。問。偏。偏。遇。着。不。知。了。東。的。劉。載。慶。把。那。扯。碎。的。紙。條。兒。拾。起。來。細。看。半。晌。便。笑。嘻。嘻。說。道。這。算。什。麼。大。事。兒。我。手。裏。早。收。了。百。數。十。張。誰。有。多。少。閒。錢。償。還。這。冤。孽。債。呢。大。眾。聽。說。也。都。明。白。了。高。師。曾。道。這。等。債。務。若。不。償。還。豈。不。被。他。們。罵。代。表。大。人。一。個。銅。錢。都。不。值。麼。劉。載。慶。笑。道。代。表。還。可。以。自。尊。大。人。招。牌。勸。你。早。些。收。起。來。罷。他。罵。咱。們。至。重。也。不。過。與。他。一。樣。要。知。咱。們。如。今。的。景。況。真。好。像。袁。大。總。統。的。夜。壺。樣。兒。用。得。着。時。提。過。來。灌。一。個。飽。用。不。着。時。扔。在。牀。榻。底。下。也。不。管。人。的。難。臭。那。裏。還。值。得。半。文。錢。咧。說。時。兩。隻。眼。珠。兒。骨。碌。碌。亂。滾。不。由。得。眼。眶。兒。一。熱。接。着。滴。下。幾。點。窮。途。淚。來。復。又。歎。道。瞎。咱。們。進。京。之。後。直。到。投。票。時。節。只。算。寫。了。兩。個。字。我。心。裏。常。想。如。這。般。代。表。日。常。吃。飯。困。覺。也。實。在。有。些。對。不。起。國。民。不。料。竟。如。此。敢。揚。我。者。番。回。去。彙。告。親。戚。故。舊。寧。可。餓。死。凍。死。決。不。再。做。這。個。笨。狗。了。這。番。話。說。得。大。眾。都。有。些。慄。慄。起。來。又。過。了。

足下到今  
天纔知道  
可惜遲矣

諸君捨得  
不受麼  
兌換紀念  
章價喚喝  
驟賭賬最  
妙  
夢還未醒  
麼亦太蠢  
矣

倒也乾淨

新華春夢記 第六卷

1011

幾天。袁乃寬奉了他皇帝伯伯之命。依照各省代表的人數。每人發給川資一百元。銀製紀念章一面。那些代表接着這等獎賞。受既不好。又不受。又不可手攬着這一百塊洋錢。慢說不夠開那喫賬。嫖賬。連給酒水錢也拿不出手。大家轉又想道。倘若沒有這宗款子。還可以向朋友去挪借。如今人人都曉得發了川資。誰肯借給這夾底兒錢。況且紙老虎已戳破。誰也不肯再來燒冷竈。的大衆想到這裏。有主張不受的。有主張收受的。更有主張將紀念章兌換了償還嫖賭吃喝賬的。有個反對兌換紀念章的。說道。區區一個銀牌兒。能換得幾何錢。咱們帶回家去。還可以嚇嚇鄉下人。或者藉此可發些兒偏財也。未敢定。大衆聽說得很有理。便都打定主意。掛回家去。裝門面。還有那些膽小的。發急道。咱們虧欠這許多賬。又怎麼辦呢。那胆兒大些的。笑道。他們橫豎不費本錢。所賺的咱們就分文不給他。也算不得是混賬。他就是背後罵人。咱們閉着耳朵聽不見。強如他自己罵自己的。大衆自付錢力實在不足。只好抱一個混賬政策。各自藏頭縮尾。溜出了京城。也有那用度稍大的。早將衣箱中新製舊存等件。典質罄盡。落得一個赤條條來去。無牽掛。俗話說得好。夜壺落在大河裏。滿嘴裏說的都是苦。後有好

事者。戲致夜壺代表一篇書寫得倒很能引人發笑。其書云。

夜壺代表足下。竊內務孔艱。藉爾暫行方便。外交勢硬。憑卿急應。臨時熱來。洩瀾滿腔。奪儒冠之殘臭。笑到醜。瀾灌頂分糞桶之餘香。被底溫柔。慢誇婆子。客中岑寂。權做夫人。冠戴獨梁。生性依人。左右敲被淺綠。尊容不像東西。冷伏泥中。淒涼睡鴨。嬉遊跨下。寂寞浮鷗。風雨三更。怕聽銅龍之斷續。烟霞一榻。難消玉漏之闌珊。日樓七姑娘墓前。餐風宿露。夜贅王夫人麾下。茹苦含辛。幸而以吮吸之技能。充妻孥之代表。到處受人搶白。爾本無心。有時信口。雖黃卿誠厚。臉小住於錦羹繡褥。儼然誇不世之榮。承歡於一刻片時。直是獲無量之寵。捐身報効。任他人倒行逆施。拚命圖功。願自己藏污納垢。此地只能小便。微軀難奏奇勳。憶酒酣夢覺之時。攜登衽席。恨漏盡更殘之候。擗臥塵埃。足下之春夢未醒。而秋魂欲斷矣。相思刻骨。片片楊梅。煩惱纏身。絲絲白絮。緘口學金人。而不得粉身。人土窖亦難容。更有奚奴調笑。刺其股而涓滴長流。黠婢撻酸。割其鼻而囑圖待斃。從此嗚嗚河。吟效天陰。鬼哭之聲。唧唧溝中。作日暮窮途之泣。祈足下及早埋頭。免他人之公。

毀非著者趁時嘖舌蓋夫子之自道也專此順祈驪祺

好事者做了這篇書不過借遊戲文章吐肚皮裏一股兒憤氣若使那般代表大人看見了必定氣也不能笑又不可悄聲罵作者道尖刻鬼你倒是他們一個的知己正是

好酒終難平日醉 愛花惹得一身癩

評

阮忠樞夏壽田二人冷嘲熱罵一場語語刻入骨髓的是警世之談豈二者之良心未盡喪歟蓋彼方寸之間早蓄有一股酸味耳袁乃寬默然受教豈真蠢哉亦明知其揆酸而故作不解也爲士大夫者其面目心腸千變萬化洵非門外漢所可測度

楊度因舉薦吳彩霞一事爲朱啓鈴却之則大說閒話謂朱不講交情不給面子窮其因何常是面子關係乃爭彘彘之扣頭利也可見爲大人亦不肯在小錢頭上吃虧或曰其爲大人焉應當精於謀小利不能謀小利必不能爲大人易曰利見大人其斯之解歟

楊度孫毓筠敲朱啓鈴竹槓朱啓鈴竟就其敲此正是爲大人先生者最精明最透澈處因賺得此類錢必不能教子讀婦織必不能享福後世正宜從此等頭上送去所謂腌臢而來腌臢而去也

諸代表進京之後首尾不過數十日酸甜苦辣滋味備嘗最後落得赤條條以夜壺自況嗟夫書獃子終不香謀此亦是想喫天鵝肉之果報也可爲後來者鑒

### ▲第五十八回 參政邀功推尊萬歲 夫人啣氣胡鬧一場

話說各省國民代表紛紛出了都門皆鬧得乘輿而來敗興而返一旁樂得袁世凱心滿意足這其間那黑幕之中還有兩個走狗想攪些兒漁翁之利記者因爲這樁事裏會有幾篇煌煌大文可作那羣宵小爲鬼爲蜮的鐵證故不忍割去重敘一番閱者幸勿罵我太多事了這兩個走狗是誰呢就是最初創辦籌安會的正副會長接他二人最得袁世凱寵愛的時代只有創辦籌安會那幾十天自梁士詒組織公民請願團之後各界妖孽相繼呈進請願書參政院代行立法四方國民代表紛紛進京這時袁

這等滋味  
最難受不知談的  
是經抑  
是賭

傷心之言

世凱棄舊迎新漸漸的不願徐孃視彼等若秋風紈扇這時楊度孫毓筠等也明白籌安會是明日黃花不足邀寵於是改組憲政協進會心想沾些兒新鮮雨露誰知袁世凱仍是乍寒乍熱的對待他們直把六君子氣得暗彈酸淚但是既錯嫁君王又不好無端再醮惟有枯擁寒衾消受那些秋風秋雨一聲聲悄罵薄倖郎而已這都是六君子已往景況記者亦不耐瑣談一日楊度正在寓所裏閒坐余貴進房稟道孫大人拜會比時纔敲罷一點鐘楊度忖道少侯怎麼這早就出來拜客呢忙問余貴道請罷余貴領命退出房不多時引着孫毓筠進來相見坐定余貴獻罷一巡茶楊度道少侯你今天怎起得這早呀孫毓筠笑道您再也不要提起我昨晚與月霞禪師講經直到這時還沒曾閉眼呢楊度笑道您真有這樣的閉情孫毓筠道這叫做無可奈何惟念佛我也不過借此消遣罷了二人又笑了一陣孫毓筠問道現在處處都進行得很熱鬧怎麼咱們反冷淡下來也得想個法兒進行纔好楊度道進行不進行咱們只好跟隨別人吃一碗白米飯罷孫毓筠聽說半晌不能開口又久纔說道咱們雖不想膨脹勢力但是舊有的也應當沒法維持說來我又想起一樁事兒桂華那筆款子可到手麼

出毛病了

此所謂嬌子嫩情也

別事還可商量這銀錢上保不礙笑話的

楊度搖了兩搖腦袋道。嗜費了九牛二虎的氣力。纔到手五千元。您想那項開支呢。孫毓筠忙道。聽說不是有兩萬元麼。楊度聽了這句話。不禁臉色一紅。復又鎮住。笑道。虧您還在北京城裏混了幾年。難道掛大招牌做小買賣的話兒。都不懂麼。這又不是在桌面兒上辦的事。他雖允許撥兩萬元。今止撥五千元。咱們又能引什麼法律追欠。咧。就是他將全數兌清。袁乃寬他從中做了一番和事。老攔頭提些兒。中用咱們又敢說他的什麼。轉又哼了兩聲。自言自語道。我楊督子。雖然是寒士出身。而經手的銀錢。却也不少。向來是瓜清水白。不肯糲糊一些兒的。並且對於用途。自信是謹慎。小心。不敢妄跨一步。說時。那臉色漸漸沉了下來。孫毓筠聽了這番話。好像有些見怪的意思。忙接說道。督子。這話說遠了。彼此同是做官人。何必唱這個過板呢。我是恐怕這筆款子。未撥來。隨便略問一聲。你就認起真來。咱哥兒倆。難道還鬧笑話給別人看麼。楊度聽了這番話。知道他是話出無心。也就不再說下去。孫毓筠轉又問道。督子。您看這番投票。今上可能佔得優勢。楊度笑道。您真問得奇怪。未雨綢繆。各方面星羅棋布。早已疎通得停停當當。那有臨時變卦的道理。量這一班代表。決沒有翻江倒海的膽

果然被你  
量着了

總有這一  
天

忽而民黨  
忽而官僚  
足下真善  
於變也

量敢在老虎嘴巴裏甘冒不韙的孫毓筠道。然則他們一致贊成帝制。豈不又剝削咱們的勢力嗎。楊度笑道。您曾解釋了兩次選舉法。他們勢力擴大了。還怕沒有你的位兒麼。只是我實在忙得無趣。照這般看來。日後不加我一個亂黨頭銜。就算萬幸了。孫毓筠道。您未免說得太甚。楊度道。只見新人笑。那聞故鬼哭。過河拆橋。這是官場中常要得把戲。算得什麼稀奇。孫毓筠道。督子。您莫要見怪。我看你這深的秋氣。處處退一步。讓人這個樣兒。那能在官場裏混。咧。凡事不進則退。你坐在家裏發牢騷。正是他們爭功奪寵的時候。咱們果抱與人無爭。與世無競的主義。又何必跳進這個圈兒。我看世間事變化無窮。只要苦心去進行。總能遂心如意的。莫看他們變得利害。咱們怎不能在那變字裏面做文章哩。這句話纔說出口。楊度猛然站起身來。將桌兒一拍道。有了……有了……孫毓筠見他將桌兒一拍。驚地喫了一驚。簡直不解他所因何。瞪着兩眼。只默默看着楊度說下文。這時楊度笑道。你不說我險些又失却機會了。倒底是你們研究佛學的心細些。轉又說道。這番選舉事。舉國體定後。論理各省代表。須公上一次推戴書。但是這般飯桶先生。未必懂得此等手續。咱倆何妨搶先提議。孫毓筠

小心吹炸

想是去過  
鴉片煙癮

真不容易

問道。那推戴書用什麼人署名。咧。楊度道。自然是全體代表。孫毓筠便搬着朱元璋五嶽朝天的嘴臉道。如此咱們不又是替人忙麼。楊度笑道。您真是一個書獃子。那推戴書雖是各代表署名。這提議的勞績却歸屬咱們。噫。似這等金針暗度的法兒。說到這句話。便將腦袋昂起來。兩眼望着屋樑脊道。若不深於法律者。誰能想得出來。孫毓筠聽他說得很有理。忙催促快去請嚴劉胡李四人。楊度復攔阻道。這時團體關係當在。次咱倆個人關係要緊。並不是我存私心。實在人人如此。不得不先儘自己前跨一步。兒孫毓筠聽說連連將腦袋點個不住。道不錯不錯。咱們一定如此辦罷。說着打了兩個呵欠。便站起身兒辭別楊度去了。直待各代表投票已舉定了君憲。楊度孫毓筠二人忙着到立法院裏提議要求各代表公上推戴書。如這等迎仰聖心的議案。自然提議者纔吐出嘴唇兒全體都一致拍掌。此不待記者贅述。接說楊度孫毓筠二人見全體通過了這件議案。也顧不得休息。散會之數。八方去拜謁各代表。說得舌蔽唇焦。纔達到圓滿目的。楊度當晚歸寓。遣夜孫毓筠也歇在楊度寓所。二人七拼八湊。未達三鼓。就草創成了那篇推戴書。其文云。

說得真好聽

就是爭的這一看棋全是自吹自打自唱戲自幫腔

提說舊話更外令觀者肉麻

此是寫洪憲帝之末日影也

好一個不得已

奏爲國體已定。天命攸歸。全國國民。籲登大位。以定國基。合詞仰乞聖鑒事。竊據京兆各直省。各特別行政區域。內外蒙古。西藏青海。回藏滿蒙八旗。全國商會。及華僑。有勳勞於國家。碩學通儒。各代表等。投票決定國體。全數主張君主立憲。業經代行立法院咨陳政府。在案。同時據京兆各直省。各特別行政區域。內外蒙古。西藏青海。滿蒙八旗。全國商會。及華僑。有勳勞於國家。碩學通儒。各代表等。各具推戴書。均據稱國民公意。恭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爲中華帝國皇帝。並以國家最上完全主權。奉之於皇帝。承天建極。傳之萬世等因。兼由各國民代表大會。委托代行立法院。爲總代表。以全國民意。籲清皇帝登極。前來。竊維帝皇受命。統一區夏。必以至仁覆民。而育物。又必以神武勦亂。而定功。書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詩曰。燕及皇天。克昌厥後。蓋維應天以順人。是以人歸而天與也。溯自清帝失政。民罹水火。呼籲罔應。潰決勢成。罪已而民不懷。命將而師不武。我聖主應運一出。薄海景從。逆者革心。順者致命。岌然將傾之國家。我聖主實奠安之。斯時清帝不得已而遜位。皇天景命。始集於我聖主。我聖主有而弗居也。南京倉卒。草創政府。黨

我真不敢  
相信  
未免太客  
氣了

我仍是不  
敢相信  
太客氣了  
聽得真好

參衆兩院  
選舉大總  
統固以兵  
強之而  
向云人心  
咸歸真不  
矣知有益

徒用事。舉非其人。民心皇皇。無所託命。我聖主至德所覆。邇安遠懷。去暴歸仁。若  
水之就下。孑然待盡之人民。惟我聖主實蘇息之。斯時南京政府不得已而解散。  
皇天景命。再集於我聖主。我聖主仍有而弗居也。民國告成。四方和惠。羣醜竊柄。  
怙惡不悛。安忍阻興。自逃覆載。我聖主赫然震怒。臨之以威。天討所加。五旬底定。  
以至仁而伐不仁。蓋有征而必無戰。慕義向化者。先歸而蒙福。迷復不遠者。後至  
而洗心。皆維我聖主實撫育而安全之。斯時大難既平。全國統一。皇天景命。三集  
於我聖主。我聖主固執謙德。又仍有而弗居也。夫惟皇煌帝禘。聖人無利天下之  
心。而天施地生。兆民必歸一人之德。往者國家初建。參議院議員推舉臨時大總  
統。斯時全國人心咸歸於我聖主。國運於以肇興。繼此國會成立。參議院衆議院  
議員推舉大總統。全國人心又咸歸於我聖主。國基於以大定。然共和國體。不適  
國情。上無以建。保世滋大之宏規。下無以謀。長治久安之樂利。蓋惟民心有所舍  
也。則必有所取。有所去也。則必有所歸。今者天牖民衷。全國一心。以建立帝國。民  
歸盛德。又全國一心。以推戴皇帝。我中華文明禮義。爲五千年帝制之古邦。我皇

既然如是  
怎云四方  
和惠耶

爐爐一篇  
大文章仿  
佛畫說的  
是反話

帝睿智神武。為億萬姓歸心之元首。伏維仰承帝眷。俯順輿情。登大寶而司牧羣生。履至尊而經綸六合。軒帝神明之胄。宜建極以承天。媿后繼及之規。寶撫民而長世。謹奏。

次日清晨。二人奔到立法院。忙開了一個全體談話會。將這篇文稿兒。繕秘書長宣讀了一遍。大眾通過之後。方抄繕進呈御覽。再說袁世凱當各省代表到齊時節。在未投票之先。他的心坎裏乍驚乍喜。未曾片刻安寧。或道這又是做書人胡說。袁世凱心想。做皇帝已癡想了十多年。險些兒想成了單患。病如眼望着要登龍位。他只有笑得合不攏嘴。巴那裏還驚嚇呢。記者答道。看官不必性急。待記者慢慢兒說來。袁世凱他所驚嚇的。並不是怕做皇帝。乃是惟恐各省代表不贊成他做皇帝。但凡用金錢用勢力壓迫人奉承的。不免有些勉強意味。心坎裏總放不下來。況且以奸詐待人的。他心裏就怕別人以奸詐待己。他想倘若揭曉出來。鬧個多數不贊成。帝制豈不是弄得難得。下臺麼。就學白起。將一千九百九十三個代表。全數坑了。皇帝的椅子仍是做不成。又將奈何。所以此時他那心坎裏。好像熱鍋底上爬的螞蟻一般。也不知怎樣纔好看官。

試想前清秀才望榜的滋味就與袁世凱那時的心理大同小異並非是記者胡說亂談閑話少叙接說袁世凱在總統府裏天天颯着雙雙腳尖兒睜着兩眼肥肥望着參政院裏左邊那隻鐵甌直盼到開甌宣佈之後早有個快腿狗飛報到他的面前閱者試猜一猜這時袁世凱應當是什麼態度想預料者必定說他得了這個喜報就大笑起來歡喜得眉飛色舞左右九個姨太太團團圍住他行那朝賀新主的禮節誰知其大不然他自得了這個喜報便默默向那神仙榻上一躺半晌不曾作聲嚇得報喜的人倒喫了一驚也不知主子犯的什麼毛病又靜候片刻見袁世凱仍是不發一言嚇得不敢作聲慢慢兒退出房去就是尋常左右的侍官見他這般形狀乃平日未曾見過的也都嚇得裹足不前當時袁世凱躺在那神仙榻上瞪着眼珠兒默想了許久猛然一翻身站將起來把兩隻手兒背着搖來擺去只在房裏打磨旋自言自語笑道噴噴了。噴噴了。……接連說了十多聲一直就向于夫人房裏衝去進了于夫人房門也是這個樣兒嚇得于夫人不知怎樣纔好一時各房姨太太都擁到袁世凱左右誰也不敢插嘴去問他也有疑心中了那也有疑心受了毒各自悶在心裏急得淚汪

我却不  
敢說是  
真得了

忤聖之言  
罪該萬死  
宜乎討乃  
夫罵黃臉  
婆子  
只求能做  
皇帝老婆  
都情願織  
性慷慨得  
真妙  
早死那有  
這段笑話  
兒  
怕你這一  
副臉皮終  
久要丟的

汪都要流將下來。袁世凱仍是背着兩手搖來擺去的冷笑道：「噢得了……噢得了……」  
于夫人聽得實在不耐煩，便仗着胆兒問道：「主子，您什麼事兒得了呢？」袁世凱仍是自言自語道：「這乃是民意所歸，你們總不能再反對了。」于夫人聽罷，知道他又中了皇帝身上的病心坎裏，便安了一半，忙轉臉來勸袁世凱道：「我看你也要休息休息纔好。白天也想登基，夜晚也想即位，沒有一時一刻不在那龍袍龍帽上打主意。日常如此，恐怕您這條老命還要送在皇帝兩個字上咧。這時袁世凱將眼珠兒一瞪道：「老不開通的黃臉婆子，你只配給人燒鍋洗碗，那配談國家事呢？別人反對罷了，你還反對我，你真不情願做皇娘，不會再嫁一個大總統嗎？我不看你是結髮夫妻，跟我辛苦了幾十年我……我字剛纔吐出口，于夫人便沉下臉來問道：「你便怎麼樣咧？」這時袁世凱也不去睬他，掉轉身兒一直向四姨太太房裏走去。氣得于夫人蹙起來一雙鑷子，腳拍手打巴掌，哭道：「天呀！天呀！你何不使我早些死咧！我就是說錯了一句話，總是你幾十年結髮的老婆，如今五十多歲，你還教我改嫁，你不怕丟大總統的臉，我還怕丟大總統太太的臉呢！一邊哭着一邊訴着，好像王婆罵雞的樣兒，還是大姨太太從旁

大約差不多

夫人明鑑

的是名言

此乃袁大皇帝的政策

若將身子送給人大約可以保得住但須美不可也

勸道夫人不要生氣。罷主子想必爲國事勞心太過。將話兒說錯了。也是有的。夫人您倆是患難夫妻。還有什麼不能原諒的。于夫人又哭道。他的皇帝做不成。總不能拿着老婆出氣。我也不是反對他做皇帝。照這般看來。他就是做了皇帝。我也得不了什麼好處。大姨太太道。夫人可不必多疑。那時主子登了基。夫人自然要納福的。于夫人將腦袋瓜兒直搖道。什麼享福。我恐怕受罪的日子還在後頭。啊。他若做成皇帝。便罷。若是做不成皇帝。呀。說到這裏。又嗚嗚咽咽起來。連哭帶說道。那時咱們想幫別人做乾娘人。還嫌咱們粗不能掃地。細不能拿針。咧。大姨太太聽着。鼻尖兒一酸。低下頭去。再也勸不出來。接着二姨太太皺起眉頭。勸道。夫人過一天算一天。罷。後來日子那能慮得許多。真到那個時節。咱們將衣裳首飾變賣。變賣也還可過一。二百年。怎能窮得做老媽子呢。于夫人道。你真是睡到五更三點不曉得天亮的。閉着眼珠兒。只顧享糊塗福。傻子到那時。事兒敗了。生死存亡。都捉在別人手掌裏。那還保得住衣服首飾。咧。二姨太太又說道。主子總不能敗到這個地步。罷。聽說他兵練得很少。就是將來皇帝做不成。大總統一定可以接續做的。于夫人又哭起來。道。莫問他皇帝也好。總統也好。

這個主意  
打得不錯

又是一對  
好東西

忙得很不  
怕袁世凱  
愛他

八個烟泡  
之功欺人  
之一對美人  
之功欺人

新華春夢圖 第六卷

一一六

我只管得自己不凍不餓不受罪就得了。大姨太太接續又勸了一番。兩個姨太太。我一句你一句勸了足有一個小時。纔將于夫人的臉兒勸轉過來。再說三四次。那七個姨太太。見袁世凱與于夫人鬪了幾句嘴。大眾都捏着一把冷汗。怕遭兩面的邪風。那胆小不走時的自然都縮着腦袋。禿着嘴巴。腳後跟兒擦了油。漸漸都溜到自己房裏去。只賸四七兩個姨太太。尖嘴利舌。尋常都能將死人說得翻身。加之蛾眉杏眼。素口蠻腰。生就一對狐狸精的樣兒。這時自然各顯神通。在君王左右獻媚。誰情願枉費精神去敷衍黃臉婆子。咧於是左偎右抱。將袁世凱擁到四姨太太房裏。四姨太太趕忙獻上一盞參湯。七姨太太親自奔到自己房裏。捧了那副精製富貴膏的器具來。也不暇翻蓮花妙舌。奉勸君王。便倒身靠在四姨太太睡榻上。連打了八個扁豆大的烟泡兒。給袁世凱呼罷。袁世凱也自覺神氣彷彿比先時清爽些。那腦門裏的無名火也覺比先時平靜些。七姨太太乃朝夕偎傍袁世凱身旁。自然善觀氣色。見袁世凱這時邪氣已退了一半。便微露瓠犀笑吟吟向着袁世凱說道。你的性兒也太燥了。又因為什麼事兒對他發脾氣。咧你對他發氣不打緊。又要累俺們姊妹夥子看幾天怪臉。

以他這受  
罪皇帝只  
好向老  
婆發氣擺  
威  
想做皇帝  
且不能見  
容於妻婦  
實在可憐

真會說話

說白好做  
工却也不  
錯不怪袁  
世凱當實  
貝股看待

色前番您倆鬪了幾句半個多月俺們沒見他笑一笑兒您不信問四姐姐他還罵俺倆是一對小騷貨這可不把人冤壞了活菩薩你不要再惹他罷就是皇帝的事兒不順手您耐着性兒慢慢去做早遲還不掌在你手裏麼何必急得對着老婆發氣咧袁世凱急道你們一開口總是將做皇帝的事兒冤人誰說做皇帝的事兒不順手呀如今各省代表業已決定君憲國體了眼見我早晚就要登大寶誰說是不順手誰又爲這樁事兒發氣呢好得很他纔反對過了你們也來反對罷說時又瞪起兩隻眼珠兒七姨太太見他這般形狀已知道話不投機趕忙站起身來向袁世凱懷裏一滾道活菩薩您真沒有一點兒良心三年前奴燒香吃素禱告菩薩保佑您早些兒做皇帝咱們也好嚐些皇妃滋味兒您想一想您就做了大大總統咱們也脫不了姨太太小老婆的招牌那有皇妃威風呢我反對你豈不是自己反對自己如今您既沒有良心的來冤人我也有嘴難分辨倒不如您將我打死了罷說畢低下粉頸將那如雲的寶髻睡在袁世凱懷裏搓揉袁世凱被他搓揉得惱也不是笑也不是忙說道好了罷我受不了啦七姨太太這纔坐起來袁世凱道你怎不曉得我的心思實對你倆說罷您

我覺知道  
你是歡喜  
過分的

何前据而  
後恭也臉  
皮亦真不  
薄

大胆罵我幾聲。我都受得住的。恁若反對我做皇帝。就是親生我的活媽。我也要與他誓不兩立的。四姨太太也就大着胆兒從旁問道。我的主子。您說不爲做皇帝。焦心奴看你初進夫人房裏。那臉上神色。簡直不對。好像中了什麼邪氣。樣子兩眼瞪起。背着一雙手。只在房裏打磨旋。嘴巴裏還說什麼。咦得了……咦得了……這是什麼原故呢。袁世凱聽說。便仰着腦袋。想了片刻。不由得撲嗤一笑。連連搖頭道。這些話不要說了。罷。四姨太太見他。不肯說。越發追問的利害。七姨太太也帮着敲起邊錘。鼓兒追得袁世凱沒法。纔笑着說道。我也不知道。所以然。四姨太太兩個姨太太也都笑將起來。同把袁世凱肩兒輕輕的一推。道。看您這般樣兒。還要瘋了。咧。三人正在談笑之際。忽聽門簾外面有人。寔道。御駕可在這裏麼。三人忙停住笑聲。袁世凱道。有話進來說罷。四七兩個姨太太忙起身。遠站一旁。那人跨進房門。原來是大太子袁克定。便搶步走到袁世凱膝前。倒身跪下來。叩頭奏道。方纔母后干犯聖怒。臣兒特來領罪。袁世凱的臉色不由得紅了一陣。道。你母親的脾氣。雖不好。我的性子也大燥。這些小事兒。可以不必提罷。袁克定又叩了三個頭謝恩。站起身來。剛要退出房去。袁世凱問道。代表投票之

我看是承  
的好的

後可有甚舉動麼。袁克定奏道。聽說楊度孫毓筠兩參政用代表名義合草了一件推戴書。準備明日在參政院裏提議。大約後天可以恭呈御覽的。袁世凱聽說便拈着幾根威廉鬍子。點着腦袋笑道。哲子他究竟讀了幾本法學書。這番手續是不可少的。默想了片刻。後問袁克定道。倘若這推戴書進呈之後。還是簡直承認下來。還是轉個灣兒。推讓一回呢。袁克定奏道。這在聖意定奪。臣兒不敢妄談。袁世凱便沉下臉色道。你只能做現成太子這些兒小事。都不敢斷決。看你將來做事怎麼好。袁克定低着腦袋。再也不敢回奏。袁世凱又吩咐道。你快去打電話。詔梁士詒楊士琦楊度孫毓筠等。明晚九時進府。袁克定連應兩個是字。纔掉頭去。了一旁七姨太太笑道。主子的花樣兒真多。別人反對您做皇帝。您又要生氣。別人推戴您做皇帝。您又要謙讓。這是什麼道理。咧。袁世凱道。這是手續上關係。你們那裏曉得。咧。四姨太太笑道。這就叫做手續麼。奴看簡直如耍把戲一般。三人又談笑了一回。正是

拚命爭邀天子寵  
癡心已入帝王魔

評

人至聰明卽是至糊塗者如楊度孫毓筠等可稱一時識時務之俊傑矣而事事爲人作嫁落得一身臭氣如此次上推戴書捷足先登在若輩何嘗不自詡爲聰明用事實則仍是爲袁世凱一人空忙倒頭來自己則處於罪魁禍首之地位何苦乃爾

于夫人非袁世凱時呵之曰蠢婆子乎余獨謂其曰絕頂聰明試觀其事事因帝制而夫婦鬪嘴卽見其聰明處矣老子曰大智若愚余藉以贈蠢婆子

▲第五十九回 豐澤園君臣造民意 湘綺樓主僕談愛情

話說袁克定奉了父命當卽用電話通告了梁士詒等此時孫毓筠正在楊度寓所商量那推戴書事兒忽見余貴領着他的家丁盧德慌慌張張跑進書房孫毓筠忙問道你這等慌張做什麼盧德稟道府裏傳大人趕快去孫毓筠便把眉頭一皺道又有什麼緊急會議咱們纔理出些兒頭緒怎能再打岔咧躊躇難決之際書案上的電鈴噲噲響了一陣楊度忙接着聽話機隨手答了回鈴只聽機裏問道你是什麼人楊度

偏僻事兒  
都湊在一  
團忙

回報了名姓。隨即復問他一句。那機裏說道。吾是雲臺老爺子吩咐。請您代邀燕蓀杏城少侯三人。準定明晚九時進府。要緊。要緊。楊度聽着。連連應了幾個是。又聽着電鈴。了一車響。纔敢將聽話機放下。轉向孫毓筠道。主子傳。咱們是明晚九時。恐怕這一篇文章。又要落在人後了。孫毓筠道。我何常不因這事着急呢。但是主子傳我今晚進府。又怎地辦呢。楊度道。我看一定是明天。或者是尊紀沒聽清白。孫毓筠忙轉臉重問盧德的時間。盧德道。家人也沒聽明白。那電機裏說的話。好像與方纔的電話差不多。孫毓筠不待他說完。便抬起手來。向外揮道。你快些滾回去罷。連話也聽不清。白看你。不像個人樣兒。盧德被他主人臭罵了幾句。嚇得進退不得。默默站着。如木椿一般。還是楊度從旁說道。我看一定是明晚的事。您可以叫他回去罷。孫毓筠便接着說道。還不快滾回去。盧德這纔退出房門。次日楊度孫毓筠二人。趕到參政院。將那推戴書的事兒辦停妥。便邀了梁士詒楊士琦二人。一同進了總統府。這時剛敲罷五點鐘。距御定時間尚差二小時之久。好在他四人都是袁世凱左右時來時往的。幸臣除却深宮內院之中。不能擅入。其他什麼侍衛房。傳達室。秘書廳。都可以隨便進出的。故而這一小

能遂你私  
願自然是  
明白大義

你也太扭  
捏了  
早已准備  
停當

何物大膽  
敢如此奏  
聞豈不怕  
斫腦袋麼

一言可以  
反是非足  
見舌尖兒  
在人運用

時的光陰很容易混過。鐘鳴九點，四人便進了袁世凱的祕密辦事室。各自行罷君臣常禮。次第入座。許久，袁世凱拈着幾根威廉鬚鬚，向着大眾嘻嘻笑道：「這幾天的事兒，真有累諸位偏勞了。」梁士詒忙搶奏道：「這乃是臣等應爲之事。」袁世凱便兩了兩點腦袋，笑了兩笑，轉臉又向楊度道：「這次各省代表總算是明白大義的。」楊度奏道：「此是聖德所化。」袁世凱笑道：「也是諸位的運用之功。」說時哈哈大笑了一陣。大眾也就陪了一套房笑臉兒。袁世凱又說道：「國體總算已經民意判定了。但是後來的事兒還有什麼當過的手續呢？」楊度忙從袖底掏出一扣白摺兒，雙手進呈奏道：「這是臣與孫毓筠提議的推戴書。今日參政院已通過了。準明天正式轉呈御覽。」袁世凱接着約略翻了兩頁，便向大眾道：「好……好……這是應當經過的手續。教我怎樣批復呢？」楊士琦奏道：「理當申令不受。將原書退還立法院，纔算合法。」袁世凱聽說，不由得睜圓了兩隻鼻眼，惡狠狠的望着楊士琦。楊度孫毓筠二人也莫明其妙，替他捏着一把冷汗。只有梁士詒坐在一旁，不驚不慌，淡淡的說道：「如此轉一道手續，更外的圓滿了。」袁世凱聽了這句話，豁然貫通。明白楊士琦的用意，忙接說道：「我又何常不是這般想呢？但是此次。」

不變卦又  
何常不是  
笑話兒

大家皆包  
藏私心爲  
自己留地  
步考

居然跋扈  
起來了

真會做鬼

殺完了倒  
也乾淨  
財神爺的  
議論畢竟  
不同

民意不敢說十分靠得住。咱們事事求圓滿。倘若他們順着勢兒變了卦。豈不是一場大笑話麼？孫毓筠忙順着奏道：陛下明察萬里，所慮極周。臣與楊度提議進呈推戴書，正恐時勢多變之故。梁士詒笑道：大英雄可以造時勢。我朝奉天承運，有神智英睿如陛下。然後纔恢復帝業，鞏固皇基。彼蠢蠢小民，早頑弄我主股掌之上。了又何必怕他生變？再說我朝開基，所以要借重民意，並不是怕百姓造反。乃是怕外交上爲難。民意最重的大關節，就在投票分別國體之際。如今國體已定，大權全掌在政府。進呈推戴書，乃是法律上的手續。陛下中令不受，乃是人情上的手續。若想事事求萬全，這人情上手續似不可少的。將謂怕反對者有所藉口，可以一面下令不受，一面再上書推戴。只須一人之手，一夕之間，就辦得周備。任他神手來反對陛下第二次承認之令，已遍佈天下了。若怕代表等作俑陛下，統百萬雄師還殺不盡這一千九百九十三個代表。嗚若怕負摧殘民意之名，臣以爲這羣代表只要有錢招之，卽來揮之，卽去。那能代表真正民意，彼此心照不宣罷了。袁世凱聽罷，哈哈大笑，說得真痛快。就是這樣辦罷。楊度孫毓筠二人聽了這番議論，心坎裏都暗自佩服。那臉上顏色也漸漸回轉過來。

了。等不及

也是等不及了

又是一個急煞鬼

保薦皇親此所謂間接拍馬屁

各將疑惑妬功爭寵的心思也漸漸消滅了。袁世凱又說道：「今晚時候很早，妨草創一篇。」咧。梁士詒奏道：「哲子既是推戴書的草創人，這申令也由他起草，說得不分外精密嗎？」袁世凱連聲贊道：「好極好極。」忙轉臉向楊度說道：「繫鈴解鈴，還是你一個人去勞心罷。」此時楊度正想自薦恰好，袁世凱準梁士詒之請，特命他捉刀，便顧不得推辭，忙起身走到辦公桌兒左側之乎也者，信手揮將起來。楊士琦奏道：「何不將第二次推戴書也預草一篇呢？」袁世凱點着腦袋向孫毓筠道：「這議案是恁倆提議的，恁也不能坐視。哲子偏勞我看你，就接着揮一篇罷。」孫毓筠的心坎裏正在妬忌楊度爭寵，忽聽袁世凱也命他接做第二篇推戴書，好像來不及答應一個是字，三步兩步走到楊度身旁，看他如何措詞，便援引申令的口氣也搖頭擺腦，拚湊字眼兒去了。袁世凱仍與梁士詒、楊士琦商量未來進行的事，最後談到解散各省代表的辦法，這事仍得袁乃寬辦理。袁世凱把眉頭一皺道：「又得花費一宗巨款。」梁士詒奏道：「路費至多，每人賞他一百元，好看得很了。」袁世凱搖着腦袋道：「這怕拿不出手罷。」想當初召集他們，每人至少也花費一兩千元，如今只賞他們百元，怎辦得下去？」咧。梁士詒說道：「今非昔比，當初國

法兒真會  
想可見其  
平日辦事  
的用心

楊老五的  
舌尖兒卻  
不弱似財  
神爺  
真不怕醜

害你的事  
兒還在後  
頭呢

體還未曾定。如今國體業已定了。又何必花那些冤枉錢。臣以爲一百元的路費。已是聖恩隆厚。不然調兩師軍隊圍着他們解散。還怕不一個個抱頭鼠竄麼。袁世凱道。似乎太少了些。梁士詒未及回奏。楊士琦搶着奏道。陛下聖鑒。這般民氣。是提倡不得的。陛下愈待他們仁厚。他們越發猖狂。陛下辛苦這四年。豈不是害在他們手裏。將來國基大定。那能容得這般人。臣以爲一百元路費。至豐不薄。雖然以他的肉補他的瘡。但是國家用途。現在甚巨。何必將有用的金錢。在他們身上去空費。陛下若破格仁慈。每人可賜他一個小銀牌兒。他們掛着回去也好。撐一撐門面。……袁世凱不待他說完。忙點頭道。這個法兒很好。我也是要賞賜他們一個牌兒做紀念品的。我就命袁乃寬照辦罷。隨着就打了一個電話。通告袁乃寬。閑談之間。已過三點鐘之久。楊度孫毓筠二人所做的兩篇大文章。都已脫稿。各自呈到御案前。梁士詒楊士琦二人也擁到案前。讀了一遍。彼此照例奉送幾個好字。鐘已敲罷一點。時逾三鼓。各人方辭出總統府。臨行時節。還飄着袁世凱咕噥道。可真被孫文這個老頭兒害煞了。不然誰去敷衍什麼民意呢。四人同出府門。各歸私寓。其間只有孫毓筠一人。吃苦不淺。這是什麼原

這纔是自  
討罪受的

不知謀名  
謀利可恨  
否

了可憐苦態

故呢。看官可知孫毓筠是一個烟菩薩。麼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他早做了宰予的大弟子。慢說福壽膏丟不了三小時。就是三砲台的烟捲兒。也是時時刻刻不能與嘴唇皮斷絕關係的。想他拜訪楊度時。節業已熬了一個通夜。當日又在楊度寓所商量那篇推戴書。又熬了一個通夜。接着到參政院裏。提起議案。嚼得舌敝唇焦。又接着奔進總統府。開那次御前會議。直熬了兩晝兩夜。沒曾閉一分鐘眼皮。平日至親愛的阿芙蓉。可憐已久。違了四五小時。張口不離的紙烟捲兒。已遭孔子居陳蔡之厄。苦得呵欠不敢打。嘴巴裏只管流涎。眼角上只管淌淚。偏偏袁世凱還命他做第二次推戴書。他若當時推却。既不敢違抗主命。又捨不得將這個勞績讓給別人。所以一時忙得一個是字。都不及答應出來。雖半是喜得心癢難撓。而一半也是烟癮爲害。逼得他說不出話來。再說孫毓筠尋常。雖會做幾句四六文。但是他的性情極懶。若非逼得萬分利害。決不拈弄那支筆桿兒。就是寫幾句便條。謔一首七絕。也得多抽幾口鴉片烟。助一助文興。忽地去做那篇大文章。烟蟲又在他肚皮裏打架。如何嘔得出一個字來。於是對着一張白紙。兩眼只管去望屋樑。時時手撓腦袋。幸虧楊度做的是第一次申令待他。

拈筆之際。楊度已將脫稿。孫毓筠便移花接木。照着那申令的意思。加上一個帽兒。接了一段尾巴。纔敷衍下去。勉強撐持。跨出總統府的大門。門三步兩步。跨上摩托車。腦袋裏已彷彿天旋地轉。到了自己寓所。已軟癱在車兒裏。面還是上來兩個家丁。纔將他架進臥房。若在尋常人家。見主人這般狼狽。必嚇得手忙腳亂。起來其時。他那寓所裏。內外人等。却不然。各人並不驚慌。依然似太平無事的樣兒。只忙着去沏水打烟泡。可見孫毓筠犯這怪病。不止一次。兩次。記者默想。孫毓筠也是富貴之家。自己的志趣。文章。平日也很高尚的。不料在北京城裏。纔住了兩三年。居然就會打邊錘。跟隨別人身後。要起猴兒戲。昔云富貴不移威武。不屈這兩句。真是不易做到的。然而孫毓筠苦修了多年。到頭還落陷在孽海裏。受這般苦惱。却也有些可憐。可惜閑話少叙。那第一次推戴書進呈之後。當天第一次的申令。就頒發出來。其文曰。

代行立法院咨開。本院前據國民請願改變國體。議定由國民代表大會解決。議具法案。咨請大總統公布施行。茲先後接準各省區國民代表大會監督文電。報稱依法組織國民代表大會。又據國民代表大會文電。報送決定國體票數。並公

廣大臉厚

不錯  
原來民意  
是如此用  
的  
客氣  
不假

同委託本院爲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前來。本院於十二月十一日開會彙查全國國民代表共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得主張君主立憲票一千九百九十三張。是全國民意業經決定君主立憲國體。所有民國各法令除與國體抵觸不適用各條款外仍應存其效力。又接準各省區國民代表大會文電一致推戴今大總統爲皇帝伏查皇室典章當代均有通例。其選舉大總統法亦當然廢除。茲謹將國民代表大會決定國體票數彙開總單。又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推戴書及各省區國民代表推戴書。又各界推戴文電附咨齎送。應請大總統查照施行等因。并收到國民代表大會決定國體票數總單。及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推戴書。各省區國民代表推戴書等件。準此查約法內載民國之主權本於國民之全體。既經國民代表大會全體表決改用君主立憲。本大總統自無討論之餘地。惟推戴一舉無任惶駭。天生民而立之君。天命不易。惟有豐功盛德者始足以居之。本大總統從政垂三十年。迭經事變。初無建樹。改造民國已歷四稔。憂患紛乘。愈尤叢集。救過不贍。圖治未遑。豈有功業足以稱述。前次隱跡滬上。本已無志問世。遭遇時

好一個不  
得不

想是爲身  
顧國體

不必追懷  
只要不去

逼宮已是  
忠臣了

這幾句是  
雅備搖身  
章上臺的文

誰來強你  
所難說的  
真比唱的  
好聽

第二次再  
來

千萬放心  
聽不會如  
此的

變。謬。爲。衆。論。所。推。不。得。不。勉。出。維。持。捨。身。救。國。然。辛。亥。之。冬。曾。居。政。要。上。無。裨。於。國。計。下。無。濟。於。民。生。追。懷。故。君。已。多。慙。疚。今。若。驟。濟。大。位。於。心。何。安。此。於。道。德。不。能。無。慙。者。也。致。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國。初。建。本。大。總。統。曾。向。參。議。院。宣。誓。願。竭。能。力。發。揚。共。和。今。若。帝。制。自。爲。則。是。背。棄。誓。詞。此。於。信。義。無。可。自。解。者。也。本。大。總。統。於。正。式。被。舉。就。職。時。固。嘗。掬。誠。宣。言。此。心。但。知。救。國。救。民。成。敗。利。銳。不。敢。知。勞。逸。毀。譽。不。敢。計。是。本。大。總。統。既。以。救。國。救。民。爲。重。固。不。惜。犧。牲。一。切。以。赴。之。但。自。問。功。業。既。未。足。言。而。關。於。道。德。信。義。諸。大。端。又。何。可。付。之。不。顧。在。愛。我。之。國。民。代。表。當。亦。不。忍。強。我。以。所。難。也。尙。望。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等。熟。籌。審。慮。另。行。推。戴。以。固。國。基。本。大。總。統。處。此。時。期。仍。以。原。有。之。名。義。及。現。行。之。各。職。權。維。持。全。國。之。現。狀。除。咨。復。代。行。立。法。院。並。將。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推。戴。書。及。各。省。區。國。民。代。表。推。戴。書。等。件。送。還。代。行。立。法。院。外。合。行。宣。示。俾。衆。周。知。此。令。

各。省。代。表。一。見。這。道。申。令。果。然。心。窩。裏。搖。搖。的。主。意。有。些。捉。掣。不。定。都。怕。是。推。戴。書。上。錯。了。又。將。興。王。芴。宋。等。復。辟。之。獄。於。是。你。來。與。我。商。量。我。去。與。你。計。劃。大。衆。都。尋。找。楊。

度孫毓筠二人。這時楊度孫毓筠早已成竹在胸。聽着他們紛紛詰問。暗自都笑個不住。無奈那葫蘆裏把戲。又不好明白宣佈。只得唯唯諾諾。隨嘴敷衍。一回事隔一日。又將孫毓筠所做的第二次推戴書。進呈御覽。其文云。

倘未承認  
之時居然  
我皇帝稱  
起來了

我皇帝二

我皇帝三

奏爲輿情懇迫。謹再合詞。籲請登極。以順人心。而符天命。恭摺仰祈睿鑒事。竊總代表前以衆論僉同。合詞勸進。籲請早登大寶。奉諭推戴。無任惶駭。等因。仰見盛德淵衷。巍巍無與之至意。歡仰莫名。惟當此國情萬急之秋。人民歸嚮之誠。既已空湧沸騰。不可抑遏。我皇帝倘仍固執謙退。辭而不居。全國生民。實有若墜深淵之懼。蓋大位久懸。則萬幾叢脞。豈宜拘牽小節。致國本於阡危。且明諭以爲天生民而立之君。惟有功德者足以居之。而自謂功業道德信義諸端。皆有問心未安之處。此則我皇帝之虛懷若谷。而不自知其搆冲逾量者也。總代表具有耳目。敢昧識知。請先就功烈言之。當有濟之末造。武備弛廢。師徒屢燬。國威之不振久矣。我皇帝創練陸軍。一授以文明國最精之兵法。剷除宿弊。壁壘一新。手訂教條。洪纖畢備。募材選俊。紀律嚴明。魁奇傑特之才。多出於部下。不數年。遂布滿寰區。咸

我皇帝四

我皇帝五

我皇帝六

效大彰。聲威丕著。當時外人之蒞觀者。莫不嘖嘖稱歎。而全國陸軍之制。由此權輿。厥後戡定四方。削平大難。實利賴之。此功在經武者一也。巡撫山東。偵拳匪煽亂。聯軍內侵。乘輿播遷。大局糜爛。惟我皇帝坐鎮中原。屹若長城之峙。時亂匪爲之懾伏。外兵相戒不犯。東南半壁。賴以保障。以一省之治安。砥柱中流。故雖首都淪陷。海宇騷然。卒得轉危爲安。金甌無缺。當斯時。構難雖由亂民。而縱惡實由親貴。不懲禍始。無從媾和。強鄰有壓境之師。客軍無返旆之日。瓜分豆剖。禍迫眉睫。而元惡當國。莫敢發言。我皇帝密上彈章。請誅首罪。頑凶伏法。中外翕然。和局始克告成。河山得免分裂。此功在匡國者二也。尋授任北洋大臣。其時風鶴猶驚。人心未靖。乃掃蕩會匪。雀荷絕迹。廓清積案。民教相安。收京津於浩劫之餘。返鑾輿於故宮之內。遂復高掌遠躡。厲行文明諸新政。無不體大思精。兼營並舉。規模式廓。氣象萬千。論者謂我皇帝爲中國進化之先河。文明之淵海。洵符事實。非等虛詞。此功在開化者三也。革命事起。風潮劇烈。不數月間。四方瓦解。王室動搖。天意厭清。人心思亂。清孝定景皇后知大勢之已去。滿族之孤危。痛哭臨朝。幾不知稅

我皇帝七  
炸彈誰使  
之歎

我皇帝八

我皇帝九

我皇帝十

駕之何所。斯時我皇帝改步爲應天順人之舉。躬自踐祚。以安四海。夫誰得而譏之者。乃猶恪恭臣節。艱難支柱。委曲維持。以一身當大難之衝。幾遭炸彈而不恤。孝定景皇后。乃舉組織共和政府之全權。與夫保全皇室之微意。悉挈而付託我皇帝。始有南北議和優待皇室之條件。人知清廷遜位之易。結局之良。而不知我皇帝之苦心調劑。固竭其旋乾轉坤之力也。於是南北復歸於統一。清室獲保其安全。四萬萬之生靈。弗陷塗炭。二萬里之疆圉。得完其版圖。於風雨漂搖之中。而鎮懾奠安。卒成此共和四年之政局。國家得與人民休養生息。不至淪胥以盡。此功在靖難者四也。民國初建。暴民殃徒。攘臂四出。叫囂乎政黨議會。慝突乎官署戎行。挑撥感情。牽掣行政。我皇帝海涵天覆。一以大度容之。彼輩野心弗戢。卒有贛寧之暴動。東南各省。再見沉淪。幸賴神算早操。三軍效果。未及旬月。而逆氣盡掃。如拉朽枯。遂得正式禮成。大業克躋。列邦交慶。彼輩毒無可逞。猶復勾結狼匪。肆其跳梁。大兵一臨。渠魁授首。神州重奠。戈甲載戩。卒使閭閻安堵。區宇敉平。以臻此雍洽和煦之治。蓋自庚子拳匪之亂。辛亥革命之變。癸丑六省之擾。皆足以

一我皇帝十

二我皇帝十

三我皇帝十  
割土地送  
人割財產  
送人此商  
是善辦外  
交者  
四我皇帝十  
五我皇帝十  
還算得什  
六我皇帝十

傾覆我中國。非我皇帝。孰能保持。鎮撫。使我四千年神明之裔。胄食息茲土。不致淪亡。此則我皇帝之大有造於我中國。而我蒸黎子姓。所共感而永矢勿諼也。此功在定亂者五也。不但此也。溯自通海以來。外交之失策。不可勝計。國際之聲譽。幾無可言。以積弱衰疲之國。孤立於羣雄角逐之間。托勢之危。莫此爲甚。而意外變局。又往往無先例之可援。措置偶一失宜。後患輒不堪設想。惟我皇帝。睿智淵深。英謀靈奮。遇有困難之交涉。一運以精密之謀。猷靡不立。解糾紛。排除障礙。平得有從容轉圜之餘地。而遠人之服膺威望。欽遲風采者。亦莫不輸誠結納。帖然交驩。弭禍釁於樽俎之間。締盟好於敦槃之際。此功在交鄰者六也。凡此六者。皆國家命脈之所存。萬姓安危之所繫。若乃其餘政教之殷繁。悉由宵旰勤勞之指導。則雖更僕數之。有不能盡。我皇帝之功烈。所以邁越百王也。請再就德行言之。我皇帝神功所推暨。何莫非盛德所滂流。蕩蕩巍巍。原無二致。至於一身行誼。則矩矱天隨。亦有非淺識所能測者。卽如今茲創業。踵跡先朝。不無更姓改物之嫌。似有新舊乘除之感。明諭引此以爲慚德。尤見我皇帝慈祥忠厚之深衷。而不自

七 我皇帝十

八 我皇帝十

九 我皇帝十

臣節至矣  
可以爲君

十 我皇帝二

十一 我皇帝二

覺其慮之過也。夫二十載以來。往事歷歷可證。我皇帝之靈爽先朝。於其臣節。可謂至矣。無如清政不綱。晚季尤多昏亂。庚子之難。一二童駮。召侮啓戎。成千古未有之笑柄。覆宗滅祀。指顧可期。非賴我皇帝障蔽狂流。逆挽滔天之禍。則清社之屋。早在斯時。迨我皇帝位望益隆。所以爲清室策治安者益忠且擊。患滿族之孱弱也。則首練旗兵。患貴胄之闇昧也。則請遣游歷。患秕政之棼擾也。則厘定官制。患舊俗之錮蔽也。卽創立憲章。凡茲空前之偉畫。壹皆謀國之良圖。乃元輔見疏。忠讜不用。宗支干政。橫攬大權。黷貨玩戎。斷喪元氣。自我皇帝退休三載。而朝局益不可爲矣。及武昌難作。被命於倉皇之際。受任於危亂之秋。猶殷殷以扶持。衰祚爲念。詎意財力殫耗。叛亂紛乘。兵械兩竭。於供海陸。盡失其險。都城以外。烽燧時驚。蒙藏邊藩。相繼告警。而十九條宣誓之文。已自將君上之大權。盡行摧剝。而不顧。誰實爲之。固非我皇帝所及料也。後雖入居內閣。而禍深患迫。已有岌岌莫保之慮。老成憂國之衷。至於廢寢忘餐。拊膺涕然。而戰守俱困。險象環生。卒苦於挽救之無術。向使冲人嗣統之初。不爲讒言所入。舉國政朝綱之大。一委諸元老。

我皇帝二  
十二

其會胡扯  
尤明正大  
得妙

我皇帝二  
十三

我皇帝二  
十四

看得真經  
談掃得真  
乾淨

之經營。將見綱舉目張。百廢俱舉。治平有象。亂萌不生。又何至有辛亥之事哉。至萬不得已。僅以特別條件。保其宗支。陵寢於祚命已墜之餘。此中蓋有天命。非人力所能施。而我皇帝之所為。極意綢繆者。其始終對於清廷。洵屬仁至而義盡矣。若夫歷數遷移。非關人事。蠶則清室鑒於大勢。推其政權於民國。今則國民出於公意。戴我神聖之新君。時代兩更。星霜四易。愛新覺羅之政權。早失自無故。宮禾黍之悲。中華帝國之首出。有人慶覩漢官威儀之盛。廢興各有其運。絕續並不相蒙。況有虞賓恩禮之隆。彌見興朝覆育之量。千占鼎革之際。未有如是之光明正大者。而我皇帝尙兢兢以慙德為言。其實文王之三分事殷。亦無以加此。而成湯之恐貽口實。固遠不逮茲。此我皇帝之德行。所為愈絕古初也。然則明論所謂無功薄德。云云。誠為謙抑之過言。而究未可以遏抑人人之殷望也。至於前此之宣誓。有發揚共和之願言。此特民國元首循例之詞。僅屬當時就職儀文之一。蓋當日之誓。根於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於民國之國體。國體實定於國民之意。嚮元首當視乎民意。為從違。民意共和。則誓詞隨國體。為有效。民意君意。則誓

誰敢銷民  
國元首之  
地位耶  
胡扯了半  
天只想額  
了那一個  
呢亦太可  
憐矣  
我皇帝二  
十五  
我皇帝二  
十六  
中國真無  
第二人如  
此厚臉者

詞亦隨國體爲變遷。今日者國民厭棄共和趨嚮君憲。是則民意已改。國體已變。民國元首之地位已不復保存。民國元首之誓詞當然消滅。凡此皆國民之所自爲。固於皇帝渺不相涉者也。我皇帝惟知以國家爲前提。以民意爲準的。初無趨避之成見。有何嫌疑之可言。而奚必徑守儀文之信誓也哉。要知我皇帝功崇德茂。威信素孚。中國一人。責無旁貸。昊蒼眷佑。億兆歸心。天命不可以久稽。人民不可以無主。伏冀搗衷勉抑。淵鑒早回。毋循禮讓之虛儀。久曠上天之寶命。亟頒命詔。宣示天下。正位登極。以慰薄海臣民喁喁之渴望。以鞏固我中華帝國萬年有道丕丕之鴻基。總代表不勝歡欣鼓舞懇懇迫切之至。餘除將明命發還。本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推戴書。及各省區國民代表推戴書等件。仍行齎呈外。謹具摺上陳。伏乞睿鑒施行。謹奏。

袁世凱接覽之後。有意耽擱了兩天。那正式承認做皇帝的申令。纔頒布出來。其文云。據全國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代行立法院奏稱。竊總代表前以衆論僉同。至伏乞睿鑒施行等情。係通錄第二次推戴書。今從略。後云。據此天下興亡。匹

不能自己  
何不通往  
頂上釣魚

簡直了當  
做皇帝何  
必縹這些  
花門  
把戲愈變  
愈醜

諸君莫要  
歡喜早了  
這也是無  
可如何

夫有責予之愛國。詎在人後。但億兆推戴。責任重大。應如何厚利民生。應如何振興國勢。應如何刷新政治。躋進文明。種種措置。豈予薄德鮮能。所克負荷。前次掏誠陳述。本非故作謙讓。實因惴惴交榮。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國民責備愈嚴。期望愈切。竟使予無以自解。並無可諉避。第創造宏基。事體繁重。洵不可急遽舉行。致涉疏率。應飭各部院。就本管事務。會同詳細籌備。一俟籌備完竣。再行呈請施行。凡我國民。各宜安心營業。共謀利福。切勿再存疑慮。妨阻政務。各文武官吏。尤當靖共爾位。力保治安。用副本總統軫念民隱之至意。除將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推戴書。及各省區國民代表推戴書。發交政事堂。並咨復全國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代行立法院外。今行宣示。俾衆周知。此令。

各省代表見了這道申令。一個個歡喜得如瘋似狂。羣相私議道。咱們五花封誥。怕不是接續頒布。壓大衆便翹首仰天。日盼九重雨露。誰知兩眼望穿。只望到袁乃寬送來一百元。並一塊小銀牌。兒氣得大衆話也說不出來。只得垂頭斂翼。啞然而散。暫擱不提。再敘一敘那湖南大名士的往事。那日陳毓華奉了楊度夏壽田二人之命。星夜返

嗚呼好朋  
友

一誤而欲  
再誤麼

這正是白  
髮紅顏

果然鼎  
鼎大名

可以入  
畫矣

妖怪出  
現了

湘。其。時。王。闔。運。住。在。湖。南。長。沙。縣。他。自。從。復。辟。大。主。張。失。敗。而。後。便。斂。跡。銷。聲。躲。在。家。裏。做。詩。埋。頭。不。與。尋。常。朋。友。往。來。而。尋。常。朋。友。見。他。爲。當。道。所。忌。若。似。待。罪。老。囚。也。就。有。些。怕。與。他。往。來。了。把。個。大。名。鼎。鼎。的。詩。翁。鬧。得。如。姬。昌。居。姜。重。相。似。實。在。王。闔。運。乃。是。熱。心。帝。制。的。強。健。份。子。最。初。乃。是。年。老。龍。鍾。錯。會。了。袁。世。凱。用。意。事。過。之。後。私。心。又。何。常。不。自。悔。咧。幸。而。茶。餘。酒。後。除。却。敲。詩。拈。韻。還。有。一。個。可。意。人。兒。日。常。破。他。的。寂。寞。秋。老。徐。娘。充。當。捧。箋。的。紅。拂。朝。則。侍。案。夕。則。薦。枕。外。人。常。笑。這。一。對。野。鴛。鴦。不。管。枯。柴。燒。冷。灶。而。湘。綺。老。人。猶。自。謂。生。姜。是。老。的。辣。別。有。滋。味。可。尋。於。是。雙。宿。雙。飛。雖。未。正。式。行。加。冕。之。禮。而。實。際。上。儼。然。舉。案。齊。眉。此。所。謂。名。士。風。流。大。不。拘。也。或。問。記。者。胡。扯。了。半。天。這。可。意。人。兒。究。竟。是。誰。呢。記。者。笑。道。一。時。各。報。紙。上。哄。傳。的。周。媽。媽。列。位。都。不。知。道。麼。待。記。者。接。續。敘。來。一。日。天。朗。氣。清。王。闔。運。清。晨。起。來。盥。沐。已。畢。坐。在。一。張。皮。椅。兒。上。向。着。牕。外。陽。光。呼。吸。空。氣。嘴。巴。裏。囁。囁。的。只。管。擷。播。平。上。去。入。未。久。周。媽。媽。捧。了。個。珠。漆。盤。兒。進。房。那。盤。兒。裏。面。盛。着。一。碟。青。鹽。水。泡。紅。辣。椒。一。碟。酒。糟。豆。腐。乳。一。雙。銀。鑲。象。牙。筷。兒。一。碗。白。米。稀。飯。走。到。王。闔。運。面。前。次。第。擺。好。王。闔。運。也。不。去。看。他。兩。眼。還。是。望。

唱了這一段  
曲兒好  
似譚鑫培  
與梅蘭芳  
合演  
鎖合與似  
絕好一段  
做工真虧  
得者能寫  
出來

着。腮。外。只。管。噙。噙。的。哼。平。仄。這。時。周。媽。兩。眼。覷。定。了。王。閻。運。只。願。抿。着。一。張。荷。包。嘴。暗。自。發。笑。又。久。周。媽。實。在。忍。耐。不。住。便。伸。出。一。隻。巨。靈。掌。輕。輕。在。王。閻。運。肩。頭。上。一。拍。道。稀。飯。冷。了。您。還。酸。些。什。麼。王。閻。運。被。他。這。一。拍。反。吃。了。一。驚。忙。掉。轉。頭。來。只。見。周。媽。笑。嘻嘻。的。站。在。身。旁。便。滿。臉。堆。下。笑。來。一。手。輕。拍。着。桌。兒。哼。道。

我。愛。你。腦。袋。瓜。兒。葫。蘆。飄。我。愛。你。銀。絲。髮。兒。繫。住。鐵。元。寶。我。愛。你。皺。紗。臉。皮。癩。荷。荷。我。愛。你。蒲。扇。耳。朵。把。風。招。我。愛。你。鼻。峯。兒。聳。得。高。我。愛。你。嘴。巴。癢。得。似。荷。包。我。愛。你。眼。皮。閃。灼。紅。光。單。我。愛。你。眉。黛。依。稀。難。畫。描。我。愛。你。棒。槌。似。的。麻。姑。爪。我。愛。你。水。桶。似。的。小。蠻。腰。我。愛。你。鶴。肩。駝。背。太。苗。條。我。愛。你。兩。瓣。金。蓮。似。板。刀。我。愛。你。美。娘。紅。樓。劉。姥。姥。我。愛。你。一。顰。一。笑。老。而。姣。你。想。在。瑤。池。裏。面。洗。了。澡。來。到。我。這。南。極。星。旁。進。獻。桃。

周。媽。見。王。閻。運。笑。嘻嘻。的。對。着。他。長。腔。短。調。哼。了。這。一。套。也。不。懂。他。哼。些。什。麼。只。聽。他。接。連。哼。了。一。二。十。個。我。愛。你。心。想。一。定。是。誇。獎。他。美。貌。便。蹙。着。兩。隻。火。燒。的。眼。睛。向。王。閻。運。一。瞋。又。將。荷。包。嘴。巴。抿。了。兩。抿。搖。兩。搖。葫。蘆。瓢。腦。袋。越。發。粧。出。千。嬌。百。媚。的。模。樣。

果真是別  
有滋味

一定是有的

時真較  
得很

此所謂臭  
豬頭碰着  
鼻子苦  
羞也

覺得亦真  
古怪

兒笑向王闈運道：「恁快些給我安分兒。噢，罷，今天也酸，明天也酸，如今又酸到我的頭上了。愛我就愛我，何必這般調聲播氣的，哼哼得人怪難爲情的。說時又做出那十七八歲小女孩兒的羞態來，可真把個老名士纏得軟癱在皮椅兒上，再也動彈不得半晌。」王闈運纔嗅着稀飯，笑向周媽說道：「我這叫做情不自禁，發之於聲，可見我愛你是愛到極處了。你可有什麼事兒愛我呢？」周媽聽說，便低垂下腦袋，順手在懷中掏出一塊黑得滴溜的絹帕兒，抵住嘴唇，皮笑道：「我不曉得。王闈運道：『這大年紀，咱倆個要好，也不是一年還害些什麼臊呢。』哦，我明白了，你一定是不愛我的。周媽急得提起一隻板刀，腳輕輕兒一躲，道：『我看你處處都好，叫我從那裏說起。』咧，王闈運笑道：『人之愛人，必定有一個特點，其愛情纔得濃厚。你既愛我，難道一處也說不出來嗎？』周媽道：『你真叫我說，我是不會照恁那樣兒唱山歌。我只揀一樁最愛的事兒說罷。』王闈運忙問道：『你說你說。』周媽想了一想，便用手指着王闈運，腦後笑道：『我愛你小小紅絨辮一條，說畢二人笑了一陣。』王闈運道：『我這一條孽根兒，既蒙你厚愛，我是到死都不除他。了周媽忙阻攔道：『快些喫罷，等等我給恁梳一梳，多加些兒爆花水，打得分外好看呢。』王闈

寫得真細  
但老名士  
不堪矣

引出下文  
天衣無縫

周媽原來  
也是識時  
務者

藏得一定  
快活

周媽也熱  
心帝制麼  
可惜老矣  
不然大可  
充高等女  
官

運忙應道：好……好……三嘴兩嘴就把那碗稀飯咽下肚去。周媽收拾罷殘羹，果然新泡一缸爆花水，揀了一把小小象牙梳，端進前來，肩頭上還搭着一根二尺來長的紅頭繩兒，走到王闔運身背後，順手將他所戴的棉帽兒除去，接着拆散那條小辮兒，用牙梳輕輕攏了兩下，笑嘻嘻的說道：「今天我給你換條辮線兒，包管您就要走好運了。」王闔運歎了一口氣道：「您再也不要說走好運罷，別人多事都陞官發財，我偶爾多事幾乎就要傾家送命，那裏還有好運走呢？」周媽一聽，已知他是發那復辟的牢騷，忙勸道：「我看那椿事兒是您自己做錯了，什麼人不能保他做皇帝可巧？保宣統那個小孩子豈不是您自尋沒趣嗎？」王闔運道：「這也不是我的本心，乃是大總統他教我如此做的。」周媽笑着用梳背兒輕輕在王闔運腦袋瓜上敲了一下，道：「我看一定是你錯了，那有自己到手的事兒，教你送給別人做的？您何不上一書就保他做皇帝聽說？」現在保他的人兒多得緊，早晚都要走好運的。」王闔運又歎一口氣道：「一誤豈能再誤？我是不做這舊事了。」周媽笑道：「你就愛擺書獃子的臭架子，看您那些老朋友們都不常來，常往了。」王闔運聽說，又哼起來道：「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周媽笑道：「看你沒有話說。」

又酸起來了。這時辮子已梳成一半，忽見書僮小合子，慌慌張張進房裏道：外面有有一個北北京來的老老爺，請見王閣運。聽說北京來了人，這一驚非同小可，欲知他驚些什麼事兒，慢慢待下回再叙。正是：

翻手爲雲覆手雨，下床侍僕上床妻。

評

同是一般功狗而各人之手段確有高低，手段高者事事皆不費神勞力而事事皆易於獲利邀功。如梁士詒、楊士琦、楊度、孫毓筠、輩在洪憲時代，同一袁氏之功狗也。梁士詒與楊士琦之手段，則遠駕乎楊度、孫毓筠之上。試觀御前大會，議楊度、孫毓筠之奏，對懷懷誠恐不洽於帝心，而梁士詒、楊士琦之奏，對寥寥數語，卽可以動袁氏之心，更可使袁氏欽心。其說雙方，手段可不待軒輊而自判矣。更若代表同，意力倦神疲者，楊度、孫毓筠也。然不及梁士詒、楊士琦之寥寥數語，奪其頭功。此亦是手段上比較優勝劣敗故耳。孰謂功狗之中無智愚之判哉。

第二次推戴書與一二兩次之申令皆是盜鈴掩耳之舉毛竹樺兒絞糞坑愈絞愈臭。

周媽之與老名士一段調笑不啻梅龍鎮上之游龍戲鳳惜乎李鳳姐手盤之中是美酒而周媽手盤之中是糟豆腐也然爲李鳳姐手中物者當然是美酒爲周媽手中物者只稱捧糟豆腐矣且曩時之天子可以酌美酒而爲今日之老名士亦只稱哺糟豆腐矣。

### ▲第六十回 陳仲恂初遭當頭棒 李克端旁敲順邊鑼

話說周媽正給王闈運編着那條小辮兒閒談往事引起王闈運一肚皮牢騷順嘴吟道不才主棄多病故人疎纔念到腔圓字滿之際他的書僮小合子慌慌張張奔進房來報道北京來了一個老爺拜會這句話在小合子嘴裏說出來並不見得十分怪異然在王闈運耳朵裏聽着北京兩個字好像當頭打了一個霹靂頓時臉上變作灰白色心坎裏突突跳個不住生怕又是復辟案子惹出禍事來了便皺着眉頭說道

先生之膽亦太小矣

牽得妙

既用了周媽之僕又用小合子之值真算得二難併也

還是周媽關通些

大約是因新學而罵者

叫你見有生客來就說我不在家怎麼又跑來稟報咧小合子結着一條禿舌頭急急的答道我見見見了他就說老爺不不在家我並且說老爺招呼的他他他總是不不相信王闖運聽他結了半天氣又不是笑又不是只把腦袋瓜兒一擺道你可問他姓什麼小合子怔了半晌纔將一隻抓灰手兒伸出來手掌心裏捉住一小團白紙慌忙送上王闖運接着一看乃是一張小名片早被小合子團得烏里八糟便順手一扔道不見這時周媽從背後問道究竟是個什麼人您也得看個清楚再問他王闖運發氣道什麼好東西一定是個新學派拿着白紙片兒拜客也不怕人忌諱周媽笑道您真是一個五百年前的古董他用白紙片兒是他自尋倒運與你什麼相干王闖運道你不曉得我見了這樣的人氣就沖破了頂門蓋誰有工夫睬他周媽道您不見他可以的總不能不看他片兒上的字呀王闖運被他說得沒法便扯開片兒一看見片中印的是陳毓華三字片右印的是字仲恂湖南桂陽縣人再看那陳字頭上還寫了受業兩個字忙將腦袋搖着道小子非吾徒也纔說到也字一眼瞟見片兒左邊印了一行五號小字載的是國史館秘書廳行走臉上復又轉些兒笑容道他也進

先生垂延  
久矣

調笑得想  
入非非

真勢利

話兒雖淺  
意味極深  
罵盡一般  
官僚

打扮得真  
儂可以稱  
曰老少年

去了轉又搖頭道：恐怕來意不佳。小合子見他主人，自言自語的，早已看得出神。周媽此時已把辮兒打好了，見他手拿一張白紙片兒，忽笑忽氣的，獨自說鬼話也鬧得，攔不着頭腦。急急從旁問道：究竟是誰咧？王闈運道：乃是我的學生周媽忙道：就應該快些見他。王闈運搖頭道：他已在國史館秘書廳上行走了。周媽笑道：哎呀，怎麼收了這個好徒弟，到底是木匠還是泥水匠呢？王闈運問道：怎麼說他是木匠泥水匠呀？周媽道：你不是說他會做什麼館什麼廳嗎？王闈運道：瞎，那是他的官銜，他如今已做官啦。周媽聽說自己錯解了，不由得好笑起來。轉又說道：他既是做了官，你分外要請他進來纔是。王闈運又將眉頭一皺道：我看他這新派片兒，實在有些討厭。周媽急道：你真是不通時務，只要與你有益，管他什麼新舊呢？王闈運聽他說得很有理，掉臉向小合子說道：滾出去，請他到書房裏坐罷。小合子這纔答應退出去。王闈運接着慢步出房，周媽跟在背後，狠命挖了許多爆花水，在王闈運小辮兒上刮了幾下。王闈運攏着一條白而放光的小辮兒，踱出房門。其時陳毓華已在書房裏候了許久，一見老師進房，他心裏早已打算過了。想他老師乃是個最講究稽首頓首的，老道學若是對着

甚矣北京之不可不去也

細細寫來煞是好看  
儼然長者之排調

果真歌舞昇平麼我  
不致信

不解得妙

他脫帽鞠躬。他一定大罵是外國奴。不如對他行個如意禮兒。接着的交涉。就好辦了。這也是他新在北京城裏磨練了幾年。纔知道這些巴結人的法術。當頭兒王闓運跨進門檻。趕忙搶了兩步。迎上前去。將兩手一拖。亮開嗓子。親親熱熱請叫了一聲老師。接着將腰兒一灣。雙膝跪下地去。狠命碰了三個板頭。然後站起身。自頂至踵。作了一個長揖。王闓運也便灣着腰兒。笑嘻嘻站在一旁。拱着兩手。還了個半禮道。久違了。久違了。咱們坐着談罷。陳毓華站起身。復又謙讓一回。纔將半邊屁股。捱到坑沿上。坐下。劈頭幾句開場白。無非是別來無恙。彼此寒溫。後來說到北京狀況。陳毓華趁勢進言道。北京市面大好。不似前幾年那般驚慌了。加着各省代表陸續進京。國體定在朝夕。都門士庶。沒有不驩騰雀躍。歌舞昇平的。王闓運聽了這番話。不覺觸動舊感。心裏一酸。臉色早含了三分不樂意。良久。佯作不解道。國體不是早已定了麼。陳毓華一時未懂得他的話意。連忙說道。從先國體是共和。如今因全國民意呼籲。說共和不適用於中國。故而今上特詔各省人民代表投票公決。大約這次國體。一定是要恢復帝制的。王闓運冷笑了兩聲道。我早推算過。甲子流年共和。若能夥長命。真是沒有天理了。今

此老倒也  
有趣然將  
一般趨時  
爭權者罵  
苦了

問得尤妙

問得妙

罵得真痛  
快若口頭  
上維新者  
應當猛省

天南方也要爭明天北方也要鬥大家都想坐那最高的椅子我曾在北京戲做了一副對聯說時又想了一想念道民猶是也國猶是也何分南北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什麼東西念罷又大笑一陣陳毓華也跟着稱贊了幾聲王闓運復問道項城他既想恢復帝制怎麼又反對我復辟呢陳毓華嘻嘻的笑着不作聲王闓運心裏早已明白但是陳毓華不明白說出來他決不揭破二人默對着許久陳毓華忍耐不住便慢慢的說道國民的思想推戴項城王闓運佯作驚訝道項城他三世受清代厚恩能忍心就位麼陳毓華道這乃是民意攸關項城也無可如何的王闓運笑道什麼民豈不民意就是自己心地有些兒不乾淨罷了宋太祖黃袍加身何嘗自己不曉得分明做一個假排場敷衍死鬼柴大哥而已我想項城他維新了幾十年權利心一定要比咱們守舊派淡薄些誰知較量起來也與咱們差不多我這纔知道他滿嘴巴公益公利原來是一種催眠術怪不得反對我的舉動呢這些話咱們不說罷您此次回來有什麼公幹咧陳毓華忙道門生久違慈範特地回來看看老師的王闓運拈着鬚鬚笑道多謝多謝當此魚龍變化之時正是你們午夜紛忙之候還有閑心記筆我這副老骨頭

諷刺贊歎  
真令陳統  
華坐不安  
位矣  
有趣有趣

說得很有  
氣節

活畫一頓  
李煥與讀

實在多情得很。陳統華臉色一紅，轉又說道：「旅京同鄉紀念老師的很多，如哲子、午詒、柱臣、經武、輩都常以老師爲念。王闕運道他們都是走時的人，指日鵬程萬里，我多病之軀，恐怕不着他們，熱鬧了。陳統華道：「老師精神矍鑠，必享大年，將來項城卽位，還得請老師襄輔國政的。王闕運搖了兩搖腦袋，復歎一口氣道：「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我如今泉石膏肓，只想從豈棚瓜架之間，尋些兒詩料樂我餘年，又何必隨着他們惹是非咧。陳統華聽他老師說的話，句句都含得有牢騷滋味，也不敢直接說下去，便說了幾句家常話，告辭去了一連拜謁三次。王闕運總是這套話，兒急得陳統華再也不敢提那求文半個字，又隔兩日，陳統華拜訪他師弟李克端。這李克端也是王闕運的高足弟子，外號曼卿，乃湖南湘陰縣人，閑住長沙，教幾個蒙童過活。這日大風大雨，李克端正坐在師位上，拍着戒尺，乾叫道：「快些拿書來背呀！快些拿書來背呀！拍得一聲之後，只聽着滿堂裏面呱呱的亂嚷，也不明白是念趙錢孫李，也不明白是念天地玄黃，好像一羣青蛙嚷得人腦袋發暈，正在熱鬧之際，忽見一人冒着大雨衝進堂來，却將李克端嚇得一驚，那些禿腦袋花鼻子的學生一見先生有客來，都喜得好。

這一盞茶  
已描寫盡  
才克盡家  
道矣  
大約飲不  
下喉管兒  
有那盞  
茶就有這  
一條手巾  
所謂無獨  
有偶也

當得了。發財。藥。不待。先生的。命令。一個個。都。似。寒。蟬。噤。住了。口。了。李克端。乃。是。一。雙。近。視。眼。見。門。外。衝。進來。一。個人。沒。會。辨。清。便。起。身。迎。着。聽。去。原來。不是。別人。乃是。他。多年。不。見。的。師。兄。陳。毓。華。李克端。還。莫。辨。清。白。陳。毓。華。忙。搶。上。前。道。曼。卿。兄。咱們。久。違。了。李克端。聽。着。復。又。在。陳。毓。華。臉。上。聽。了。兩。眼。纔。笑。起來。道。哦。我。道。是。誰。原來。是。一。個。遠。客。啣。您。這。幾年。往。那。兒。去了。怎麼。一。封。信。也。見。不。着。您的。前。幾天。我。還。在。老。師。府。上。打。聽。您的。消息。嘍。可。真。把。我。想。壞。了。說。着。二。人。對。作。了。一。個。長。揖。纔。讓。陳。毓。華。坐下。李克端。忙。摸。了。一。個。藍。花。粗。飯。碗。走。到。一。個。草。包的。茶。壺。旁。邊。抱。着。茶。壺。倒。了。半。响。纔。倒。出。半。碗。似。冷。非。熱。的。黃。漿。好。像。棗。兒。湯。一。般。那。茶。葉。末。兒。只。在。碗。裏。翻。筋。斗。漸。漸。都。把。碗。底。遮。滿了。雙。手。捧。到。陳。毓。華。面。前。陳。毓。華。連。忙。站。起。身。謝。道。茶。可。不。用。了。如。有。手。巾。給。我。一。個。擦。擦。臉。罷。李克端。忙。到。書。架。背。後。摸。出。一。條。手。巾。可。憐。黑。得。如。墨。染。的。一。般。中間。穿。了。兩。個。大。窟。窿。陳。毓。華。接。在。手。裏。冷。得。折。骨。糟。得。沾。手。纔。提。起來。那。一。股。汗。酸。氣。逼。得。人。鼻。發。嘔。陳。毓。華。無。奈。只。得。捏。着。鼻。尖。子。勉強。擡。了。兩。下。李克端。又。在。椅。兒。背。後。摸。來。摸。去。摸。着。了。一。根。旱。烟。袋。却。是。紫。竹。做。成。的。足。有。三。尺。來。長。要。得。倒。也。光。滑。透。亮。竹。頭。

加上這根  
旱烟袋可  
稱三絕矣

既不通而  
且出臭氣  
大約藉此  
描寫李先

活畫出一  
個土先生

落得吹一  
通大氣赫  
嚇絕下人

這時纔看  
出氣色來  
誰謂書狀  
子是真道  
學耶真臭  
得比

饒了個白石嘴兒。竹尾配一個黃銅的頭兒。桿上還繫個黑皮荷包。李克端捉在手裏。很命在地面敲了幾下。轉又送到嘴巴裏去吹。直把臉皮掙得血紫。那旱烟桿兒裏面。纔聽着嗤嗤兩聲。但是一股臭味早從那嗤嗤之聲裏冒出來。把個陳毓華衝得眉頭直皺。急忙從衣袋裏掏出一隻雪茄烟。忙說道：「我這裏有您自請用罷。」接着擦了一根火柴。燃起雪茄烟。連嗅了幾口。李克端見他已掏出一根烏越越的煙捲兒。燃着自己嗅了。便笑說道：「你吃的是外國烟。轉就自嗅着旱烟袋。陳毓華嗅了兩口雪茄烟。不打緊。却把一堂學生看得擠眉扎眼。一個個交頭接耳。笑道：「這位先生拿着一根棕捲的蚊烟吸呢。這且不去說他。單表陳毓華李克端二人坐定。李克端問道：「仲恂哥。您現在那裏得意呀？」陳毓華便將在北京的狀況。從頭至尾。一股腦兒捧將出來。隨意又加上幾句大帽兒。直把李克端聽得舌頭尖兒伸個不住。半晌纔說道：「哎呀。怪不得我看你臉上氣色這般好。咧想咱倆同視時。節王老先生只誇獎你有出息。那時我還有些氣。不過如今看來。您真比我高多了。可見他的老眼不花說罷。哈哈大笑了一陣。道：「風雨故人來。這是最難得的。你若不再來。我可要罵您厚祿故人書斷絕了。」陳毓華聽

早煙  
遺利  
害  
又酸  
起來

誠哉  
村手  
究之  
末路  
也

說得  
真可  
憐

他酸了幾句。不由得周身麻癢一陣。只好跟着他假笑了。兩聲接問道：「您這幾年館事何如呢？」李克端長歎了一聲，連連將腦袋擺着道：「你再也不必提起了。師道之衰也久矣。如今年年革命，咱們的命也幾乎被他革去了。什麼師範什麼高等，噯哩咕嚕念幾句鬼話也不講究。三綱五常一味說什麼自由平等，將咱們的飯碗兒輕輕兒奪過去。了瞎悠想，咱們教書的人還不算苦極了麼？一年四季守定幾個小蘿卜頭兒，在詩云子曰裏過日子，科舉不廢還有些上進希望，科舉既廢，那些能做文章的學生誰肯來咱們這裏求學？加着官立學堂裏又不收學費，又有什麼體操運動會可供他們頑耍畢業之後，無論認得字認不得字，都能做先生。人人自然迎新棄舊了。可憐逼得我教幾個小學生，三節混得二十吊錢，只能敷衍窮日子。聽說還要廢去私塾，這不是要咱們窮命嗎？瞎天地君親師想當初，人人把咱們供在牌位上，如今也不能了。進學補廩披紅掛綠，那般威風，如今也不能了。學聖學賢，指望生嚼一塊冷猪肉，如今也不能了。可憐我這幾個小學生，還是拿我老招牌費了許多心血，八方去求來的一天到晚，簡直是照應小孩兒的乾娘，明知壽命不長，只好混一天是一天。噯，說到這裏，又哼起

說了這一篇大著作

之行狀

恐怕沒有

湘綺老人

這何嘗是

背馱子

先生之慈

望太小矣

一飯也捨

不得請人

情願受餓

可謂陋矣

並青菜豆腐

腐何無之

奈何

來道。天之將喪斯文也。吾道不行矣。眼圈兒一紅。幾乎落下淚來。陳毓華見他這般懊惱。不禁也觸動今昔之感。趕忙勸道。老親兄不必懊惱。請放心罷。等待帝制恢復。後文章的事兒。多得緊。那能閒得住您呢。這時李克端也顧不得再聽下文。忙向陳毓華作了一個長揖。連連的說道。果能上進一步。將來得生之日。即是感恩戴德之年。本支百世。一定要供奉老親兄。長生祿位牌的說時。連連的作揖不已。又說道。恢復帝制之後。我也不希望什麼榮封華誥。只求重興科舉。還給我前清的廩貢生。按科保結上。多混幾文。死也瞑目了。陳毓華聽他說的話。句句寒酸得可憐。只好隨意敷衍幾句。又談了片刻。時已過午。那牕外的雨點兒。仍是蕭蕭瑟瑟。落不住點。眼見陳毓華是不能出門了。李克端候得無奈。便向陳毓華道。您來得真湊巧。昨天家岳母過冥壽。拙荆曾帶回來兩個臭鹹蛋。一塊臘乾魚。何妨鬥幾盃酒。咧。陳毓華辭道。剛到府上。怎好叨擾。李克端笑道。我又不爲您添菜。咱們正好借此談談。陳毓華見他挽留得很堅。便轉口說道。青菜豆腐。很能夠下酒。你千萬不可添菜的。李克端連連的點頭。轉向衆學生道。回去吃飯罷。那一堂學生。大大小小的十來個。自陳毓華進門的時候。早睜圓了眼珠兒。釘在

放出一羣  
小頭鬼

這已是先  
生大破財

簡直是罵  
人

青菜豆腐  
本身食品  
中最高潔  
無如書欺  
子說來太  
險險不  
爭氣

他先生嘴巴上就盼望說回去吃飯四個字。誰知他先生與來的客人談得絲絲不絕。始終沒曾想起這四個字來。直到挽留陳毓華喝酒之際纔想起這四個字。兒衆學生聽得這四個字好像閻羅王頒發了特赦令。七手八腳一溜烟早已轟出了大門。李克端便命書僮毛和尚擺設盃筷。又遲了許久。捧兩個小碟兒出來。果然是一碟臘乾魚。一碟臭鹹蛋。接着又捧上一碗青菜白煮豆腐湯。一碗韭菜炒雞蛋。可憐小雞兒攪進韭菜園裏。看不出是什麼顏色。陳毓華見桌上陳設的菜蔬。雖不多。然以心理揣度。李克端已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又見毛和尚忙得烏烟瘴氣。便隨嘴謙了幾句。道：「你不必費事。何必添這許多菜呢？」李克端忙說道：「這都是家裏現成的平安菜。你莫看我研究新學那衛生之道。我也很相信的。不瞞您說。我與您兄弟媳婦今年一年沒曾打過一個噴嚏。就是這青菜豆腐保養之功。說時毛和尚又送上一把洋鐵暖壺。李克端接着剛纔斟罷一巡。那酒壺偏偏不給主人家留情面。早浮在壺套上面亂點頭。陳毓華業已明白忙端起酒杯兒。抿了兩嘴。道：「這酒很利害的。我是不能多飲了。」李克端聽說這番話。越發捏起酒壺拚命的強斟。陳毓華忙推辭道：「我實在是不能喝酒的。」

收倒了也  
乾淨這不是鍋  
裏食飯乃  
是陶客受  
罪也好熱的米  
湯當頭灌  
下來怎不  
教人入迷先生的目  
力真利害

李克端謙讓一番也就縮轉手來向自己盃兒裏灑了幾點道酒能傷人老親兄既不  
善飲我也不敢奉勸了轉臉喊毛和尚盛飯等待兩盤飯捧上桌來那一股米酸氣味  
直向陳毓華鼻孔眼裏攢去冲得他幾乎倒嘔出來無可奈何只好捏着鼻孔兒乾咽  
了兩嘴李克端早已狼吞虎咽掃了兩大盤飯畢二人又煮茗閒談李克端忽地問道  
哎呀我險些忘壞了老夫子您可曾見面麼陳毓華道老夫子呀接着歎了一口長氣  
將腦袋搖了幾搖道他老人家怎麼越老越發古怪呢李克端詫異道難道他不見你  
麼陳毓華又搖了兩搖腦袋道他若不見我我怎曉得他古怪呢李克端越發不明白  
想了許久說道哦還是他不贊成帝制麼……不對他也曾提倡復辟的這真叫我  
不明白了陳毓華也默想了片刻方說道您也不是外人我對您實說罷便將他如何  
奉楊度夏壽康的密命返鄉如何求他老夫子的文章他老夫子如何拒絕他從頭至  
尾細說了一遍李克端這纔明白默睜着一雙眼珠兒連連的自言自語道這真古怪  
這真古怪說話時節一眼瞥見毛和尚進房收拾桌上的碗盞只見那碟兒裏還賸有  
兩片臭鹹蛋趕忙伸手指着道這兩片留着晚上就酒的毛和尚答應一聲出房去了

先生何常  
是貴賤子  
先生何常  
道學

書賤子也  
會牽馬麼

平地生波  
起得真怪

他又歎想了良久。忽地將桌兒一拍道：「得了這兩個字，濟世出衆，反托陳統華嚇了一驚。正待詢問，李克端接說道：『您可帶得有潤筆費麼？』陳統華道：『有的。』他老人家不肯收留，也沒有法兒。李克端笑道：『有錢總好商量。誰教你當面辦交涉，自然是要受他臭罵一場了。』您想這賄路的事，那有明目張膽不顧人前，人後當作買賣經的自然從中須暗度金針，纔能夠會合攏來呢。陳統華驚然被他提醒了，便跳起身來，笑道：『不錯，不錯，我也是愛國的熱度太高，把事兒險些誤辦了。』便恭恭敬敬向李克端作了一個長揖，低聲央道：『這一根金針，就請老親兄暗度了罷。』事成一定要重重酬勞的。李克端忙還禮道：『小弟實在沒有這個資格也。』沒有這等本領，嘴巴裏說着，又翻起兩隻白眼，想道：『或者我家內人還有幾分辦得到的。』這一句話說得，陳統華分外糊塗，一口氣幾乎笑將出來，趕忙把舌尖兒一咬，纔忍住笑，以門生媳婦去運動老夫子，並且出於門生之口，欣欣自薦，總算是千古奇談。欲知後文，請待下回再叙。正是：

山窮水盡迷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評

湘綺老人聽說北京來一官兒拜會頓時嚇得臉色變白惟恐又遭復辟之獄而懼殺身之禍可見爲大名士者平日自詡曠達不爲富貴移不爲威武屈皆是欺人之談

作者寫周媽之神態形容至極猶以爲未足更加以至蠢極笨之小合子襯之外顯得周媽好看此想是林和靖之梅妻鶴子也

王湘綺對於陳毓華一席話鐵骨錚錚全蓄一團正氣而吐者不意終拜於周媽之石榴裙下仍是爲虎作倀色慾二字眞害人不淺

李克端之態度氣味活畫出一個酸秀才想作者必是過來人否則怎能描寫得若是肖妙